**目** **录**

[**同船过渡** 沈虹光(1)](#bookmark1)

[绝对信号 高行健(54)](#bookmark2)

[家族的故事 毕大松(114)](#bookmark3)

[天边有一簇圣火 郑振环(158)](#bookmark4)

[**警钟** 李景文(226)](#bookmark5)

**同船过渡** **(小剧场话剧)**

沈虹光



**人** **物**

刘 强——男，30出头。 米玲——女，26岁。

方老师——女，62岁。 高爷爷——男，70岁。

*雷* *子——30岁左右。*

拍电视的——男，30左右，可由扮雷子的演员兼任。

**时** **间** **：**现 代 。

**地** **点：**长江边的大城市， 一幢高层公寓内。

**幕** **启** 呈现于观众面前的是这个城市中最普通最千篇一律 的两室一厅的套房，陈设布置也平淡无奇， 一如这套 房子的主人们。因为住房紧张，这套为一户人家设 计的套房中居住了两户人家，即通常所说的“团结 户"。剧作者不想用更多的文字写景状物，这一部分 内容舞美设计师会用他的语言向观众表述。为了阅 读方便，剧作者暂且把刘强与米玲的房间称为左室，

把方老师的房间称为右室。客厅、阳台、厨房、卫生 间均是共用，舞台演出时怎样处理，悉听尊便。

〔左室内，刘强正聚精会神地看电视，米玲在看杂志， 从音响效果可以知道正在播放足球比赛。有船笛声 隐隐传入，观众可联想到不远处可能是港口码头。 方老师右手袖口卷着，拿着一把湿漉漉的火钳从厨 房中探出身来。

**方老师** 米玲，米玲，水池子堵了，刘强在不在呀? 米 玲 讨厌，呃，你看72多岁还征婚呐!…… 刘 强 太漂亮了。

米 玲 某男，退休干部……

**方老师** 也不知道堵的是什么,严丝合缝的一滴水都渗不下 去。好嘛，像没事样的(方老师只得又复入厨房)

米 玲 (接前面)退休干部，72岁，身体健康，兴趣广泛，无不 良嗜好，外地户口，本市有住房、妻亡、子女分居，欲 寻一善良开朗60至65岁的女士为伴。哎呀!你说

好玩不好玩! 刘 强 什么呀!

1

米 玲 征婚呐!70多岁还征婚。 刘 强 黄昏恋，眼下正时兴。

〔方老师从厨房出。

**方老师** (向左室喊)米玲，水池子堵了，听见没有? **米** **玲** (只得扔下杂志出左室)什么事儿啊?

**方老师** (诧异地看着米玲不快的脸)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你 就没有听见?

米 玲 (故意地)我耳朵不好。

方老师 (也故意地)那你可要当心啊，这么年轻就耳背，再过 几年只怕要耳聋呢。(见米玲扭身要回左室)别走别 走，去厨房看看吧，同居一室，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 事情，大家都有责任。

〔米玲无话可说，只得进厨房。雷子手拿摩托头盔， 扛了只鼓鼓囊囊的大提包上。看门号。

雷 子 米玲，米玲。 〔 推 门 入 。

**方老师** 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雷** **子** 我找米玲。

**方老师** 找谁都应该敲门。

**雷** **子** 您是米奶奶吧?(热情地)米奶奶您好! **方老师** (僵硬地)我姓方。

**雷** **子** (疑惑)这儿不是611吗?

米 玲 (袖子卷着由厨房出)刘强，出来帮帮我!哟!雷子。

〔方老师入右室。

米 玲 等你好半天了。坐。

雷 子 (指右室)那个老奶奶是谁?是你妈? 米 玲 (不满地)那是我妈的妈。

雷 子 哦，你外婆。

米 玲 嗨，别提她。我在这边。(指左室) 雷 子 哦，这里住了两家。

米 玲 名字起得倒蛮好听，叫团结户。

雷 子 (重新打量这狭仄的套房)哎呐，这房子，一家人住差

不多。呃，你爱人在家吗?

米 玲 在，我叫他出来。刘强，刘强。

刘 强 (舍不得放弃观看球赛，不回头)干什么?

〔米玲进左室关掉电视。 刘：强 ( 跳了起来)哎，你干什么? 米 玲 雷子来了。

刘 强 (微怔，淡淡地)你让他先坐坐嘛!

米 玲 ((看出刘强的别恒，低声催促)人家是客人，你别小里 小气的。

〔刘强只得出左室与雷子见面。 米 玲 (介绍)这就是雷子。

刘 强 你好，刚来呀。 雷 子 哎，刚来。

刘 强 坐。哎，米玲，倒茶。 雷 子 不客气。

米 玲 (企图缓解两个男人之间的尴尬，向雷子表白)刘强 本来有事的，局长要他去，听说你来，他硬推了。

**雷** **子** (礼貌地)耽误你的工作。

**刘** **强** (不领情地)不不，我没事儿，今天电视转播足球赛， 我在家看球。

米 玲 (尴尬地)冯局长不是要你去开会吗?

刘 强 那是明天。

米 玲 (自己圆场)哦，我记错了。

雷 子 哎，货我带来了。(边说边打开提包，取出裤子)

方老师 (由右室出)刘强你在家呀。水池子还堵着呢?(指

向厨房)看看吧，都成蓄水池了。

刘 强 (对雷子)你坐，我去看看。(进厨房)

**方老师** 这是第几次堵了?共居一室，凡事都要共同维护，不 然就要妨碍别人。

米 玲 (对雷子)走，到屋里去。

**方老师** 嫌我唠叨了!

**米** **玲** 我没有说你呀。

**方老师** 我也没说你呀，我是自言自语。 **米** **玲** 你那叫自言自语?

**方老师** 不叫自言自语叫什么?我点你的名了吗?(进厨房) **雷** **子** 这老太太的脾气?

米 玲 别理她，走。(拎起包与雷子进左室)住在这儿有时 候真是觉得透不过气来。老是为一些无聊的小事儿 纠缠，吵来吵去自己也变得好无聊。

雷 子 (打量居室)嗨，那时候你要不和我掰，现在我那套房 就是你的了。

米 玲 ((沉下脸啐道)闭嘴!别发了点小财就不知轻重! 雷 子 开个玩笑嘛!

米 玲 (拎起裤子打量)这裤子好卖吗?我怎么觉得满街挂 的都是裤子，多得让人担心，人们穿得完这么多裤子 吗?

**雷** **子** 做生意的可不管这个，能赚钱就行，裤子穿不穿得完

不是我们的事。

**米** **玲** 可我没做过生意。

**雷** **子**非常简单，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想到是为自己干，自 然就会的。

米 玲 不是也有好多栽了吗?

雷 子那看他做什么啦，这种小生意没什么风险，我给你48 块一条，卖50块，你赚了，卖46块，你赔了，老太太 都会算这个账。胳膊肘天生往里拐，你试试看往外 拐行不行?只要是自己的买卖。傻子也会赚!公家 的事情办不好，就因为不是他自己的，要是每一口都

是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你看他们还吃得下去? 米 玲 那我试试。多少钱一条?48?

雷 子 我给别人60,给你48。 米 玲 50吧，不能让你吃亏。

雷 子 我没吃亏。你想啊，以前你甩了我，今天我还帮助 你，不计前嫌，我大度不大度?有没有男子气?只要 你想着这个，我就不亏了。

米 玲 噢，原来如此。(揶揄地)那我真要感谢你，后悔当初

不该甩你了。(脸色一沉)这裤子你拿回去吧。 雷 子 哎，别别，我说错了好不好?

米 玲 刘强正不愿意我干呢。你提包呢?(抱着裤子出)

雷 子 (拎着提包跟出)米玲，干吗呀?就算我说错了好不 好?

米 玲 可你已经说了!

雷 子 (恳求地)米玲，你听我说。(刘强湿着手由厨房出， 恰巧见到雷子恳求的状态)

米 玲 (转话题)刘强，水池子弄开没有? 刘 强 ( 不阴不阳地)怕是弄不开了。

雷 子 我去看看。(进厨房)

米 玲 (小声地)对人家客气一点好不好? 刘 强 对谁?对你?

雷 子 (由厨房中伸出头来)有粗铁丝吗? 米 玲 (操刘强)铁丝!去找找呀!

〔刘强入左室，从床下找出粗铁丝，出左室进厨房。

〔米玲看看裤子，迟疑少顷，还是塞入了提包。方老 师由厨房出。

**方老师** 嗨，以后不能往水池里扔东西了!(米玲不想理睬，

欲入左室)米玲，你别一见我就沉下脸，咱们这不是 叫团结户吗?团结户就是要讲团结，有了矛盾要开 诚布公，不能回避。我当小学老师几十年，我晓得， 那些一见老师就躲的学生，都是做了错事的。

米 玲 (哭笑不得，转身迎上去)我做什么错事啦?

**方老师** 来来来，坐下，咱们谈一谈思想。咱们住到一起也快 两年了，应该好好谈一谈，为什么搞不好团结，你们 到底对我有什么意见?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有缺 点错误，也欢迎你们批评指正。

米 玲 (无奈地)我对你没有意见。

**方老师** 我想你也提不出意见。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严 格的。客厅、厨房、卫生间都是共用的，我特别注意 勤扫勤擦保持清洁卫生；节约用电用水，我总是随手 关灯拧紧龙头；刮风下雨，我关门关窗，开窗我也要 插好风钩。这些都是小事，可从这些小事也能看出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

米 玲 (早就耐不住了)方老师，我还有事情。 **方老师** 不行，你不要回避。

**米** **玲** 我回避什么了?我又没干坏事。

**方老师** 我没说你干坏事，我是说你做了错事。 **米** **玲** 我做什么错事了?

**方老师** 上回水池子堵了是你扔了一块抹布，对不对? **米** **玲** 我没扔，那是不小心掉进去的。

**方老师** 这次又是掉进去的?又是不小心?

**米** **玲** (奇怪)你凭什么质问我?凭什么说是我堵的?

**方老师** 不是你是谁?(极自信地)我从来是很小心的，饭粒 菜渣决不往里倒。再说，刚才我也没有洗菜淘米，我

吃的是中午蒸好的馒头和咸鱼。

米玲 我也没淘米洗菜，我们吃的是中午烧好的牛肉，只下 了一点面条。

**方老师** 牛肉就不堵?

**米** **玲** 咸鱼才堵呢，腌得硬梆梆地刀都砍不动。

**方老师** 好哇，掏出来看嘛，看看是什么? 〔刘强与雷子擦着湿手由厨房出。

刘 强 (掏出烟递与雷子)来来。 雷 子 我有，抽我的，来来。

刘 强 一样一样。(二人推让一番，点烟) **方老师** 通了没有?

刘 强 通了，多亏了雷子。

雷 子 那个鱼头太硬了，真不好拘。 米 玲 什么?什么?

雷 子 鱼头，一个咸鱼头。

米 玲 (强调地)水池子里堵的是咸鱼头? 雷 子 是 啊 。

米 玲 (胜利地脾睨着方老师)水池子里还能养咸鱼呀!幸 亏我们吃的是牛肉。

**方老师** (狼狈不堪，却又不肯认输)我没有扔。

**米** **玲** 谁说你扔了?肯定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嘛! **方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

米 玲 要是故意的性质就严重了。 刘 强 米玲，少说一句罢!

米 玲 你别做好人，背后你比我还烦她。 〔刘强语塞。

雷 子 算啦，看她是个老人。

米 玲 看她是个老人我才让着她的!你不知道她说话多气 人，明明是要扯皮，偏说是谈思想，好哇，现在咱们谈 谈哪。方奶奶，不，方老师!……

刘 强 (推米玲进左室)进去吧，进去进去。

雷 子 老人家也回屋休息吧?

**方老师** (自尊地)这就是我的屋，我不走。(给自己找到理 由)鱼头切下来是搁在水池边的后来不见了，是谁碰 下去的?

刘 强 (拉雷子)你也到里头去坐一会儿?

雷 子 不坐了，还有朋友等着呢。 刘 强 我送送你。

雷 子 不客气。(拎起大提包)

刘 强 哎，怎么又拿走哇? 雷 子 米玲她又不想做了。

刘 强 嗨，她就是这样，心血来潮反复无常。 雷 子 她说你反对她干。

刘 强 (矢口否认)我不反对呀，她怎么这么说? 雷 子 我想你也不至于。

刘 强 我对做生意毫无成见，没有做生意的，社会哪有这么

热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是没有做生意的本事。 **雷** **子** 那这些裤子?

刘 强 留下留下，你真的带走了，她又要后悔。

雷 子 她的脾气我太熟悉了。(感到失言，略显尴尬)哦，我

走 了 。

刘 强 不送。

〔雷子出门，下。

方老师 (苦恼地)鱼头是怎么掉进去的，我怎么就想不起来

呢?(恳切地)刘强，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不是故意 抵赖狡辩。刘强，你看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的脑 子一向是很好的，可是……

刘 强 (打断对方的话)您别多想了，米玲也没有说您是故 意的。(欲提包进左室)

**方老师** 可是鱼头到底是怎么掉进去的呢?

**刘** **强** 嗨，这么个小事儿!

**方老师** 小事儿不弄清楚也会出冤假错案!刘强，我最担心 的是自己的脑子。

**刘** **强** (想赶快结束谈话)你脑子没问题。

**方老师** 是啊，早上去公园学剑，那么多动作我都记住了，我 就是要试试自己的脑力，你说人要是脑子坏了，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你看那植物人 ……

刘 强 方老师，您该歇着了，我还有事。

**方老师** 刘强，你说真话，我的思维、语言，还有行动，没有什 么问题吧?

**刘** **强** (敷衍地)没有没有。(入左室)

**方老师** (沮丧地)不想跟我谈话。我老得让人讨厌了! 米 玲 她还在外头。

刘 强 走了，做生意的忙。 米 玲 我说的是方老太。

刘 强 在外头叨叨呢。(把提包放到米玲面前)包给你拿回 来了，想做你就做，别说我反对。

米 玲 干吗呢? 刘 强 怎么啦?

**方老师** (凄清伤感米玲出左室取开水瓶，顿时振作起来，锐 利地)所有的人都会老的，你们也会老的，你们的脸

上也会打皱，你们的头发也会发白，你们的牙齿也要 脱落，眼睛要花手要颤，那时候看你们还烦不烦老年

*人。*

米玲(回内室，惊骇地)呃!听见没有，咒我们呢。 方老师 (喃喃地踱上了阳台)船上的灯都亮了。

米 玲 分房子的时候，还说咱们占了便宜，说老太太没几年 了，到时候这一厅两室全归你们，没想到她老人家老

树新芽越活越新鲜。 刘 强 小点声，人家听见了。

米玲干嘛要小声，就分这么半边房还叫照顾，瞧你窝囊 样，看着就来气。

刘 强 (把提包里的裤子翻了出来，自己套上一条)哎，米 玲，我穿怎么样?这儿(拉裤管)是不是肥了?

米 玲 时兴这个样子，上面肥垮垮的，底下一收，裤管在脚 背上堆着，一走一荡。

刘 强 我先拿一条穿穿，多少钱? 米 玲 4 8 。

刘 强 这么便宜?再拿一条。

米 玲 你就知道拣便宜，就不知道挣。

刘 强 干脆一个颜色拿一条，换着穿，骑车上班屁股那块特 别费。

**米** **玲** 我还要卖钱的啊，有了钱咱们头一件事儿就是买房 子 。

**刘** **强** 就靠卖裤子?都说穷得就差卖裤子，不吉利哎，什么 不好卖，偏偏卖裤子。

**米** **玲** 你讨厌，自己不干，还酸溜溜的说怪话，裤子怎么不 能卖呢?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卖。

刘 强 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卖，这话也太赤裸裸。 米 玲 你又想偏了啊!

刘 强 没有没有，不就是卖裤子吗，卖就卖呗。

米 玲 那好，明天一早儿你帮我送裤子，商店我都联系好 了 。

刘 强 (声音拉得老长)我送?我去送裤子? 米 玲你就不能送?

刘 强 亏你想得出来，哼!

米 玲 哼、哼，(学着刘强的样子)怎么想不出来?要吃饭要 穿衣每天要钱花，那点儿工资够吗?现在呀，要嘛当

官儿，要嘛当款，你别两头够不着。

刘 强 算命的说了，我35岁以前没戏。睡吧。

〔米玲出左室去卫生间，不料方老师出右室捷足先 登。米玲只得退回左室。

刘 强 (已上床，正翻看米玲看过的那本杂志)怎么啦? 米 玲 老太太蹲点儿呢。

刘 强 那可是持久战。

米 玲 唉，到处在盖房子，房地产炒得那么火，一幢幢高楼 一个个花园别墅，雨后春笋欣欣向荣，房子越盖越 多，可咱们还是没房子住。

刘 强 别不讲良心了，现在比过去好多了，咱们小时候住什 么房?不也是好多家挤一块吗?人民生活还是改善 得多了!

米玲哎，怎么是领导的口气?

刘 强 我给领导起草报告练的。米玲同志，想想往日苦，想 想普天之下受苦人，老少边穷，失学的儿童，发不出 工资的乡村教师，咱们应当知足了!(听见水声)哎，

老太太出来了。

〔米玲出左室，方老师由卫生间出，二人冷漠地交臂 而过。米玲入卫生间，方老师入右室。少顷，出卫生 间，复归左室。

〔刘强突然发出吃吃的笑声。 米 玲 笑什么?

刘 强 你不是想把老太太弄出去吗?我倒有 一 个办法。

(抖抖手中的杂志，戏谑地)给她登个征婚启事。

米 玲 ( 也 用 戏 谑 口 吻 ) 登 征 婚 启 事 ! 哦 ! 给 她 找 个 老 头 儿，把她嫁出去!太好了!

刘 强 哎，这叫君子成人之美，咱们还做了一件好事。

米 玲 ：是呀!老太太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又好面子，给他找

个老伴，是做了件好事。 刘 强 就是嘛!

米 玲 而且这样也两全其美。 刘 强 可不是嘛。

〔米玲关掉房灯，床头灯如一团黄色的光晕笼罩着他 们 。

米 玲 搞烦了，真的给她去登一个，呃?怎么写呢?

刘 强 写这个我拿手，先得有个题 目：一 个 终 身 未 嫁 的 女 士，期待着幸福的降临!笑什么,后面详细点：退休 小学教师方静娴，女，62岁，是62岁吧?

米 玲(笑着接口)后面这样写，体貌端庄典雅，性情和善温 柔 。

**刘** **强** 欲寻一位60至70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本

市户口。 米 玲 有住房!

刘 强 对，有住房的男士为伴。

〔两人床上调笑着编排，方老师又踱上了阳台。船笛 催眠般响起，徐徐地合上夜幕。

**方老师** (轻声地)船开了，船走了。

〔若干天后，方老师独自在室内，她端坐案前，用毛笔 在书写什么。

方老师 (边写边诵，自得其乐)“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 —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 年—只相似。”

〔一位面色红润健康的老人——高爷爷上。他一头 银发，身板挺直，穿着整洁的衣服，神态中透出兴奋 与忐忑。他捧着一束鲜花，其蓬勃热烈让人联想到 年轻人美丽的热恋。他打量门牌号码。

**高爷爷** 滨江小区，17栋，甲门6楼。(拾级而上)610,611。 (他停在611门前，整理仪容，敲门)

**方老师** (抬头聆听)谁呀?(高爷爷又敲)敲我的门吗? **高爷爷** 方静娴女士在家吗?

**方老师** 谁呀，你是谁呀?(放下笔)

**高爷爷** 我姓高。 **方老师** 听不清。

〔起身走向门边。 **高爷爷** 姓高。

**方老师** 卖刀?我不买刀，这幢楼白天可没人，大人上班小孩

上学，他拿出把刀来，不杀人也活活把人吓死。 **高爷爷** 方静娴女士在家吗?

**方老师** 找谁?找我?我是方静娴。 **高爷爷** 我找方静娴。

方老师 哦，找我，那我给你开门。(开锁)你不要急呀，这是 防盗锁，刚刚装上的，我还不适应，心里一着急就打 不开。

**高爷爷** 什么?不应该?应该的，应该我来拜访你，你又不知 道我，怎么找我呀?

方老师 (念叨着)左转，再右转，再左转，(仍开不了，焦急) 咦，怎么弄的。硬要装这防盗锁，才卖了几条裤子， 有几个钱呀，就要用这打不开的锁。

**高爷爷** 方女士，我看了《爱心》,就是那本杂志，我看了你登 的广告。

**方老师** 去报告?我出不了这门，没防到强盗先把我锁住了，

(贴着门向外嚷)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高爷爷** 什么事好?哦，嗜好，什么嗜好，是问我有什么嗜好

吗?

**方老师** 对，有什么事啊?你说说，这锁一时打不开。

**高爷爷** 隔着门不好说话，我没有不良嗜好，就是爱喝点儿 酒，驾船的，都好这个。方女士，你还是把门打开吧。

**方老师** 你急不急呀?

**高爷爷** (按自己的理解)不急不急，我是专程来的，方女士， 我等着，您慢慢开。

**方老师** 哎!您走了? **高爷爷** 哎!我在这儿。

**方老师** 没走。没走好。(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内)

**高爷爷** 才装了个防盗锁就开不了，还没装铁门呢!装了铁 门还得装铁窗，往里 一 呆，活像那电影儿《铁窗烈 火》。

**方老师** 他可真是好耐性。对不起呀同志!

**高爷爷** 你说杂志啊?我就是看了杂志才来的嘛! **方老师** 好了，我再来开开。(拿起子试试)

**高爷爷** (听见门锁响动，起身，小心地放下鲜花)我也来试 试。(掏出腰间钥匙串，试开)看能不能弄开这防盗 锁 。

米 玲 (上，吃惊并警惕地)你干什么?

**高爷爷** 啊，我想开这个门。

**米** **玲** 这是你的家吗?

**高爷爷** 不是。

**米** **玲** 那你想干什么?

**高爷爷** 我找人。

**米** **玲** 找谁?

**高爷爷** 方女士，方静娴。

**米** **玲** (恍然)啊，找方老师，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开门!

(慌里慌张开门，几乎与门内的方老师撞个正着)哎 哟，方老师，来客人了，老爷爷快请进。

〔高爷爷走入，他手中的鲜花和不同寻常的神态使方 老师意外。

**方老师** 刚才在外头说话的，是你?

**高爷爷** 是 。

**米** **玲** 这就是方老师。

**高爷爷** (极有礼貌地)方女士，你好。 **方老师** (连忙回礼)我好，你也好。

**高爷爷** (有些不好意思地)初次见面，不知道方女士喜欢什

么,这个 … … 〔示手中鲜花。

米 玲 多好看的花儿呀，是送给方老师的?

高爷爷 哎。

米 玲 (把鲜花塞到方老师手中)方老师，您看，多美呀，我 去拿个瓶子!(进左室)

方老师 (狐疑却还是有礼貌地)老先生，咱们是在哪儿，见 过?

高爷爷 不，没有，咱们不认识。不过，方女士和蔼友善，一见 面我就有很亲切的感觉。

方老师 谢谢谢谢。(仍不能释疑)哎，还没请教老人家贵姓? 高爷爷 免贵，姓高。

方老师 姓高?(发笑)刚才呀，我听成了卖刀，还以为你是卖 刀 的 。

高爷爷 要是卖刀的你可不要开门。 方老师 我晓得我晓得，请坐。

高爷爷 (找话说)方女士退休有十年了吧? 方老师 不错。

高爷爷 我也退休了，可是还住在船上。 方老师 哦，高先生在船上做事。

〔米玲拿了花瓶由左室出。

米 玲 太好了，我们方老师就喜欢看船，就在这个阳台上 看。(进厨房)

方老师 高先生，找我有什么事情，还没说呢?

高爷爷 (顿时又拘束不安)方女士，其实你是晓得的。 方老师 (迷惑不解)我晓得?什么?

米 玲 (拿着盛了水的花瓶由厨房出)把花插上吧，多美，搁 哪儿?方老师，这儿行吗?(欲往桌上放，毛手毛脚

地把桌上的纸张弄得散落到地上) 高爷爷 哎哟。(欲拾)

**方老师** 我来。

**高爷爷** 我来我来。(殷勤地拾起纸张，发现上面的毛笔字) 哟，方老师好书法!

方老师 高先生见笑，这哪是什么书法?人老了，就怕脑力衰 败，把往日学的诗文拿出来背一背，写一写，是练脑 力 。

**高爷爷** (深以为然地点头)哦，好，好!方老师写的是 …… **米** **玲** (夸张地惊叹)方老师写的是诗呀!

**方老师** (不无得意之色)唐诗，《春江花月夜》。 米 玲 好长呀!

**方老师** (情不自禁地背着)“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 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高爷爷** (欣赏地击节)好!好!

**方老师** (高兴，炫耀地)三十六句，二百五十二个字，我背得 一字不差!

米 玲 (刻意地讨好)方老师记性真好!

**方老师** (弦外有音地)好什么,我已经老糊涂了! 〔米玲碰了软钉子，缄口。

**高爷爷** (由衷的喜欢)方女士不糊涂!方女士过得还是蛮有 味道的，这样好!(自语地)我就喜欢这样的女人!

**方老师** (又想起前面的话题)哎，刚才，高先生的话还没有说 完吧?你说来找我做什么?你坐，坐下说。

**高爷爷** 我还真说不好。

**方老师** 你这个老先生，有什么不好说的? **米** **玲** 方老师是个开朗人，说吧，老爷爷。

**方老师** (见高爷爷仍难以启齿)我可是个躁性子，老先生你 快点儿。

**高爷爷** (颇费踌躇，掏出口袋里的杂志)我看了这个，方女士 登的广告。

**方老师** (好笑)我登广告?我又不是美容霜，登什么广告?

**米** **玲** (见机接过杂志)是《爱心》呀，这杂志办得好，那回我

在这上面看到一篇文章，好感人，说的是一对老年人 的恋情，方老师您没有看过呀?其实，老年人的爱情 比年轻人的更动人，只是有些老人因为传统观念作 祟，不敢迈这一步。

**方老师** (反感地)米玲，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米** **玲** 没有，没有哇。

**方老师** 没有事情请你自便，高先生是来拜访我的，我的客人 我接待，不偏劳你。

米玲(只得把杂志送到方老师手中)那，你自己看吧，你们 慢慢谈。

〔她入左室，想起什么,开柜取衣更衣，却同时注意客 厅内的动静。

**高爷爷** 她是你的女儿?

**方老师** 幸亏我没有这样的女儿。

**高爷爷** 我说呢，广告上说，你一直独身。 〔方老师疑窦丛生，又要发问。

高爷爷 和年轻人同住，即使是亲生骨肉也难免磕磕碰碰，老 人有老习惯，年轻人有新想法，老人不说憋得慌，不 说不行。

**方老师** (连连点头)没错没错。

**高爷爷** 可说出来年轻人又不爱听。 **方老师** 嫌咱们啰嗦。

**高爷爷** 我跟孩子们分开过啦!就是孙子孙女不在跟前，有

点 想 。

方老师 (连连点头)没有人说话不行，孙子孙女多大了? 高爷爷 都上学了!

方老师 (不由自主地关切)上学了就要加紧教育，几年级呀? 高爷爷 都是一年级。

方老师 (职业习惯难改，认真地叮嘱)一年级很要紧的，好比

木匠开坯高楼打基，第一步就要走好。 高爷爷 方女士退休这么些年，还是像个老师。

方老师 也是成了习惯，我15岁去念师范，18岁当老师，教了 四十多年书!这一辈子，除了站在黑板前说呀写呀， 就没有别的。

高爷爷 我这一辈子，除了驾船，也没有别的。

方老师 呃，我就喜欢看船呢!你来(引老爷爷到阳台上)你 看看，小孩子喜欢看车车，我呀，就喜欢看船。

高爷爷 (非常理解)现在都住这新公房，上不着天，下不着

地，成天没有人说话，看看船，心里敞亮。 方老师 没错没错，你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你晓得。 高爷爷 以后，我带方女士去看船。

方老师 那好哇!今天先谢谢你!(高兴地哼起歌)“让我们 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

〔高爷爷也跟着唱，唱走调，俩人大笑。 高爷爷 我听儿子小时候老唱这支歌啦。

方老师 我过去教学生唱这支歌。(重新忆起)哎，刚才我们

说到哪儿了?广告，说广告是不是?广告呢? 高爷爷 在你手上!

方老师 哦。(找眼镜)眼镜呢? 高爷爷 这儿。

**方老师** (戴花镜翻杂志)在哪里? **高爷爷** (指点)这儿。

**方老师** (读)“再生精治疗脱发斑秃有奇效。” **高爷爷** 不对不对。

**方老师** (继续读)“滋润您的肌肤，增添你的自信。”

**高爷爷** 不对不对(拿过杂志，接过方老师递的眼镜)这儿，你 看这儿 。

方老师 (从高爷爷手中接过杂志、眼镜，读)“征婚广告”? (惊诧，继续读)“一位终身未嫁的女士期待着幸福的 降临。”谁?

**高爷爷** 方女士，这不是你登的吗?

方老师 (断然地)没有的事!我登征婚广告?荒唐，岂有此 理!这什么话!一位终身未嫁的女士，期待幸福的 降临!肉麻不肉麻?我会说这样的话吗?喊!(不 屑一顾地把杂志一甩)

高爷爷 (被方老师的态度激恼，认真起来)方女士，你的名字 可是在上面，我也不是糊里糊涂找来的，你把它看 完，看完哪!

**方老师** (傲慢地)我不看，你拿开。

**高爷爷** 你没登这广告，那是谁登的?总不是我编排你吧。 (拿过方老师手中的花镜，戴上，读杂志广告)“退休 小学教师，方静娴。”是你吧?你叫方静娴吧?

**方老师** (有些紧张，但不流露)同名同姓。

**高爷爷** 同名同姓?好，再看年龄，62岁，年龄怎么样?一样

*吧?*

**方老师** (心虚嘴硬)62岁的人多了。

**高爷爷** 好，再往下看，方静娴，62岁，“体貌端庄典雅，性情和

善温柔。”和善温柔这一条不像，往下看，啊，“欲寻一 位60到70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本市户口、 有住房的男士为伴。住址。”你听着，看住址是不是 你的，“滨江小区17栋甲门6楼611。”嗯?这该没错 了吧!

〔方老师瞠目结舌。

高爷爷 方女士，(坐到方老师旁边，耐心地规劝)我跑船几十 年，什么人都见过，一眼见你，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强 的人，小学教师，一辈子教别人，要的就是面子；一辈 子没找男人，也难免有点特别的脾气。这都没什么, 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嘛，没脾气的人就跟没搁油盐的 菜似的，寡淡无味儿，可是，自己做的事情要勇于承 认。(忽然发现方老师神色特别)方女士，你怎么啦? 不舒服?(见方老师不语，忙向左室)姑娘，姑娘!

**米** **玲** (急出)方老师怎么了?方老师! **高爷爷** 她有没有心脏病?

米 玲(紧张)啊，哦，没有没有。不知道(搬小凳) **高爷爷** 不能动。

**米** **玲** 哎 。 **高爷爷** 水!

**米** **玲** 哎!(倒水) **高爷爷** 温开水。

**米** **玲** 哎。(喂水)

**方老师** (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唉!我清清白白一辈子，洁 身自好，从无害人之心，我得罪了谁?竟这样糟践 我。

**高爷爷** 方女士，可别这么想。这事儿要怪呢，就怪我，高老

头儿太冒失啦，冲撞了方女士!对不起! 方老师 (指茶几上的杂志)拿开，我不要看见它。

高爷爷 方女士，喝口茶吧。(把茶杯送到方老师手中) 米 玲 再说征婚，那是好事。

〔高爷爷在后摆手。

方老师 什么好事，是盗用名义，就是盗用名义。(欲晕) 高爷爷 对!盗用名义是不对的。

〔BP 机响。

米 玲 糟了，我得出去一趟，高爷爷，您…… 高爷爷 你可要早去早回。

米 玲 高爷爷让方老师坐在靠椅上舒服点。 高爷爷 早点回来。

方老师 我见不得她在这儿，成心看我的笑话。 高爷爷 她也走了，这事也解释清楚了。

方老师 怎么说得清楚?广告出去了，多少人看?我能 一 个 个地解释?

高爷爷 人家要问起来，说方老师你征婚了，你怎么办? 方老师 我不承认。

高爷爷 要是我呀，就承认了。(压住要反驳的方老师)我知 道，盗用你的名义登这广告不好，可征婚这事儿并不 坏，你看这杂志上，登了这么多，这么多人给你做伴

儿，男的女的，青年的中年的。 方老师 没有老年的。

高爷爷 怎么没有?你又没看。 方老师 反正不多。

高爷爷 不多才稀罕嘛。你想咱们国家那大熊猫，要是跟羊 似的满坡乱跑，跟人似的，满街乱窜，能成国宝吗?

**方老师** 我是熊猫哇? **高爷爷** 逗你开心呢!

**方老师** 你这个老头子，倒话多。 **高爷爷** 好啦，缓过来了没有?

**方老师** (赌气)没有。

**高爷爷** 缓过来啦，年轻人也走了，方老师，咱们说说真心话， 好不好?

**方老师** (戒备)说什么?

**高爷爷** 你看你，又瞪眼，眼神就不能软和点儿? **方老师** 我不会软和。

**高爷爷** (宽容地笑笑)我是看了广告来的，怎么样，叫应征， 是不是?

**方老师** 你是受骗上当!

**高爷爷** 没错儿，受骗上当。方老师，我想咱们将错就错假戏 真唱行不行?

方老师 (哈了几下气才笑出声来)高爷爷，你是不知道我呀? 我不是百里挑一的人尖子，可我是百里挑一的怪脾 气!早先，我也成过亲，成亲的当天晚上，我一脚把 那个男人蹬下了床!

**高爷爷** 看不出，方老师腿上还有这么大的功夫!

**方老师** (兀自发笑)也怪那个男人没出息，就在椅子上坐了 一夜。第二天我就跑了。我这脾气呀，说不干就不 干，我妈说，家里穷，你不嫁他怎么办?我说我去教 书。头一回找的那所小学离家远，那是一个大祠堂， 晚上，别的老师都回去了，就我一个人，点一益油灯， 夜里去茅房，要穿过天井，天井旁边的屋里歇着一口 大棺材。我心里想，要是真的有鬼，要是鬼要来拿

我，我就央求它宽限几天。我就跟他说，我爸爸不在 了，奶奶有病，家里还有妈妈、弟弟、妹妹，他们都等 着我拿薪水回去买米呢，你宽限几天，等学校发了薪 水，我给家里买了米，你再拿我好不好?哎，我居然 平平安安地把书教下来了。你看，鬼也通人性呢。 就我一个人，赡养老人，供弟弟妹妹念书，他们都念 完了大学!(骄傲地)我这一辈子呀，没有什么特别 的，只有一样，就是一切全靠我自己，没有靠过任何 人!我尽了做女儿的责任，尽了做姐姐的义务，我已 经做完应当做的事情。现在老都老了，六十多了，我 还找人?笑话不笑话?

**高爷爷** 六十多了就不能找人?老伴老伴，越老越要伴儿，你 为别人操劳一辈子，到老了更该给自己找找快乐吧?

**方老师** (恹懒地摇手)算了算了，不说了，我累了，还算有缘 分，跟别人我从来没说这么多话，请走吧，我要休息

了 。

**高爷爷** 这话说得好，还算有缘分，那我明天再来看你? **方老师** 谢谢你，我想清静。

**高爷爷** 我只说几句话?

**方老师** 我一句也不要听。 **高爷爷** 说半句。

**方老师** (蓦然冒火)你走不走?

**高爷爷** (吓了一跳)咦，你这个老太婆!

**方老师** (尖刻地)七老八十了，你不怕丢人我还怕现眼呢。 还送花儿，酸不酸?你走吧，花儿也拿走，酸不溜丢

的，走走走。(把花由瓶中抽出塞给高爷爷) **高爷爷** 你这个老太婆，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

**方老师** 我就这脾气!你走! **高爷爷** 神经病!

**方老师** 老流氓! **高爷爷** 你骂人!

**方老师** 我骂了，骂了!骂你这老头儿!

**高爷爷** 我可是驾船的，要真开骂，你没我有本事!你给我小 心点儿!

**方老师** 我偏不小心。 **高爷爷** 你敢再骂?

**方老师** 我就骂!老流氓老流氓! **高爷爷** (恼怒，冲向方老师)你! **方老师** (顶上去)你敢打人?

**高爷爷** (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地)你又老又丑又刁又狠，难怪 一辈子没有人要呢!

〔方老师震怒。高爷爷扳成平局，扬长而去。方老师 把适才散落到地上的几支花拾起，冲着已消失的高 爷爷，狠狠地甩向门外。

〔数日后，上午。雷子上，按门铃，刘强开门。 雷 子 是你呀!米玲呢?

刘 强 米玲不在家。(关门)

〔雷子又按门铃，刘强又开门。 刘 强 你没走哇，米玲真的不在。

雷 子 我来是给她送样品的，请你帮忙告诉她，这50,这68



刘 强 我记不住，你写上。 〔雷子进屋写价格。

刘 强 吃早饭了吗?

雷 子 我早上从来不吃。 刘 强 那我不客气了。

〔冲奶粉拿饼干。 雷 子 写好了，放在这儿。 刘 强 不送了。

雷 子 米玲跟你说过了吧?我新开了一个服装店，想让米 玲当经理，她说要跟你商量。

刘 强 (连连摇头)她要干的事儿我还拦得住? 雷 子 你不同意?

刘 强 她的事情她自己作主。做生意有什么不好?我佩服 做生意的；天底下就那么多钱，不是进你的口袋就是 进我的口袋，就是进了你的口袋，我也能把它抠出来

装到自己的腰包里，这是硬功夫。 雷 子 你把做生意的都看成了坏人。

刘 强 你又错了，现如今没有什么坏人和好人，只有聪明人

和傻瓜。

雷 子 你是傻瓜?

刘 强 怎么不是?我们办公室就我最忙，接待下面的，伺候 上面的，报告人家做，稿子咱们写，酒宴人家吃，事情

咱们做，人家出国考察，咱值班接电话。 雷 子 你可以不干哪?

刘 强 不干我上哪儿领薪水?

雷 子 还是啊?那你抱怨什么?

刘 强 (喝下最后一口牛奶)算了，我也该上班去了。

雷 子 我也走了。 刘 强 不好意思。

雷 子 哦!等米玲回来 ……

〔米玲心急火燎地上，进门。 米 玲 快，快，快，出事了呀!

刘 强 什么事啊?

米 玲 老太太在吗?

刘 强 上公园还没回来。

米 玲 得赶快把她找回来。哎!(这才发现雷子) **雷** **子** 米玲!

米 玲 哎!雷子，你怎么来了?

雷 子 我把样品送来了，价钱我都写好了。(把字条递给米 玲 )

雷 子 哎，米玲，我那店可要开张了!

米 玲 知道了，回头再说。刘强，你赶快把老太太找回来 呀!

雷 子 米玲，想当经理的人有的是，我不能等你啊!

米 玲 行了，知道了。(对刘强)还得把那个老头找来，十万 火急。

雷 子 米玲，我这儿有双鞋，你要不要?

米 玲 什么鞋?这不是我们那天看见的吗? 雷 子 今天正好来货，我就买了一双。

米 玲 真漂亮!刘强，你看好不好? 刘 强 好，不错。

米 玲 (操刘强)老公拿钱。(问雷子)多少钱? 雷 子 哎，别别，喜欢就留下吧，回见。(下)

〔刘强忿忿地把鞋一摔。 刘 强 好鞋，一年四季都能穿。

米 玲 发什么邪火呀?雷子来一趟就这样? 〔刘强不理睬米玲，兀自进左室收拾。

刘 强 怎么发火了，一早儿起来就给你搞接待，还没当经理 呢!

米玲(追到左室)你还上班?你就不问问我赶回来干什 么?电视台要来采访啦!

刘 强 (一怔)电视台到哪儿采访? 米 玲 咱们这儿!咱们团结户!

刘 强 采访咱们睦邻友好?

米 玲嗨呀!咱们不是登了那个征婚广告吗?不是来了个 老头儿吗?现在电视台知道了，说是新生事物，要来 采访，还要拍电视，表现黄昏恋的美好情景。

刘 强 (大惊)我的天!

米 玲 我一听也傻了，怎么弄成这样!

刘 强 哎，你怎么知道电视台要来?可别慌报军情虚惊 一 场 。

米 玲 编辑部给我挂了电话。 刘 强 编辑部怎么知道你?

米 玲 登广告的时候，人家不是要留电话吗?我随手就把

我们单位的写上了。 刘 强 还留了你的名字? 米 玲 只留了个姓。

刘 强 真是笨蛋，留个姓不就等于留了名儿吗?你们单位 有几个姓米的?又不长个脑袋，还当经理呢!算了 吧!

刘 强 当时你应当解释一下嘛!

米 玲 怎么解释呀?他们说，那个老头儿是退了休的老船 长，多少算个人物，咱们方老太，是退休小学教师。 一个老船长，一个老教师，都是为国家建设贡献了一

生的人，现在双双退休结为伴侣，共度幸福的晚年， 正是他们需要的典型，你说我怎么解释?说没有这 么回事儿，是咱们恶作剧，我说得出口吗?你说话 呀?

刘 强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呢? 米 玲 他们可能快来了。

刘 强 (焦急无措)那，那咱们赶快跑，锁上门儿让他扑个

*空。*

米 玲 老太太要回来呢?

刘 强 咱们拦住她，带她去划船。

米 玲 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再说，我在那儿接电话，同 事都听见了，还跟领导汇报了。领导一听就说是好 事儿，说中国是个老龄的社会，关心老年人的幸福是 最重要的事情，要我好好配合电视台拍片儿，明天去 向单位工会汇报，工会要宣传呢?

刘 强 米玲我真服你了。

米 玲 那怎么办呢?

刘 强 咱们只有背水一战了? 米 玲 对背水一战，怎么战呐?

刘 强 (决心一下，便显示出果敢与自信)我来对付老太太，

她的难度挺大。你去找老头儿。

〔方老师身着练功夫，身背长剑上。 **方老师** 哎哟，怎么回事?

米 玲 (疾出，与方老师相撞)对不起对不起!(奔下) **方老师** (奇怪地)怎么了!风急火急的。

刘 强 (格外热情地)方老师，您练完功了? **方老师** 嗯 。

**刘** **强** 我正等您回来呢，今天哪，咱们这儿有一个重要活 动。

**方老师** 咱们这儿?

**刘** **强** 就是这儿，是关于您的活动。 **方老师** 我的什么活动?

刘 强 ：文娱活动，拍电视。

**方老师** 拍电视?我?

**刘** **强** 对呀，拍您?

**方老师** (不信)平白无故的，拍什么电视?还拍我?

**刘** **强** 是啊，我也奇怪呀，可刚才街道来人通知，就是这么 说的，还让我和米玲配合。

**方老师** 你比米玲有心眼儿，你在骗我。

**刘** **强** 我骗您?好，待会您看，等电视台的人来了您就知道 我是不是骗您了。

**方老师** 蹊跷，电视台怎么知道我?

**刘** **强** 怎么不知道您?您是退休教师，单位有档案，居委会 有名单，还有派出所、公安局、区委会、市政府，一级 级一层层把大家管理得井然有序。现在又有了电 脑，咱们的情况都储存在里头，电视台要采访谁，电 钮一按，电脑里就调出来，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 哪儿、有没有前科，什么都漏不掉。

方老师 (仍不能释疑)可是，他们要拍我什么呢?你看电视 上的人，要么是英雄，跳水里救人，汽车上抓流氓，人 家到银行抢钱，他不给，身上给捅了血窟窿，就是死 了也给他拍个片儿，让大家学习。我有什么好拍的? 还有啦，杀人抢劫的，贪污腐化的，也上电视，让大家 恨他，千万别学他，这也是个意义，你说我有什么意

义?

刘 强 方老师您也有意义!

**方老师** 那好，那你说给我听，说好了我就拍，不然哪，人家要 说我爱出风头。

刘 强 这可不是个人出风头。您想啊，电视是做什么的? 是做宣传的吧?

**方老师** 宣传社会进步，形势大好，这我懂。

刘 强 对，您是老师出身，明白道理，我不多说，只说一条，

社会进步形势大好怎么体现? **方老师** 人民生活幸福呗!

刘 强 人民生活幸福又怎么体现? **方老师** 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刘 强 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又怎么体现?

方老师 哎呀刘强，你把我当一年级小学生啦?

刘 强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怕您思想问题没解决，等一下电 视台的同志来了不好办。

方老师 你放心，我们不是没有文化的人，知道宣传工作的重 要，这个大局我会考虑的，我就是要弄清楚拍我宣传 什么?你直说吧，不要绕弯了。

刘 强 好，直说，拍您这段电视就是要表现老年人的幸福生 活。

**方老师** (恍然)早说不就完了。 刘 强 我怕说猛了您接受不了。

**方老师** (痛快地)不用多说了，电视台什么时候到? 刘 强 恐怕快了。

**方老师** ((郑重地)我得做做准备，洗洗脸，换换衣裳，(示剑) 这个要不要?我给他们舞一段?

刘 强 地方窄，恐怕舞不开吧?咱们见机行事，到时候听我 的 。

**方老师** 行，我换衣裳去了。

〔二人分入左右两室。

〔米玲与高爷爷上。米玲欲搀高爷爷。

**高爷爷** 不用搀，上次来我数了，六层楼，九十级，我一步没歇 就上去了，不累。

**米** **玲** 我累了，来回跑了几趟，我腿都软啦! **高爷爷** 好，歇口气。

米 玲 (坐到楼梯上)累坏了!高爷爷您也来坐坐。 **高爷爷** 好，陪你坐坐。

米 玲 高爷爷，我先给您打个预防针，等一下，方老师不会 承认的。

**高爷爷** 不承认她想我来?

米 玲 哎。她最爱面子，心里想您来，嘴上不肯承认，不信 等一下你看。

**高爷爷** 她心里真的想我来?

**米** **玲** 当然啦。要不干吗老说您呢?高爷爷，她要是死活 不承认怎么办?

**高爷爷** 那我就说是我要来看她，行不行?

**米** **玲** 行 。

**高爷爷** 她那个脾气我也看出来了，我是个大老爷儿们，让着 她，顺着她，哄着她，不就没事了?

**米** **玲** 高爷爷您真大度。

高爷爷 什么大度不大度，活的年头多了，经的事儿多了，晓 得人这一辈子哪些该计较，哪些不该计较，有时候 啊，你争得要死要活寸土不让的东西，倒不一定是最

长远和最有分量的。 **米** **玲** 高爷爷，咱们进去吧! **高爷爷** 你在前头走。

〔米玲推门，刘强迎接高爷爷互相客套。

刘 强 你好!

高爷爷 你好。(互相握手)

刘 强 你坐。

高爷爷 不用客气。

米 玲 方老师，方老师。

〔方老师内声：“是记者同志来了?”出，她换了一件连 衣裙，戴了耳坠，给人焕然一新感，高爷爷惊异地站 起来。

**米** **玲** 来客人了。

**高爷爷** 方老师，我来了。 **方老师** 你怎么又来了。

米 玲 方老师，穿得真漂亮。 刘 强 年轻好几岁。

**方老师** 有什么漂亮的，我们又老又丑又刁又狠， 一辈子没人 要 。

刘 强 谁说的，太缺德，太不像话了。 米 玲 是啊，太缺德。

高爷爷 方老师，我该掌嘴，今天我把这些话收回，向你赔礼 道歉。

**方老师** 哼 。

米 玲 方老师，高爷爷，你们是熟人了， 一起坐坐吧，我给你 们泡茶。

**方老师** 米玲，(把米玲拉到一旁)他怎么来了?

米 玲 人家已经向您赔礼道歉了，一起坐坐嘛，您不是说没 人说话吗?

方老师 今天电视台要来采访，你让他快走吧!

米 玲 那不行，今天是专门请他来的! 方老师 (警觉)专门请他来的?谁请的?

高爷爷 怎么是她叫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方老师，咱们是 不打不相识，吵一架，摸了脾气，米玲那么一说呀，我 就来了。

方老师 (疑惑地盯住米玲)米玲你一定说什么了? 米 玲 我什么也没说。

方老师 我晓得你们在捣鬼，不说呀，好，我就装糊涂，我不 问。不过今天这里有记者来，高爷爷你不能在这里。

米 玲 高爷爷刚来，总得让他歇一歇，喝喝茶吧? 高爷爷 算了，我走吧。

方老师 你看，高爷爷自己都要走。

高爷爷 我不想走，是你要我走我才走的。 方老师 这里要拍电视。

高爷爷 哟，拍电视呀?(有兴致地)我想看拍电视，我还没看

过 。

刘 强 多一个老年人更能展现老年人的风采。 高爷爷 方老师，你看我是不是就留下?

方老师 留下吧。

〔电视台记者上，按门铃响。 电视记者 请问这里是611吗?

刘 强 你是电视台的?

电视记者 (亮了一下身上的牌子)电视台的。 刘 强 嗨哟，你好，你好，请进，请进。

米 玲 这位是方老师。

电视记者 哦!知道，知道，方老师是退休的小学教师。 方老师 方静娴。

电视记者 是的，是的，这个电视台、编辑部介绍过了。那么

这位就是老船长高爷爷罗! 高爷爷 你怎么认识我?

电视记者 是这样的，这也是编辑部介绍的。 高爷爷 这编辑部的能耐可真大。

电视记者 高爷爷、方老师，能不能做个小小的调整。 高爷爷 我就靠边了。

电视记者 不!不!你肯定是要参加的啰!(用手比划着)这 个样子，不对，这个样子，不对，是，这个样子，不对! 说了半天，怎么没听清楚，我是说这桌子和沙发对换 一下。

高爷爷 说的是东西，不是人，你说这拍电视麻烦不麻烦。

方老师 你看这个拍电视的，模样都跟平常人不同，前头看像 男的，后头看像女的。

高爷爷 我听说拍电视的，讲究这个派头，要不怎么能把假的 拍成真的，有功夫。

电视记者 本来应该先见见二老，深入交谈一下，做做案头准 备，二老对拍摄也可以提提要求，可现在都来不及 了，哎，我们这一行，就是讲时效，动作慢了，新闻变

成旧闻就没价值了，好咱们现在先排练一下。 方老师 还要排练呀!

电视记者 请二位老人入座。 米 玲 方老师坐。

刘 强 高爷爷请坐。

电视记者 请二老靠近一点，再靠近点，面带幸福的微笑，笑 的甜一点，还要再甜一点!好，好，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老太太给老爷爷倒茶。 **米** **玲** 我去拿茶壶。

〔奔入厨房，取茶具出。 **电视记者** 好，开始!倒茶。

〔方老师懵里懵懂地倒茶。高爷爷客气地。

**电视记者** 不行不行，老太太倒茶是给老爷爷喝的，要面对老 爷爷倒好了递到老爷爷手上，要有相敬如宾的感觉!

电视记者 好，开始!老太太倒茶!好，好极了，现在你们出 去(见两老起身走)不，我是说俩个年轻的出去。你

们是二老的邻居，向二老表示祝贺的。 刘 强 明白了。

**电视记者** 预备，开始!

〔刘强与米玲进门，走向老人。

**电视记者** (边拍边指挥)不要看我，说话，说话。 **刘** **强** 说什么。

**电视记者** 祝贺二老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方老师** (一怔)什么?他说什么?(较真儿地)刘强，他刚才 说什么?

刘 强 (结结巴巴)他说，他说咱们像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高爷爷** (已看出名堂)哦，这倒是个喜庆话。

**电视记者** 你们俩是来祝贺二老的，祝贺他们建立了幸福美 满的家庭。

**方老师** (问高爷爷)你听清楚了?

**高爷爷** (笑笑)听清楚了。 **方老师** 他们说的什么?

**高爷爷** (双关地)他们说戏词儿呢!

**电视记者** 预备，开始!(见刘强与米玲站在门口)说话，说话

呀 。

刘 强 祝贺…… 米 玲 祝贺你们。

**高爷爷** (俏皮地发问)祝贺我们什么?(见刘强与米玲不敢

继续往下说)说呀!往下说。 **电视记者** (边拍边嚷)往下说往下说。 刘 强 高爷爷，请配合一下。

**高爷爷** 配合你做什么?配合你们糊弄人? **方老师** 干嘛要糊弄人。

**高爷爷** 他们心里明白。

**方老师** (又显露出性格中的倔犟)我不干了，为什么要糊弄

人呢?刘强，米玲，过来，过来跟我说清楚，为什么要 糊弄我?

**刘** **强** (恳求地)方老师，是不是先拍，等拍完了再说。 **方老师** 不拍了不拍了，你得说清楚!

**电视记者** (莫名其妙)怎么回事?老人家，为什么不拍了? **高爷爷** 你不要问她，要问就去问那两个家伙。

**电视记者** (转向刘强、米玲)怎么回事?不是联系好了的吗?

刘 强 (央求地)咱们出去谈，这老太太的脾气怪，咱们到外 面 谈 。

**电视记者** (生气了)你们搞什么名堂?

**米** **玲** (和刘强一起推操着拍电视的)请到外面谈啊，同志! **方老师** (追出门)呃，不能走，给我说清楚!

〔刘强、米玲已把电视台的拉下楼去。

**方老师** (气恼地高喊)刘强，你给我站住，你站住!

高爷爷 (哈哈地笑起来)你急什么?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家在这儿，你还怕他们不回来?(劝慰地)来来来，回 来歇歇，别生气了。

**方老师** (余怒未消)幸亏你在这儿啊，要不我还蒙在鼓里呢。 呃，高爷爷，你说他们糊弄我干什么?奇怪不奇怪?

**高爷爷** 世上的怪事多啦，人这心眼里呀，什么鬼点子都生得 出。别生气，等回来了我帮你审问他们。

**方老师** 好，有你在这儿就镇住了。

**高爷爷** (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纸船)来，给你个小船玩玩。 **方老师** (解颐而笑)你倒是该去当老师，会哄人玩。

**高爷爷** 人有时候也得哄哄自个儿呀!

〔船笛声悠长地飘入，两老人走上阳台。

**方老师** 那条船走啦!

**高爷爷** 那是走上水的客轮，我驾的是大货轮，带着几千吨的 大拖驳，煤炭、矿砂、钢锭、铁坯堆得像山一样，一出 港，几个大铁驳展开来，铺满半条江呢。

**方老师** 好气派!

**高爷爷** 嘿嘿，连翻船都有大气魄!你想想，几千吨的驳船倒 扣下来，那是什么样的阵势!

**方老师** 哎喲，可别说翻船，听着心里不舒服。哎，除了驾船 还幹什么?喝酒?

高爷爷 值班的时候不能喝酒，年轻人上岸去会女朋友啦，我 就沏上一壶酐研的茶，独自坐在甲板上，太阳那么 红，江水浓浓的稠稠的像烧熔的金子，托着太阳就是 沉不下去。水鸟高兴了，腾地飞起了一片，密匝匝的

那么多，它们挤着嚷着，煽着翅膀都扑向那太阳的怀 里 。

**方老师** (感喟)好景致!

**高爷爷** (伤感地)再也看不到那好景致了，要下船了，要不我 怎么会被两个小家伙骗了呢?我想，船上不能待了， 该上岸了，上岸得有个家吧?这就找到了方老师。

方老师 (又不自然了，偏了头似笑非笑的嗔怪)讨厌! 〔高爷爷快活地笑了。

〔夜间的船笛声带着浓重的睡意萦迂于舞台周匝，左 室内还亮着灯。刘强、米玲都换了睡衣。米玲瞌瓜 子，刘强收衣服，边收衣边聊天。

刘 强 米玲，跟你打个商量，咱们请老头儿老太太吃饭吧? 捅了这么大的漏子，人家若要认真，弄到什么道德法

庭上，咱们这样儿的小人物真吃不消。 米 玲 谁会弄咱们哪?咱们又不是名人。

刘 强 万一呢?名人还有个名气扛着，管他道德不道德，咱 们小人物可是一道防线都没有，直接就砸到头上来

了 。

米 玲 行啊，请就请吧。

刘 强 明天是周末，就明天。

米 玲 请他们吃晚饭，我早点儿回来做菜。 刘 强 真的，那可真不容易。

米 玲 呃，老公，你想吃什么?

刘 强 怎么我想吃什么?明天是请二老!

米 玲 (撒娇)我就要给我老公做，做我老公爱吃的。 刘 强 (一时甜迷迷的)米玲，我给你买了 一样东西。 米 玲 什么?快拿出来!

〔刘强拿出一只鞋盒。 刘 强 呃，打开看看。

米 玲 鞋?(开盒盖，惊讶)咦，怎么跟雷子买的一样啊?

刘 强 (立即声明，郑重地)我可不是冲雷子，真的不是冲雷 子 。

米 玲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今天是什 么好日子，给我买这么好的鞋。

刘 强 今天 … …

米 玲 哦!

刘 强 想起来了。

米 玲 是不是冯局长又表扬你了。

刘 强 说到哪儿去了，我主要是看你喜欢，不管多少钱，干 脆就给你买了，我希望你身上穿的全都是我买的!

米 玲 (被感动)老公，你真好。(亲刘强一下)

刘 强 哟!哟(听到卧室BP 机响，进屋拿BP 机给米玲)写 的是什么?

米 玲 ( 看BP 机)明天去找牛老板。哟，那明天晚饭回不回 得来呀?呃，你做饭好不好，别等我，我尽量往回赶，

买瓶好酒招待高爷爷，哇!刘强，听见没有? 刘 强 听见了!

米 玲 老公，那个牛老板欠了我们一笔钱，雷子已经跟他闹 翻了，我去可以缓和一下，争取把钱弄回来。明白 了。

刘 强 明白了，用美人计。

米 玲 讨厌(哼歌进卧室)听天气预报没有，明天多少度? 刘 强 不知道。

米 玲 看，明天穿这套冷不冷。 刘 强 你问我不白问吗?

米 玲 脖子上戴这个还是这个，看看嘛!

刘 强 行了，行了，就差武装到牙齿了。(进卧室欲坐床上) 米 玲 哎呀!衣服，没看见!

刘 强 你睡吧!早点休息，明天还得用美人计。

米 玲 怎么尽往邪处想啊?这不是把我往阶级敌人那里推 吗?

刘 强 我乐观得很，女人35岁以前总是不安份的，不满意 丈夫，这山望那山高，觉得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我

怎么嫁了你呢?老想跳槽。 米 玲 35岁以后呢?

刘 强 35岁一过，江河日下，人老珠黄，这时候就该盯着丈

夫，怕丈夫跳槽了。

米 玲 那你现在是准备着我跳槽了?

刘 强 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也要做最坏的准备。 米 玲 你就这样不在乎我?

刘 强 不是我在乎不在乎，是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 转移，好了，好了，睡吧，我困了，你也早点休息，明天 还要用美人计。

米 玲 (气得把刘强的身体扳过来)你这个死人!你要气死 我呀!自打卖裤子你就气不顺，居然吃雷子的醋! 认识你的时候，我和雷子已经好了两年，加上技校三 年同学，相处了五年，可是你一插入，我马上就和他

断了，这说明什么? 刘 强 这说明我有魅力。

米 玲 那个时候你是有魅力。 刘 强 现在他有魅力了。

米玲 你再这样我就不跟你谈了。

刘 强 我没要你谈，是你自己要谈的。

**米** **玲** 刘强，我替你着急你知道吗?你看看人家，都在奔，

都在想法子找事情做，你就不想过得好一点儿? 刘 强 你想得太简单。

米 玲 可我觉得你过得太没意思。 刘 强 做生意就有意思?

米 玲 起码我每天很忙，我不必上班打毛线喝茶，晚上七点 钟就坐到床上等电视剧看，第二天上班和同事谈头

一天的电视剧，我不想这么过。 刘 强 我尊重你的选择。

米玲你呢?你为什么不动弹?

刘 强 我干吗动弹?我大学毕业就到这里，快十年了，从最 小的办事员干起，一步一步向前挪，就像火车站里排 队买票，我已经快排到窗口了。只有排在后头的人

才想折腾，像雷子，你们只是技校生，离窗口还远着 呢 。

米 玲 你排到了又怎么样?

刘 强 你这么折腾又怎么样?

米 玲 我每天口袋里能进钱，能进一张张摸着看着都很舒 服的钞票，有钞票我就可以过很轻松很舒服的日子!

刘 强 未必，我看钞票没到手，这日子就不轻松不舒服，连

美人计都用上了! 米 玲 我跟你可真没法了。

刘 强 那就睡吧!(想与米玲亲昵)怎么啦!

米 玲 去，去，去。(听到BP 机响，看BP 机，迟疑一下，还是 起身去换衣裳)

刘 强 干什么去?问你话呢?三更半夜干吗去，(刘强忍不 住，拿BP机看)读：“请去白夜酒店喝通霄茶。”是雷

子吧?挺有情调的嘛!(见米玲欲出门，怒吼)哎! 太他妈欺负人了!我问问你，是不是把我的宽容当 成了软弱可欺!

米 玲 干吗呀，深更半夜，这么大声。

刘 强 干么这么大声，你给我站住，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米 玲 十八号，星期五呀!刘强，对不起，一时我忘了，今天

是我们认识的日子，可……

刘 强 亏你还记得。

米 玲 可我不是故意的，别生气了。

刘 强 这能怪我吗?本来高高兴兴给你买了双鞋，也想让 你高……(BP 机响个不停)

米 玲 今天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陪你。(BP 机响个不停) 刘 强 你把那玩艺给我关了，行不行。

米 玲 刘强啊!他这么夜里急着叫我， 一定有急事，那我



刘 强 去吧……去吧。

米 玲 呃，我很快就回。

刘 强 去跟那流氓喝酒去!

米 玲 是喝茶! 刘 强 一回事! 米 玲 是谈业务。

刘 强 都他妈一回事，花天酒地，红男绿女，男盗女娼! 米玲 刘强，你怎么这样说，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刘 强 要走就走，没人拦你。 米 玲 走就走。

刘 强 今天走了，你就别再回来，反了，反了!

〔米玲一气之下冲出去，方奶奶从卧室出，摇摇头，走

上阳台。灯暗。

〔良久，室内复明，又是一个白日。刘强在室内摆酒 菜，高爷爷与方老师在阳台上说话。

高爷爷 我15岁上船，那时候，船长是个英国人，长鼻子，尖 下颏，一双眼睛像猫儿似的绿莹莹的，老家伙厉害， 我跟他学了驾船的本事，可我一直不喜欢他，我想人 怎么生了一双猫眼呢?这家伙对女人倒是心疼，船 到港，他都要买上一把鲜花送给太太。

**方老师** 你送花是跟他学的?

**高爷爷** 没错儿，是学的洋派。

**刘** **强** 方老师、高爷爷，进来吧。

**高爷爷** (边入厅边问)米玲呢?那天是她把我骗来的，今天 我要罚她。

**方老师** (低声地)昨晚上就跑了!

刘 强 (斟酒)高爷爷、方老师，我先自罚三杯!我恶作剧， 编排了征婚事件，对不起二老，今天向二老赔礼道 歉，自罚三杯!(愣头愣脑地吞下三杯酒)

方老师 (摇头)酒量不大，胆子大。

刘 强 高爷爷，现在我敬您一杯。

**高爷爷** 酒杯一端心胸放宽。(饮酒)满上。(要刘强斟酒)这 一辈子谁和我做伴儿的时间最长，就是它!有人劝 我戒，我说了，它是我的伴儿，我能戒吗?人能不要 伴儿吗?不能吧?满上!(一饮而尽)

**方老师** 还说没有不良嗜好，瞧这酒喝得。

**高爷爷** 这么几杯酒就把你吓住了?哈，没见过世面，回去二 十年我能喝下一条江，驾船的都是属大龙的!小伙 子，来，今天高兴，就像你那天说的，咱们，嗯，像一个

幸福的家庭，我就像回了家一样。

方老师 刘强，你少喝一点儿，(见刘强不睬并继续喝他的闷 酒)刘强，(不知怎样替他排遣，极不得法地)哎，方老

师给你唱个歌吧，以前我教学生唱过的。 **高爷爷** (很配合地)对，唱个歌儿!

〔方老师唱《让我们荡起双桨》,高爷爷助兴，和唱。 刘 强 (晃晃荡荡地抬起头笑指高爷爷)他跑调了!

**方老师** 罚高爷爷一人唱。

**高爷爷** 不行，不行，我是上不了正席。 **刘** **强** 高爷爷一定要唱。

高爷爷 为了强子高兴，我今天就献上一段最时髦的。(唱) “哥哥坐船头，妹妹你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荡悠 悠 ”

刘 强 错了，调也错了，词也错了，这个我最拿手，我来唱。 **方老师** 对，强子唱。

**高爷爷** 抛砖引玉嘛!

**刘** **强** 我给你们唱!(唱《纤夫的爱》,唱着唱着暗然失声) **高爷爷** (善解人意地拍拍刘强的肩)酒杯在手心中无愁，好

咱们是大老爷们，来吧。(把刘强拉回桌边，见门外 出现了雷子和米玲)

**米** **玲** (止步)你走吧。 **雷** **子** 我陪你回去。

**米** **玲** 我说了，我不需要。 **雷** **子** 我要当面跟他谈谈。

**米** **玲** 你要去我就不去。(坐在楼梯上) 雷 子 那好，你不去，我去。

米 玲 呃 。

**雷** **子** **一起去?**

〔米玲又不起身。雷子决绝地推开了门。

〔静场，室内的人愣怔地注视着不速之客。 **雷** **子** 我把米玲送回来了。

**方老师** (走到门口)米玲，坐那儿干什么?回来吧! 〔米玲迟疑地起身，但还是随方老师进了屋。

**方老师** (息事宁人地)好啦好拉!米玲回来啦!

**刘** **强** (头重脚轻地站起)出去!你不走了吗，走了就别回 来，长点记性。

**米** **玲** (怒火复燃)我本来就没想回来。 [欲夺门而出。

雷 子 等一等!(一把把米玲拽到刘强面前)刘强，我可是 把她送回来了，她可是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

要是真的不要她?我要，我现在就把她带走。 米 玲 (挣脱雷子的手)疯了，你发疯了!

〔刘强摇摇晃晃地顶到雷子跟前，二人相峙。

刘 强 (严峻地逼视雷子)你这个流氓，我揍你!(摘眼镜)

方老师，您给我拿着。

**方老师** 刘强，君子动口不动手。

刘 强 他是小人，对小人只能动手不必动口。

〔定眼注视雷子，裸眼模糊，只得又戴上眼镜，脚步不 稳地走向雷子。

高爷爷 (喝止)刘强!人家是客人!看看，人家把你媳妇送 回来了，你还不谢谢人家!(唤雷子)来来，坐下，把 酒满上。(客气地问雷子)用杯子还是用碗?我是用 碗的。

雷 子 (心底有几分敬畏)我用碗。

**高爷爷** 好!痛快!

刘 强 我也用碗，给我一碗!

**高爷爷** 你一边歇着去。高爷爷(与雷子对饮)干啦!小伙子 也成家了?

**雷** **子** (不解其意)成了。

**高爷爷** 成了家就免不了有麻烦，清官难断家务事。谢谢你 送回了米玲，这就算做了一桩好事，余下的麻烦就由 他们自己去解，要打要闹他们自便，就不偏劳你了!

**雷** **子** 不客气，我和米玲是老同学，应该的。

**高爷爷** 是在做生意? **雷** **子** 是 。

**高爷爷** 做生意的人，时间就是金钱，不耽误你啊。 **雷** **子** ( 不再好作别的表示，只得站起)那，我走了。 **方老师** 谢谢你把米玲送回来了。

**高爷爷** (突然看见刘强也站起)你干什么?立都立不住了还

想送客?(对雷子)走吧，不是外人，就不送了。 〔 雷 子 下 。

刘 强 ( 嚷起来)他哪 一 点比我强?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喝酒算什么?我也能用碗。(自斟) 米 玲 (抢夺酒瓶)你不能喝了!

刘 强 走开!(一巴掌把米玲打倒)

高爷爷 (威严地站起)反啦!还打起女人来了!(一把揪住 刘强，扔面口袋似的重重地把刘强摔进沙发中)给我 睁开眼，醒醒!论打你可不是我的对手。(听见米玲 的哭泣，又把威严的眼睛盯住米玲)哭什么?有什么 好哭的?什么了不得的委屈啊，深更半夜往外跑，还 过不过了?坐下!一夜夫妻百日恩，胡闹什么!

〔米玲乖乖地饮泣，坐下，刘强也被震慑住。

**方老师** 好，就得有人来治治你们。 **高爷爷** 不像话。

**方老师** 你今天来得正好，结结实实地给她们上一课。

**高爷爷** 我不是当老师的，不会说。年轻的时候嫌说话麻烦， 用这个(示拳头)三下五除二，痛快!树老根多人老 话多，现在倒想说说了，我也有过小日子，我那女人 没别的长处，就一个听话，家里的粗细活儿，用不着

我说，更用不着我干，她自个儿就知道闷着头做。 **刘** **强** (悲哀地感叹)以前的妇女多好哇!

高爷爷 我上船，她持家，头一年生了个儿子，第二年又生了 个儿子。是老二会走会说以后吧，有一次我们跑上 水，因为重庆的货装得快，船提前一天返回来了，到 万县我上岸买了一张水竹席子，满铺的。多好的席 子，可以睡一辈子，(越说越清醒)下船的时候，我把 席子卷好了挟在手中，走了一会儿，突然感到不对劲 儿，我好像忘掉了什么东西，忘了什么呢?这手是席 子，这手是忠州豆腐乳，没忘啊。心里疑惑着还是往 家里走，恍恍惚惚地，到了家门口，我腾出一只手掏 门钥匙，这一掏才想起来，下船前换衣裳，钥匙在工 作服里没取出来。我只有敲门。你说人的感觉多灵 敏，两下一敲，我就知道坏了!那是秋天，我全身出 着冷汗，额头上冰凉，门开了，我说不出话，也动不 了，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男人从我面前走过，低着头， 一闪就没了。

〔几个人都听呆了。 米 玲 您没看花眼?

**高爷爷** 我恨不得是花了眼!可她在我面前跪下来了，我晓 得这是真的。

**刘** **强** 那后来呢?

**高爷爷** 后来，我找到那个男人，我说，你睡了我老婆，我可以 要你的命。可是我不，我放了你，你想要女人，我给 你找一个。

**方老师** (吃惊地注视着高爷爷)你真给她找了一个?

**高爷爷** 我给他找了一个，还贴了他一点钱，是个乡下女人， 价钱也不贵。我看着他跟这个乡下女人成了亲，回 过头来就把老婆休了。

〔众人震惊。

**方老师** 你可够狠毒的。

高爷爷 人哪，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呀!一个人一辈子做几件 好事容易， 一辈子不做一件对不起人的事，可就难 了!我走的时候，她身子抖得站不住，就靠在门上， 连带着门扇都响了起来。她说她对不起我，可我没 有回头。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家了。今天我向你们坦 白，我在岸上连间房子都没有，人都没有，要房子做 什么?轮船公司给我分房子，分一套，给大儿子了， 又分一套，又给了二儿子。其实我心里的疙瘩已经 软了，我想我的女人也怪可怜的，我给她什么了，不 就在她肚子里留下了两个孩子让她慢慢地生着养 着。我让儿子把这意思带给她，可她就是不肯见我， 一次一次地把我挡回来。我才知道她也是个倔强 人。后来她死了，埋在九峰山上，我去看她，孩子们 照时尚的做派，把她的照片嵌在墓碑上。我看着她， 心想这下你可挡不住我了吧。可她那样看着我，看

**方老师** **高爷爷**

高爷爷

**米** **玲** **刘** **强** **高爷爷**

**高爷爷** **方老师** **高爷爷**

**方老师** **高爷爷**

**方老师** **高爷爷** **方老师** **高爷爷**

得我心里发慌，她还是不愿意我见她，只是躺在地 下，她没法儿挡住我。我再不去了。有两句老话，方 老师你晓得的，百年修得同船渡。

千年修得共枕眠。

到老了才晓得，人这一辈子，最值得去计较，最长远、 最有分量的是什么!

〔舞台凝定了，船笛意韵悠长地划过静谧。良久。

(仿佛经过了老人常有的假寐，又仿佛从呻吟中苏 醒，重新抬起含笑的眼睛)该走啦!还有最后一趟 船，今天晚上就要走啦!

高爷爷，我们送送您。

不用不用，你们去收拾收拾。(推二人进厨房) 〔刘强、米玲会意，收拾盘碗进厨房。

我走了。 老高 … …

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个，是不是说说悄悄话。 说什么?

你看，咱们都一把年纪了，什么面子呀，好强啊，咱们 都把它扔了，现在只要你给我一句话，让我心里有个 底，好吗?

你让我说什么?

还是那句老话，愿意不愿意? 不愿意!

你看你，虽然你62,我都快70,咱们俩身体都这么 好，活上100岁，准没问题。要不，这样，我数一二 三，你要是同意了，啊!你要是不同意，我扭头就走，

|  |  |
| --- | --- |
|  | 再也不回来，好不好，啊!我数了 ……一! 〔刘强、米玲从厨房出，关注二老。  〔方老师摇头不语。 |
| **高爷爷** **米** **玲** | **二** **!** |
|  | 说呀，说呀。 |
| **刘** **强** |  |
| **高爷爷** | 可只剩下最后一个数了，(用力地吐出)三!(见方老 师沉默，倔犟而自尊地紧闭着嘴)唉!你这个老太婆 呀!真没救了，我走了。  〔毅然决然地向门外走去。 |
| **米** **玲** |  |
| 刘 强 | (追出，意欲挽留)高爷爷! |
| **刘** **强** | 高爷爷你听我说，方老师她 …… |
| **高爷爷** | 不!我看，我真的该走了。(用手势阻止住两个年轻 人，下)  〔米玲、刘强返回。 |
| 刘 强 | 方老师、方老师，你怎么不说呢? |
| **方老师** **米** **玲** | (几乎是哭喊出来)我愿意!我愿意! |
| **刘** **强** | (慌忙奔向阳台喊)我愿意!我愿意……呀怎么是我 愿意，是她愿意，她愿意…… !她愿意! |
| **方老师** | 你们，别喊了，以后我自己去对高爷爷说，他能够谅 解我。  〔方老师感激地攥着年轻人的手，泪流满面。少倾， 她步履迟缓地走入右室。舞台上只剩下米玲与刘 强。这是昨晚冲突之后第一次单独相处，双方都有 些不自然，对视一瞬又不约而同地移开目光。还是 |

刘强主动地伸出手来，米玲抬头，仿佛久别重逢，即 熟悉又陌生，但双方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渴望，他们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刘 强 米玲，我们把高爷爷接来吧，开始想把老太太撵出 去，没想到又要接一个老头进来。

米 玲 四个人住，挤是挤了点，不过，只要大家快活。

刘 强 老人还有多少日子，就是我们，就是人这一辈子其实

也并不长，走到一起是缘分。同船过渡吧。 米 玲 同船过渡吧。

〔船笛声深遂地响起，宛若远行人向亲人发出最后的 呼唤。方老师循着船笛声由内室出，她手中拿着一 只纸船，两个年轻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也随着方老 师走上阳台。江风拂面，他们向远处眺望着。

**——剧** **终**

**绝对信号**

高行健



②在为《绝对信号》的演出样式进行艺术构思时，林兆华导 演说：“这个本子同现在通常上演的剧本不一样，既不能用老 的剧作法来要求这个戏，也不能用老办法去演。”高行健同意 林导演的这个意见。公演之后，散了戏也常能听到观众们的 议论：“这和以前看的戏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

先说小剧场的演出形式。六、七十年代，小剧场运动席卷 了欧洲大陆(包括苏联)。如果将来我们也有“小剧场运动” 一 说，它的发端就是一九八二年北京人艺上演的《绝对信号》。

小剧场演出便于、也讲究演员与观众的直接交流。《绝对 信号》的编导很重视发挥这个特点。特别是“进入蜜蜂的现 象”的那段戏，演出本的舞台指示就规定“蜜蜂追随着笑声从 车体中走到观众面前，”而且强调：“这段戏的表演要求与观众 直接交流，甚至走到观众当中去演。”这就和过去对于“舞台交 流”的认识和实践大不一样。过去的话剧演出原则上是不允 许“直接交流”的。关于这个规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员 自我修养》中有明确的说明：“在演出中(和观众)直接交流是



① 1982年11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本。

② 此文为童道明先生为本剧所作导言。

不许可的……(演员)和对手的交流是直接的，有意识的，和观 众的交流则是间接的，是通过和对手的交流进行的，也是无意 识的。”结果是，《绝对信号》的创作者们有意识地打破了传统 话剧关于“舞台交流”的规范。

传统欧洲话剧不允许演员和观众直接交流的原则，也是 和维护“第四堵墙”的幻觉主义戏剧观念相联系的。而《绝对 信号》恰恰是在处处打破舞台幻觉主义，“第四堵墙”在这里荡 然无存。舞台布景极其简略。不了解剧情的观众无法判断他 面前那个四面透空、仅由几根铁架支撑、几把椅子散放着的平 台，究竟是什么所在。演出开始之后，通过角色的表演以及音 响效果，才知道它是一节普通货车的守车。但照样是这个平 台，道具没有增减，只是凭借演员的表演，它又会变成一间新 房，甚至是一条有鱼儿出没的溪水 ……“景随人生”的戏曲美 学原则在这个戏里得到了借鉴和发挥。

《绝对信号》的时间结构也打破了话剧的“现代进行时”的 老例。所谓“现在进行时”,是说戏剧“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 已经完成了的，而是正在完成的事件”(别林斯基语)。《绝对 信号》既表现正在守车里发生的事件，也通过人物回忆闪回而 到过去发生的事件，以及外化人物想像之中的、但实际上并没 有发生的事件。乍一看来，戏剧情节发生在一节守车里，时间 也没有超出一昼夜，当作者向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透视，在舞 台上一再呈现出黑子、小号、蜜蜂的回忆和想像时，便出现了 由现实、回忆和想像(或者说主观幻觉)三个层次的时空叠化 和交错，从而也打乱了传统话剧的“顺时性”时序，也不再全都 按照符合因果关系的叙事逻辑组接戏剧事件，而是诉诸心理 逻辑和多音部交响的结构原则。

《绝对信号》最为引人注目的创新，是把人物内心世界外

化为舞台场面的表现手法。过去，人物的“内心的话”在舞台 上一般都用“画外音”处理。这个戏里的“内心的话”都由角色 自己说出。借用不同的灯光和音响效果，以及不同的面部表 情和读词节奏，间隔出心理的与现实的两个空间层次，把实际 上没有说出的人物“内心的话”和一般的台词对白区别开来。 “内心的话”可以是人物独抒胸臆的内心独白，如小号的“号是 我的第二生命”的独白；也可以是两个人物的风心交流或心理 交锋，成为戏剧冲突的一环，如黑子和蜜蜂在守车里相逢时的 内心交流，又如车长和车匪在最后亮牌之前的心理交锋，都有 很强烈的戏剧效果。

《绝对信号》的语言也颇有特色。它的对话台词都是很生 活化的，但抒情独白则大都染有诗情和哲理的色彩。如车长 的“我跟我的心做伴，我问他答……"小号的“人，只有找到他 自己的旋律……"以及蜜蜂的“多遥远哪，草原的风……”我觉 得剧作者似乎也在运用“凡胸中情不可说……则借词曲以咏 之”的原则，凡属深沉的“内心独白”,都不用一般的口语化台 词平铺直叙，而是用近似散文诗的语言“歌之咏之”。从演出 来看，这几段“内心独白”都收到了因揭示了人物心灵的深处 使观众受到感动的效果。

剧本的作者是通晓西方现代文学的。《绝对信号》也确实 对西方文学的某些手法有所借鉴。除了意识流的运用外，这 个剧本还有象征意味，剧情越往下发展，这“列车”的寓意越发 明显。我们的国家就好比一列把我们带向光辉未来的“列 车”。车长最后说：“我们乘的就是这么趟车，可大家都在这车 上，就要懂得共同去维护列车的安全。”这是点题的话。这个 题旨是积极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这个戏主要是写青年人的。而且可以说，作者是着力于

描写像黑子一类的青年人从几乎失足到重新担负起保卫列车 安全的责任、重新获得做人权利的复杂历程的。但在三个青 年人中恰恰是黑子显得比较单薄，剧本对他最后的壮举似乎 还铺垫得不够。演出上的不足，我以为主要是现实、回忆、想 像这三个层次的衔接有时还嫌拖沓。舞台不像银幕，施展不 了跳接、闪回等“电影技巧”。这是剧本给导演出的艺术难题， 看来一般地采用“暗转”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也许需要求助 于更为大胆的假定性手段。

**(童道明)**

人 物

黑 子 二 十 一 岁 待业青年 小号二十 一 岁 见习车长 蜜蜂二十岁 待业青年

车长五十六岁 车匪 三十七岁

**时** **间：**一个春天的黄昏和夜晚

**地** **点：**一列普通货车的最后一节守车上

〔舞台上是货车的一节守车车厢。暮色中，远近亮着 火车站上的红、蓝、绿、黄的各色信号灯。守车的左 右两头各有一个带铁扶栏的小平台。右面是列车运 行的方向。车厢内，正中向外突出部分是分瞭望列 车运行的窗口， 一张固定在车厢里的靠背椅对着朝

右开的瞭望窗口，靠背椅的右边两步远，有一张固定 的硬席铺位，是供押车人员休息用的。车厢的左右 两头各有一扇可以关闭的门，通往平台。每扇车门 的右手各有个小窗口，窗口下各有一小块突出的工 作台，工作台前各有一张固定的靠背椅。左边椅子 的靠背和坐椅已经被人拆除了，只剩下个铁架子，使 人感觉到这节车厢也刚刚经一个动乱的时代。列车 的紧急制动阀在左边小窗户的上方。

〔黑子上。这是高大结实的小伙子，长得很神气，皮 肤黧黑，一头蓬松的头发，留着绒毛般的小胡子，穿 着朴素，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个性倔犟，又带着几 分野性。他在守车前后转了一圈，见没人，轻声吹了 声口哨。车匪从他背后上。这人中等身材，精瘦，行 动敏捷，是个专搞投机倒把、盗窃走私的惯犯，手狠 心 毒 。

小 号 (接过车长的背包)师傅，等会儿!您这徒弟够勤快 的吧?

车 长 勤快不在嘴皮子上。 小 号 哟，又拍错地方了。

车 长 在家对你老子也这么说话?要不是看在你父亲的面 上，像你这样的徒弟，我早就叫他一边去了。你父亲 让我好好管教你，要是以我在家的脾气，我早把你的 号一脚踩扁了，有你这样处作业还带把号的?

小 号 得，师傅，咱给您也解解闷呀。您瞧咱这破守车，四 面透风，混身乱颤，连盏灯都没有，一进山洞就跟下 地狱似的。师傅，咱也得解解闷呀!

车 长 别贫了，作业时不准吹号。

小 号 不吹就不吹呗。(上车把两个背包和小号放在铺位 上 )

车 长 我验车去了。你看左边。(下)

〔车匪和黑子上。 车 匪 快上去!

**黑** **子** (犹豫地)他们都认识我。 **车** **匪** 能把你吃了?真孙子!

**黑** **子** (烦恼地)孙子就不干了。你上，跟车的是我同学，平 时挺哥儿们的。

车 匪 你还怕把他们的饭碗砸了?(冷笑)他们也没分碗饭 给你吃。熟人更好办，别他妈犯傻，把到手的买卖砸 了 。

〔小号拿个手电筒从车上下来。 小 号 谁 呀 ? 黑 子 !

〔车匪走开，下。

黑 子 小号，真有门呀!当上车长了。 小 号 见习的，跟师傅屁股后头听呵。 黑 子 再听呵不也是车长吗?

小 号 没劲，破守车一进去跟掉进煤筛子里似的，星期天都 没有，连场电影都难得看上，不是什么好差事。

黑 子 可总也是个差事，人想捞还捞不着呢。 小 号 你还在货场干装卸工?

黑子 卖块的，也是临时的，有一天没一天，还不是混呗。

小 号 喂，见到蜜蜂没有?听说她回来过几天又走了，你没 见到她?

黑 子 (支吾地)路上照了个面。

小 号 她怎么样了?

黑 子 没怎么样!黑了些，瘦了，风吹的。

小 号 真是天南海北，长年的野地里，睡的是帐篷，这哪是 女孩子们干的活!心情肯定不好，她没说去找过我?

黑 子 你那两天大概出车了。 小 号 她没提到我?

黑 子 ( 绕开)我们随便扯了扯。 小 号 我那意思你点给她了? 黑 子 什么意思?

小 号 甭装蒜了。旁敲侧击，火力侦察呀。 黑 子 咱打不到点上。

小 号 你说你打了没有吧? 黑 子 你还是自己上阵吧!

小 号 你这块头儿换给我就成了。 黑 子 咱卖了，换你那工作!

小 号 我给你凑点钱，黑子，做小买卖去吧，我发工资啦。

黑子(自嘲)挤小脚老太太的生意，卖大碗茶去?再不，沾

偷车的光，到商店门口拦根绳子，找骑车的主儿讨 钱?这都不要本。

(不胜烦恼，吹了声口哨) 〔车匪在车下出现。〕

车 匪 (向远处)就这趟车，货离守车太近。货在守车前第 三、第四位两节车上。妈的，这小子怕湿鞋，得推他 一把。提防小子翻车，传话叫曹家铺上人。 ……回 来，看我的信号再上车!

〔车匪的同伙下。车匪从暗中走出来。 车 匪 (对小号)师傅，这车哪里去?

小 号 你打听这干吗?

〔 车 匪 递 烟 。 小 号 不抽。

黑 子 来一支。(递上烟盒，自己用嘴刁上一支，掏出电子

打火机，给小号点烟) 小 号 还真挣呢!

黑 子 过一天是一天，不抽白不抽。

车 匪 这师傅，行个好吧，我脚歪了。(有意瞟黑子一眼)积

德 。

黑 子 (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三河坝站吗?我上采石场找 个放炮的活儿去。

小 号 快上去吧，别叫我师傅看见了，老头特别死板。 车 匪 这师傅，麻烦您关照一下，我脚歪了。

小 号 打客票去，守车上不准带闲杂人员，这是制度。

车 匪 小兄弟，帮个忙嘛!我钱包叫小偷摸了，脚又不能 走，都是出门在外的人……

黑 子 让他上吧。

车 匪 (立刻)哎，(对小号)多谢兄弟您了! 小 号 (对黑子)不是，我师傅特教条。

黑 子 甭听他扯蛋的，他就不带人?跟他有关系，有油水可 捞的，还不一句话!

车 匪 多谢了，世上好人不多哇。

小 号 黑子，留点神，老头来了。(下) 车 匪 (恼怒地)你刚才耗什么劲儿? 黑 子 谁耗来着?

车 匪 你怎么不扒车就上? 黑 子 这不上来了!

车 匪 不是我顶着，你就泡汤了! 黑 子 咱还不是那号人。

车 匪 (轻蔑地，故意刺激他)就这两下子，还他妈玩女人! 黑 子 得啦，有完没完!

车 匪 (走到窗口)这儿不错，是车长的位子。

(又换一个窗口)黑子，这儿成，坐这儿来。 黑 子 这不还早吗?

车 匪 你腿肚子已经哆嗦了?

黑 子 (烦躁地)你还要我怎么的?

车 匪 要问起，你我谁也不认识谁!你小子把得住吗? 黑 子 你也太小看人了。你怎么下车?

车 匪 你就甭管了，陪你一程。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呀，跨 过死人你也就不哆嗦了。

黑 子 你是信不过我。

车 匪 我是惦着那笔到手的买卖，别叫你小子给砸了。那 小的你盯着，老的交给我，到时候给上根烟，打个岔， 别让他盯着瞭望窗口，等咱的人一上车，多少箱就到 手了。这些跑车的，几根过滤嘴就打倒了。你听着 捉奸拿双，捉贼拿赃，就是砸锅了，咱两袖清风，你不 认，我不认，能拿住咱个屁!懂吗?

黑 子 ( 不耐烦地)你歇着吧。 车 匪 走着瞧吧。

〔车长和小号从车厢后面上。

车 长 怎么磨蹭到这会儿? 小 号 碰上了一个同学。

车 长 这是在作业，工作呢!(生硬地)看看风管。 小 号 (用手电筒照看车厢底部)都接上了。

车 长 (不满意地)看表去，压力够不够数?

小 号 (上车向黑子)黑子，留点神，老头可找碴呢。(大声

地)够了!

车 长 什么叫够了!

小 号 每平方厘米六公斤呀!

车 长 你得回答准确了，六公斤!够了，够了，我知道你多

少是够了。压力不够，制动阀就得失灵。 小 号 知道。

车 长 知道，你知道什么时候使用紧急制动?什么时候不 能使用?你知道怎样使用制动阀?知道，知道，你知 道多少?动用制动阀是为了避免出大的事故。动好 是一功，动不好是一过。一个车长不是到站送送货 票的，他身上担着整趟列车的行车安全!看发车信

号机! 小 号 亮了!

车 长 (挑剔地)红灯也是亮的? 小 号 绿灯。

车 长 这叫“发车信号良好”,叫“发车信号良好”!你好好

说 。

小 号 (大声重复)发车信号良好!

车 长 这叫自我应和。都要出声，为加深印象，免得自己走 神，发错了信号。咱们手上这盏灯关系到铁路线的 安全，不是三斤、五两、十块、八块的，就是把命搭上， 你也赔不起!给司机发车信号。你把旗子打开!

〔车长上守车。(小号举旗、划圈。)

车 长 (看见黑子)有乘车证吗? 黑 子 张师傅，您好。

车 长 我问你有乘车证吗? 黑 子 我父亲认识您。

车 长 我不认识你。

黑 子 (站起来)我是他儿子。 〔小号上守车。

车 长 我知道你是他儿子，你父亲退休，你顶替了?

黑 子 我姐姐顶替了，我在咱们车辆段货场上打临时工。 车 长 没证件就下去!

黑 子 (嘻笑地掏烟)我敬您一支还不行?

车 长 年纪轻轻的，就学会了这个。谁让你上车的?(对小 号)你不知道守车的规章?不准带闲杂人员!

黑 子 是我自己扒上来的。

车 长 怎么扒上来的，怎么下去。

小号 师傅，人家去三河坝采石场找工作，都是铁路职工的 子弟。

车 长 铁路职工光咱们局有几十万，谁没子女、亲戚、朋友? 你带得过来吗?

小 号 我们是老同学。

车 长 我就只认证件不认人。我当车长二十六年来，就凭 这条，还没出过一次重大事故!

车 长 (转身见车门后面坐在角落的车匪)这也是你让上 的?

小 号 (对车匪)你下去吧!

车 匪 (一副可怜相)这老师傅，我提包叫人偷了…… 车 长 找派出所去，我不是民警。

车 匪 (仍然蹲着，乞求地)说实在的，没钱打票了，钱和粮 票都叫人偷了，我把包搁在柜台上，一转身就……

车 长 下去，叫你下去! 车 匪 (抱脚)哎!

车 长 你再不起来，别怪我不客气了，(对小号)把他赶下 去!

小 号 (吓唬他)你再不起来!

车 匪 师傅，脚歪了。

车 长 小号发停车信号。

〔车厢晃动了一下，列车起动。

车 长 这车成收容所、医务站啦!(对小号)找你爸爸去，赶 明儿你别跟我的班。

车 匪 您别怪这位小兄弟，我实在走不了，难为您了。咱不 是那号白乘车的主儿，咱跑采购的，这条线路常来常 往，赶下回， 一定找您补票。您要是捎个山货海味， 就朝我说了，这师傅，您贵姓呀?

车 长 别同我臭贫啦，你们这号人我见多了。让开!到铺 位上坐着去。

车 匪 多谢您了，师傅!(坐到铺位上)

车 长 没有乘车证，不准上守车，这都有规章。正经的办事 人也不会扒守车。上来的不是揩公家的油的，就是 搞歪门邪道的。你不沾他，他要沾你。这句话，规章 上没有，可你记住了没错。大的不说，那跑单帮做买 卖的，师傅长，师傅短，塞你两斤花生米，你收不收? 你独立作业，车上就你一个人，心想不收白不收，有 了二斤就有四斤，四十斤，小伙子，你这辈子就算栽

在这上头啦!

小 号 您讲的太邪乎了。

车 长 还是讲的邪乎点儿好。(掏出行车记录本，在左边窗

前坐下，作记录，自言自语)十八点二十五分正点发 车。

〔静场。天渐渐黑了，车厢内光线渐暗，列车缓慢的、 单调的行驶声。

小 号 你长年累月，白天黑夜，总一个人在守车上待着，没 个伴儿不寂寞?

车 长 我同我的心作伴，我问它答。小伙子，你这才几天? 倒感到寂寞了。这车上我都干了二十六年了，还不 算这以前在铁路上干的别的差事。二十六年来，我 没有一天在家超过十二小时的。除了我结婚那嗒， 请过三天假，我就再没请过假，有点头疼脑热的也都 扛着，好在我一身的骨头还硬朗。干我们这行， 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没有节假日一说。年三十晚上都总 在跑车，我跟我的老伴也是常年不照面的，她工厂也 三班倒。习惯了，也就不觉得怎样了。我天天就这 么蹲在守车里，冬天对着个火炉子，夏天迎着风。有 月亮的时候看月亮，没有月亮看山的影子和灯光。 大半辈子就这么过来的，像根生锈的道钉，还算牢 实。小伙子，这就是工作。

小 号 (对黑子)你听到没有?像个机器一样，这哪是人干 的活儿，一辈子就这样交待了。

车 长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你这才二十冒头，刚工作就当上 了见习车长，不挑三拣四!你是亏了有个当局长的 好老子。我不是说你父亲怎样，哪个不指望他孩子 有个好工作?早先，要是当个车长，从挂钩到提钩的 制动员，到连接员、调度员，一步一步的，不熬个十年 八年的，没门儿。

小 号 你这是老皇历了，都像您这样，年轻人就甭活了。时 代变啦，人家外国早都电汽机车了，自动化了，这提 钩挂钩都不用人，连蒸汽机车都该进博物馆了。

车 长 我倒是想进博物馆，咱这行五十五岁就该退休，我都 五十六了，剩下的日子，也该守老伴了。我要有儿 子，早把位置让出来了。

〔静场。列车单调的振荡声。

黑 子 (不自在，找话题)小号，你还吹你的号吗?

小 号 行车的时候咱师傅不让。到了住勤点，人都睡觉的 睡觉，休息的休息，也没法儿练。(朝黑子挤挤眼，故 意气车长)都是大野地里，没作业的时候，吹吹碍谁 事了。

**黑** **子** (唆使地)来 一 段听听。 **车** **匪** (闷声地)好!

〔小号拿起号，车长打断了他。 车 长 (满肚子不高兴)进站啦。

〔列车摇晃着。 小 号 (扫兴地)知道。

车 长 知道，知道，都给我滚下车去!(自己拿信号灯到车 门口去)

黑 子 (不安地)这老帮子又火了。

小 号 甭管他。就他穷规矩多，年轻人没他顺眼的。他就

要你跟在他后面抬举他，装孙子，他就高兴。

小 号 (张望了一下)临时停车，线路叫客车占着呢。别动

啊!这车说开就开。 〔蜜蜂拎着饭盒跑上。

蜜 蜂 (对站在车门外的车长)师傅，我赶我的蜜蜂车去!

我去给大伙买饭，排了半天的队，漏乘了，捎一个吧。

〔黑子闻声一惊，注意地听。 车 长 不行。

蜜 蜂 我有押运证。

车 长 有押运证也不行，我这车不带女的。 蜜 蜂 师傅，您看，这押运证。

车 长 不行就是不行。

车 匪 你怎么了，没见过女人是怎么的?坐下! 〔黑子坐下，十分不安。

蜜 蜂 给您说句好话，求求您也不行吗?

小 号 (闻声)蜜蜂姑娘!(跳起，跑到车厢的右边，打开车 门)蜜蜂，这边上!

〔黑子站起又无处躲避。

车 匪 看你丧魂落魄的，什么也别对她说，别叫她坏了事! 〔列车起动。黑子侧身，面朝窗外，车匪把脚搁在铺 位上，注意着黑子。

车 长(对小号)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 小 号 (嘻笑地)当然您说了算啦!

蜜 蜂 喏，给您看押运证!

车 长 夜间行车不准上单身妇女，守车上不准带闲人。 蜜 蜂 真 逗 。

小 号 师傅，您这是哪条规定!人家有押运证。 车 长 我的规矩，是在我车上，我在作业。

小 号 您看着办吧，车开了，您总不能叫人跳车吧!

车 长 这守车成什么了?我要找您老子去，别跟我的班了! 小 号 (顶撞地)甭管跟谁的班，人家有押运证也得让人家

上车。

蜜 蜂 (低声地)真讨厌。

车 长 姑娘，我是为你好!你这样乱扒车是早晚要吃亏的! “人心是恶的”,话不中听，比“人心都是肉长的”要管 用 。

小 号 看您说哪儿去了，我们是同学。

车 长 我也是为你好!要不是你老子亲自托付给我，我管 你这些?这是我们老车长多年行车的经验，过去夜

间行车不是没出过那种事儿 …… 小 号 行啦，那您说该怎么办吧。

车 长 姑娘，你听着，不是我老了招人讨厌，往后不能单身 一个人夜间随便见车就上。

蜜 蜂 (点头，等车长走后，立刻低声地)真想不到，我高兴 死了。

小 号 我在路上碰上你弟弟，说你回来过，你怎么招呼也不 打一个?

蜜 蜂 (抿嘴笑)这不是见到了吗? 小 号 太不够意思!

蜜 蜂 哟，真对不起!(调皮地)可咱们在这儿见到了还不 一样?不是更有意思?(立刻收敛地)真的，见到你

真高兴。 小 号 真的?

蜜蜂(转话题)真的，你的工作一 定很有意思吧，当车长

啦?

小 号 见习的。

蜜 蜂 同我们到处流浪的，是不一样啊!穿上一身制服，等

胸前再挂上个车长的牌子，就该不认识咱们啦! 小 号 算了吧，蜜蜂，别对我来这副腔调。

蜜 蜂 别生气，我可没有挖苦你的意思呀! 小 号 你看，还有谁在?

蜜 蜂 (惊喜地)黑子!

黑 子 (转过脸，抑制着自己失措的神情，尽量平淡地)你 好!

蜜 蜂 (声音更轻，像回声)你好! 小 号 我们有半年没见面了。

蜜 蜂 (摆出大姑娘矜持的样子)是的。秋天，冬天，又是春

天 。

黑 子 (冷冷地)春天也是人家的。 小 号 黑子，别煞风景了。

蜜 蜂 黑子，你哪去呀? 黑 子 找饭碗去!

小 号 (依然热情地)养蜂队的姑娘们都好吗?过得惯这种 流浪生活?

蜜 蜂 (情绪低落，心不在焉地)老爷子很高兴，有这群快活 的姑娘整天围着他转。

小 号 我问的是蜜蜂姑娘们，没有小伙子，你们不寂寞吗?

蜜 蜂 我们有蜜蜂作伴。我们把蜜蜂叫流浪汉，我们就流 浪姐儿们，(止不住又恢复了热情的天性，兴奋地) 喔，你们不知道春天有多美，我们在山谷里整整待了 二十天，满山都是映山红，在阳光下，红得像胭脂，红 得叫人心醉。喔，有花儿的地方就有蜜蜂；蜜蜂飞到 的地方，就有我们蜂姐儿。我们姑娘们在一起可疯 呢，真是疯姐儿，我们自己编歌儿，想到什么就唱什

么,说话也唱，干活也唱。 小 号 唱一个吧。

蜜 蜂 别价。都是我们蜂姐儿们的歌儿，你们不知道，顶风 吆喝就得唱，声音才送得出去，在山谷里有回声，啊， 你们听见过回声吗!像是自己的声音，又不全像，你 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喔，小号，你还吹号吗，给我们 伴奏那才棒哪，不像你们家单元房，左邻右舍，前楼 后楼，关着门窗人家也嫌吵，跟我们吹号去吧。

小 号 可惜你们不收，收我就去! 蜜 蜂 咱们容得下你这位车长吗! 小 号 又来了!

蜜 蜂那是我们姑娘们的天地。 小 号 不伙子也不要?

蜜 蜂不要，一个也不要! 小 号 只要老爷儿们?

蜜 蜂 就要老爷们。说真的，咱们带队的关大爷可真是个

好老大爷，他还教我们念唐诗来着。 小 号 你们这又哪里去?

蜜 蜂 赶花期去呀!油菜花开了，金黄的一片，嗡嗡的蜜蜂

声，在耳边转，真醉人，油菜花酿的蜜可香呢! 小 号 你们够浪漫的啊!

蜜 蜂 当然浪漫。这么广大的世界，都叫咱们碰到一起了， 茫茫的夜色中，在一节守车的车厢里，(说给黑子听) 您这位车长，捎带两个乘客，一位是打货票的流浪姐

儿，一位兴许是不打票的流浪汉 …… 小 号 蜜蜂，你的嘴可真不饶人。

蜜蜂谁叫咱们是蜂姐儿呢?蜜蜂可是会蜇人的啊! 小 号 别忘了，蜂蜜是甜的。

蜜 蜂 别腻味了。

〔迎面来车，列车交会时的轰响。

车 长 会车去!(对小号)守车上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要 说，赶明儿个到公园里去。

〔小号拿信号灯走到车门口，等着会车，列车交会时 快速的节奏和巨大的轰响，蜜蜂凝视着黑子。 一束 白光照着蜜蜂的脸，列车交会的声音突然减弱，蜜蜂 急速的心跳声越来越响。以下是他们俩的心声，演 员在表演时应使注意力高度集中，同时用眼神说话， 对话可以用气声，以区别这以前的表演。

蜜 蜂 (内心的话)黑子，你怎么啦?你不高兴见到我?

〔这束白光又移到黑子的脸上，黑子躲避蜜蜂的目 光。黑子强劲的心跳声。

黑 子 (内心的话)你来得真不是时候，(立刻又柔情地)蜜 蜂 ……

〔两人都在白色的光圈中，互相凝视，两颗心“怦怦” 跳动的巨大的声音。

蜜 蜂 (内心的话)你为什么不说话?

黑 子 (内心的话)不要问!(爆发地)啊，蜜蜂，什么也别 问，就这么看着我!

蜜 蜂 (内心的话，闭上眼睛)你想我吗? 黑 子 (内心的话，点头)想。

蜜 蜂 (内心的话，缓缓睁开眼睛)我也是，想极了，没有一

天不想，每时每刻……

黑 子 (内心的话)真想拥抱你。

蜜 蜂 (内心的话)别这样，对我说点什么吧! 黑 子 (内心的话)真想你!

蜜 蜂 (内心的话)朝我笑一笑。

黑 子 (内心的话，转过脸)真捉弄人，这就是我的命。 蜜 蜂 (内心的话，祈求地)你笑一笑!

黑 子 (内心的话，望着她)我笑不起来。

蜜 蜂 (内心的话)你一丝笑容也没有……

黑 子 (内心的话)蜜蜂……(不自然地苦笑)

〔蜜蜂忍受不了，把头扭过去，白色的光圈跟着消逝。 交会的列车驶过，心跳声也骤然消失，两人恢复常 态，依然坐着，谁也不望着谁，列车行驶的节奏声比 这之前行车节奏多了一个停顿，即半拍的休止。

车 长 姑娘，你是待业青年养蜂队的?

蜜 蜂 (心不在焉)噢，多谢您关照，我去给姑娘打饭，排了 半天队，给漏了乘了。

车 长你也是铁路职工子弟? 蜜 蜂 我父亲是跑客车的。

车 长 当个列车员，女孩子倒挺合适的，你怎么没顶替呢? 蜜 蜂 他今年才五十。

车 长 那是顶替不了。养蜂这活儿得长年在野外，可不是

女孩子干的活呀。

蜜 蜂 有人说马路上摆个摊子，做小买卖去，成天见人就吆 喝，更寒殄。(望黑子一眼)咱不愿现这个眼。

车 长 一个姑娘家，长年在外，餐风宿露的，总不是事。你 家里放心得下吗?

蜜 蜂 家里还有弟妹三个，我这么大的人了，总不能待在家

里吃闲饭，您说呢? 车 长 倒也是。

蜜 蜂 人吃的是这份志气。

车 长 可话说回来了，一个姑娘家早晚总得成个家吧?

蜜 蜂 师傅，看样子您要给我说对象呢!(笑) 车 长 已经有了?

蜜 蜂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笑)您真逗!

车 长 要是看中了，就别逗着玩，得认认真真的。

蜜 蜂 是得认认真真的。先得看有没有个正经工作；再问 问有没有房子——一过日子总得有地方住呀；房里 也不能空荡荡的，好歹说得过去，有那么几件家具。 要不就那么点工资，过日子都凑合，往后怎么置得 起?

车 长 是呀，现今娶个媳妇没个千儿八百的，还真娶不起。

**蜜** **蜂** 您还说少了呢，还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录音机、 电视机呢。关键是有个好丈人。丈母娘得是洗尿片 子，看孩子的。(笑)您看我这儿说相声呢!(正经 地)不是所有的姑娘都这么贱气，千儿八百的就能买 得来的。没有真正的感情是什么也白搭!师傅，您 说是吗?

车 长 是这话，姑娘，像你这样的姑娘不多见啊!

蜜 蜂 那是，您并不了解我们。(说给黑子听)一个女孩子 真要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就是住帐篷，喝白菜汤，也 照样能过。您说是么?

车 长 干吗喝白菜汤呀?这么好的姑娘，准能找到个好小 伙子，配得上你。(对小号)都听见啦?好好干，过不 了一年就能当上个车长了。这可是正正经经的工作 啊!进站了，回信号。

**车** **匪** 我出去透透气!

**车** **长** 在车上走道得留神。

〔小号走上平台。车站上的灯光从瞭望窗口照在黑

子脸上，黑子眯起眼。列车进岔道，摇晃着。令人烦 躁的撞击声，行车的节奏仿佛破碎了。小号站在平 台上，向站上回信号，列车出站，车箱里立刻变得昏 暗了。黑子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仿佛要入睡的样 子，舞台上全黑。以下是黑子的回忆。舞台中央，蓝 色的光圈中，黑子拥抱着蜜蜂，闭着眼睛。以下的表 演，尤其是前面的一段，是有节制的，声音遥远，动作 也较少，以便同现实相区别。

蜜 蜂 (推开黑子)你听，鱼跳水的声音。 黑 子 太静了!我更喜欢海。

蜜 蜂 我们将来到海边上去玩吧!

黑 子 我们结婚的那天，向大海宣布我们的婚礼! 蜜 蜂 (偎依着他)黑子，你真好。

黑 子 (陶醉地抱住她)我要娶你。 蜜 蜂 唔 。

黑 子 你不相信? 蜜 蜂 (点头)相信。

黑 子 将来我们也得有个家。

蜜 蜂 将来等你找到了工作，我想那时候我也会有工作的， 咱们就可以结婚。

黑 子 别这么说。这都已经过去了。

黑 子 我也得自私点，为什么就该着我牺牲? 蜜 蜂 我不愿意你怨恨你姐姐，她怪可怜的。

黑 子 谁可怜我们?我倒是想不那么自私，可不自私谁管 我呀!

蜜 蜂 你不是说你最讨厌人可怜你吗?只要我们在一起， 只要你爱我，我就幸福极了。

**黑** **子** 傻丫头，我们得活下去呀!我不该把工作让给她，她 的朋友已经有工作了，他们可以过得下去!

**蜜** **蜂** 我也可以挣钱去，合作摊贩不知道还要不要人?你 去不去?

**黑** **子** 见人就吆喝，“卖了!卖了!”寒穆，我不干那事儿。 我到车站货场上去卖块儿，也比这强。我想像得出

你父亲是一副什么脸色。

**蜜** **蜂** 咱们俩的事，咱们自己做主。

**黑** **子** 你父亲绝不会同意的，他已经说了，不让我再跨进你 家门槛 。

**蜜** **蜂** (立刻)他没这么说过……

**黑** **子** (打断她)他说了，他还叫人传话给我老子听：叫他们 家黑子别再上我们家串门了。他娶的起我们家姑娘 吗?我不能叫我们家姑娘喝西北风去!

**蜜** **蜂** 我们俩的事，他管不着，这又不是他们那个年代! **黑** **子** 我真想弄把钱朝他砸过去。

**蜜** **蜂** (偎依着，轻声地)无论如何，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黑 子 你不后悔吗?

蜜 蜂 不后悔。

黑 子 可我要找不到工作呢? **蜜** **蜂** 那我也等你一辈子。

黑 子 那不耽误了你一辈子，叫你太痛苦了…… **蜜** **蜂**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你还不相信?

黑 子 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比别人生活 得更好?

**黑** **子** (沉思地)我得弄到一笔钱，等我有了钱，我们就结 婚，我们得像个样地结婚!也让你爸爸看看……

蜜 蜂 你别提他了。

黑 子 我不能委屈了你，让你跟着我受苦。 蜜 蜂 黑子，别这么说，我愿意。

黑 子 不!我不愿意。这之前，你不要把我们的关系告诉 小 号 。

蜜 蜂 (闭上眼睛，撒娇地)我要让他明白，让他死了那份

*心* *。*

黑 子 (急躁地)不要告诉他! 蜜 蜂 (也凝视着他)为什么?

黑 子 (和缓地)等我们结婚的时候再告诉他。你答应我。 蜜 蜂 (固执地摇头)我不!

黑 子 (抓住她的胳膊，摇着她)你答应我!你明白吗? 蜜 蜂 (猛烈地摇头)不明白!

黑 子 (迟疑地)小号对我说过…… 蜜 蜂 (扬起眉头)说什么?

黑 子 说他爱你……

黑 子 (发狠地)你同他在一起会比跟我幸福的!

蜜 蜂 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使劲 挣脱他，呜咽着跑下)

〔黑子呆望着她消失在黑暗中。车匪进入光圈，从背

后一巴掌猛拍黑子的肩膀。 黑 子 蜜蜂!蜜蜂!

黑 子 (把他的手从肩上扳开)你认错人了。 车 匪 发什么呆呀?

黑 子 碍你什么事? 车 匪 喝一杯去。

黑 子 我不认识你。

车 匪 交个朋友嘛。

黑 子 你喝多了吧?!

车 匪 海量。找个酒伴。 黑 子 我不喝酒。

车 匪 是不喝，还是不能喝? 黑 子 不少喝，你请得起吗?

车 匪 今儿个这酒我管够了，你货场上没活吧? 黑 子 你怎么知道我在货场上?

车 匪 你不是扛大个、卖块的?小兄弟，想找你帮个忙。 黑 子 没白喝的?

车 匪 (掏香烟，递给他一支，自己刁一支，把剩下的一盒烟 往黑子口袋里一塞)不瞒你说，我看中了你这个劲，

是个可以交朋友的。 车 匪 缺钱花吗?

黑 子 (想了想)少了不干。 车 匪 千儿八百的干不干?

黑 子 (犹豫了一下)好像还少了点儿。 车 匪 你好大的胃口啊。

黑 子 有这么个块儿在。 车 匪 你说个数。

黑 子 够娶个媳妇的。

车 匪 想玩女人啦?够你玩的。(笑)不止一个。咱这朋友 交得吧?喝一杯去。这趟干好了，我带你到广州特 区去一趟。弄批洋货回来。从女人戴的金表，到穿 到大腿根的丝袜子，那娘儿们要的可就全有了。(车 匪推黑子下)

〔蓝色的光圈骤灭。昏黄的光线中，黑子仍坐在椅子

上，手扶着头。蜜蜂低头坐着。蹲在车门边上的车 匪，伸直了两腿，摆出更舒服的样子。小号拿灯光从 平台上进入车厢，碰着车匪伸直的腿。

小 号 (心情烦躁，对车匪)你堵在门口，妨碍作业。

车 匪 ( 立即)哎。(蹲坐起，仍懒洋洋地待在车门口边

上。)

小 号 (挑剔地)叫你里面待着去! 车 匪 哎，这师傅，我脚不好使。

车长你懂不懂规矩?让你坐车就算便宜你了。

车 匪 就过去，就过去。(立刻站起，乖顺地让过车长)

车 长(走到车门口瞭望，对小号)快要进入山区了。当好

一个车长，不光是发发信号，还要熟悉地形和线路， 困了?

小 号 这不听着那吗。

车 长 特别是夜间作业，外面看不清楚，就要凭脑子算时 间。要知道哪里有个多大的弯道，哪里有岔道。就 是闭上眼睛，走到哪里也心中有数，遇到情况，就知 道该怎样处理。直线看装载，弯道看运行。咱们这 些货车都还没有轴承，摩擦生热，弄不好油箱就会起

火。第七位上是“角八”——“角八”。 小 号 (重复)角八。

车 长 是爆炸物的代号，特别要注意!(发现车匪站在车门 边上听，瞟了他一眼)不是叫你过去，里面坐着?(车 匪向车厢里走去)减速了。姑娘，扶好!当心，岔道! 〔列车剧烈地摇晃着，车匪利索地倒脚，八字步伐，这

表明他脚并没毛病，而且是懂得跑车的门道的。 车 长 (打量着车匪)你脚下挺好使的嘛!

〔车匪立刻站住不动了，突然意识到露了马脚，便就 地蹲坐下去。

车 长 (接过小号手上的灯，小号愣了一下，尚未明白其意) 给我。(对车匪)到那头坐着去!(拿灯照着车匪。 车匪一瘸一拐地走到车厢里，扶着板壁坐下。车长

又拿灯晃了一下黑子，黑子手扶着头)撞脑袋了? 黑 子 (愣了一下)没有，有点困。

车 长 (开始有意识地观察黑子)这才几点钟，你倒困了? 黑 子 没吃晚饭。

车 长 有钱抽高级香烟，倒没钱吃饭。你别在瞭望窗口坐 着，司机撂把闸，能叫你把脑袋撞出玻璃外面去。不 死也弄个满脸血。

黑 子 (头离开窗口)您真会吓人。

车 长 我总是把话说在头里，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的。小 口子不堵，大口子难保。

**黑** **子** (说笑地)大叔，您可真有说的。(边往窗口椅子上 坐)

车长 那不是你坐的地方，上里边坐着去。

车 长 (黑子不得已站起来。车长望着他坐到铺位上，转身 又对小号)守车上带闲人出事的，有的是。头半个 月，有个杀人犯，就是坐守车跑了的。

〔黑子心一动。车匪看了黑子一眼，镇定地靠在板壁 上，装出更自在的样子。

小 号 抓到没有? 车 长 正在通缉。

黑 子 (恢复了镇定)那车长也太笨蛋了。

车 长 他倒是不笨。事情就出在贪小利上。坏人干坏事，

他老觉得自己聪明。跑不了，早晚得逮着。 黑 子 您怎么肯定就能抓得到?

车 长 所有的口岸都布上了哨，他只要一活动，就跑不了。 黑 子 这沿线车站也布了哨?

车 长 每个站口都有等着他归案的。

黑 子 (冷笑)照您这么说，上守车的就没有好人了。

车 长 我倒希望都是好人，可人心隔肚皮，不到时候看不 清。

小 号 您见谁都怀疑!

车 长 多长个心眼没坏处，尤其是这夜间行车。

黑 子 (神情泰然，靠在板壁上)您是不是也不相信我?怀 疑我?

车 长没这么说。总归，正经办事的没人愿扒车的。(对小 号)守车上今后不准带闲人。(小号无言。向小号递 个眼色。两人到车门外去了)

车 长 (压低了声音)那家伙刚才倒脚你没看见?老跑车的

油子，你注意点!黑子跟他一起上来的? 小 号 我们是老同学了。

车 长 老同学怎么了?现在爹妈都保不住。 车 匪 黑子，趁老家伙不在到窗口去。

黑 子 到曹家铺还早着呢! 车 匪 少废话，过去!

蜜 蜂 (解开饭盒子，对黑子)你没吃晚饭，我这里有包子。 黑 子 我不想吃。

蜜 蜂 你不舒服?

黑 子 (连忙)没有。 蜜 蜂 黑子。

**黑** **子** 嗯?

蜜 蜂 你变了。 黑 子 什么?

蜜蜂(恳求地)黑子 … … 黑 子 别说了，不是地方。

蜜 蜂 为什么? 黑 子 你不用问。

蜜 蜂 你干吗这种语气? 黑 子 怎么了?

蜜 蜂 你有心事。

黑 子 没有。(停顿) 蜜 蜂 你同我说话呀!

**黑** **子** (急躁地)别说了，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蜜** **蜂** (伤心地)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黑 子 我没怎么。

**蜜** **蜂** (肯定地)你变了! **黑** **子** 你胡说些什么!

**蜜** **蜂** 你变心了。 黑 子 哪儿的话。

蜜 蜂 你准是看上别的姑娘了。 黑 子 你瞎说

蜜 蜂 ( 期待地)对我说句温暖的话—— 黑 子 (勉强地)我想你。

蜜 蜂 是真的?

黑 子 我还能骗你?

蜜蜂(突然发作)不，我不听，你骗我! 黑 子 轻 点

蜜 蜂 你怕什么?

黑 子 小号会听见的。 蜜 蜂 听见又怎么了?

黑 子 (急躁地)你答应我，不要让小号知道我们的关系。 蜜 蜂 我什么也没说。(猛地抬头)他知道了又怎样?

黑 子 (痛苦地)不能让他知道，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傻丫头



蜜 蜂 我不傻。(低头)

黑 子 你怎么啦，啊?你哭了…… 蜜 蜂 (咬住手指头)没有。(停顿)

黑 子 把脸转过来，让我看看。

蜜 蜂 真的没有，什么也没有……

黑 子 转过来!让我看看，别哭。(看着车门口，着急，发 火)你发什么傻?别哭!

蜜 蜂 你听，你听，你那口气!你不爱我了，不爱了。 黑 子 你再哭我就揍你。

蜜 蜂 我就哭，我真想放声大哭，你让我哭吧!心里痛快。 黑 子 不行，现在不行。

蜜 蜂 我不会出声的。(压抑着，啜泣)

车 匪 (故意擤一把鼻涕)啊切!这婆婆妈妈的，真他妈的 没劲!

黑 子 (看了看车匪)车厢里还有人呢。 蜜 蜂 有人又怕什么?

黑 子 你镇定些好不好?这不是时候，你听见没有?(用手 掌给她擦眼泪)

蜜 蜂 (抓住他的手，热切地)黑子，我们一起去养蜜蜂吧。 我什么也不需要，不要房子，不要家具，只要我们在

一起。我们可以像养蜂人那样，一家人只带个帐篷， 在哪儿都可以安家，我见过不少养蜂的人，人家就是 这样，不也过来了?黑子，你答应我，跟我结婚，你还 怕什么?(停顿)我这就告诉他，告诉小号。

**黑** **子** 你犯糊涂了。

蜜 蜂 你才犯糊涂呢。你为什么不让我讲?我就讲!(黑 子打她一巴掌)啊!你打我，你打我了，你从来还没 打过我，可你真打了……

**黑** **子** (惶恐地)我不知道我的手这么重。

**蜜** **蜂** 给我走开!你变心了，你要把我推给小号，你爱我原 来是假的，你真狠!

车 匪 小同志，忍着点吧，别在车上闹事，好不容易求人上

的车，要叫人轰下去，这点粘糊劲也就都稀啦。

黑 子 去，你滚一边去。(转过来对蜜蜂)原谅我，我真混! 蜜 蜂 你说什么?

黑 子 原谅我吧。

蜜 蜂 我们之间不应该说这种话。你的手劲可真大啊，打 得我耳朵都嗡嗡响哪。

黑 子 (猛地抱住她的头，又连忙推开她)小号会看见的。 **蜜** **蜂** 看见又怕什么?

黑 子 你理智些!

**蜜** **蜂** 我就要让他看见，让他明白，让他死了这份心。 黑 子 怎么又来劲了?

蜜 蜂(离开他)你不爱我了。 黑 子 谁说的?

**蜜** **蜂** 你，从我上车起见到你，你就不对劲。你变心了，你 别解释，我感觉得出来，你不用解释。

黑 子 我起誓，我要是变心，便被火车轧死! 蜜 蜂 (用手堵住他的嘴)

黑 子 要知道，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抱着她的头，吻她 的头发)

〔车长和小号出现在车门口。 车 匪 (故意大声咳嗽)喀!

〔小号靠在门上，装做没有看见。黑子和蜜蜂立刻分 开。

**蜜** **蜂** 他看见了吗?

**黑** **子** 我想看见了，也都听见了。

〔小号进来，态度明显地冷淡了，而且对黑子已存了 戒心。黑子坐回到瞭望窗口。

蜜 蜂 你在干什么呢? 小 号 没干什么。

蜜 蜂 你为什么不说话?

小 号 我在作业?(找话岔开，对车长)师傅，车速是多少? 车 长 千分之二十八的坡度，车速不能超过三十公里，到你

的岗位上去!(停顿)

小 号 (压不住火)黑子，让开!

黑 子 你都听见了?

小 号 都听见什么了? 黑 子 我们刚才的话。

小 号 (尽量平静地)我什么也没听见。 〔列车单调的行驶声，慢板节奏。

黑 子 你肯定听见了。

小 号 我只听见我自己的心还在跳。黑子，你过去，这是我 的位置。

黑 子 车长的位置? 小 号 也可以这么说。

黑 子 先站一会吧，你已经有你的位置了，借我坐一会。

车 长(卷烟叶子，点火，提醒小号)不要忘了，你的岗位，你 的职责!

车 匪 (立刻打岔)这师傅，对不起，借个火。(瘸着腿，到车 长跟前)

〔车长借点火的机会，第二次注意观察他。 小 号 请你让我工作。

黑 子 我要是不让呢? 小 号 让开!

〔车长和车匪都默默地盯住黑子。 黑 子 怎么着?

蜜 蜂 黑子，你怎么啦?

黑 子 (坐在椅子上，叉开腿，嘻笑着)我同他闹着玩的。 小 号 (拉他)你让我工作!

蜜 蜂 小号，我请你原谅他，你知道他的心情不好。 小 号 没你的事。

蜜 蜂 我请你原谅我。 小 号 你一边去吧! 蜜 蜂 小号……

黑 子 别对她这样，拿出点男子汉的气魄来!

车 长 (对黑子厉声地)你再妨碍工作，我叫你下一站就下 去。

小 号 (为黑子开脱)师傅，没事，我们逗着玩惯了。 车 长 这是工作，不是逗着玩。

车 匪 (立刻打哈欠)哦——啊——颠得真叫人发困啊。小

伙子们，叫个劲，哪个赢了，这姑娘就归谁，怎么样? 嗯?

车 长 (看了车匪一眼，已经觉察到他同黑子之间的呼应) 守车上不是闹这些名堂的地方!

小 号 (使劲抱住黑子的腰拖他。黑子用脚抵住。)师傅发 火了，你快让开吧!(摸到黑子腰上的腰匕首，一惊，

冷笑)带着家伙呢!

黑 子 要看看吗?(掏出匕首)

〔车匪霍地站了起来。车长转身看他。 蜜 蜂 黑子!

车 匪 (见空气缓和)脚都蹲得发麻了。 车 长 坐下!

〔车匪坐下，捶腿。 小 号 别以为我怕你。

黑 子 放心，不是对付你小号的。我黑子还不是这么不够 朋友的人。

蜜 蜂 黑子，给我看看!(接过匕首) 黑 子 喜欢吗?送你。

蜜 蜂 (害怕地)不!黑子，我不要，你带这个干什么?

黑 子 护身的。还能用割肉吃，牛羊肉、马肉，都割着吃。 你们吃过马肉吗?(不自然地笑)你放蜂子，夏天不 也到内蒙草地上去过吗?

蜜 蜂 (把匕首还给黑子)我不要，你快把它扔了吧。 小 号 (对黑子)把你这套收起来吧。

黑 子 行，这是你车长的位置，你坐。(站起来，把匕首插进 腰里)

蜜 蜂 黑子，你真吓人，这样不好。

小 号(苦笑)据说，这最能赢得姑娘们的心。

黑 子 抽支烟吧!(向小号递过烟盒，自己也取过一支，掏 出打火机给小号点烟)

车 匪 (见车长盯住黑子，对车长打哈哈)瞧见没有，现在这 帮年轻人，动不动就玩刀子。

车 长 (冷冰冰地)这是玩命呢，不要年纪轻轻的就坑了自 己，死了屁都不值。

黑 子 本来屁都不值，活着都是多余的。

车 长 (审视黑子)年轻人，我也是从这年纪过来的。我过 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不要脑袋瓜子一时发热，钻 进去就出不来了，我见过的多呢。扒车摔死的我也 不是没见过，不就一念之差吗?头发丝上的事，在刀 尖上跳舞难保不扎死的。你才二十出头，二十后面 还有三十，三十后面还有四十、五十、六十。国家这 些年有困难，不能一下子都给你们安排上工作。 一 年、两年没工作，国家总会好起来，总不会叫你们一 辈子没有工作的吧?

车 匪 现今的年轻人还不是过一天混一天，在家吃闲饭不 说。就是有工作，那三十块钱，够他们扑腾的，哪知 道过日子吃腌酸菜的滋味?人生在世图个什么?图 个快活。也难怪他们去偷、去抢，没法子呀。

车 长 偷人一个钱包，钱，十块钱，百十块，有过一回，心里 就黑啦。花起来，不就十天、个把月?就算一千块， 能花多少日子，你这辈子就洗不干净了。人生在世 就图个正派，清清白白地活在世上，老老实实地做 人，别走那歪门邪道的，那长不了!

车 匪 这老师傅的话对。要都听了您的，就成君子国了，咱

这出门在外，也不会遭罪受，弄得打张票的钱都没 有，真他娘的!

车 长 (对车匪厉声地)坐到拐角里去!(注视着他。车匪 不明其意，挪开身子，离他远些)说的是对面!(车匪 望着他)叫你坐到对面拐角里去。(车匪站起来，回

头望着他)坐过去! 车 匪 这师傅，您……

车 长 这是规矩。

车 匪 我碍您事了?

车 长 这是夜间行车的规矩。叫你坐过去，你就坐过去。 (车匪刚走一步，车长立刻用灯照看他。车匪马上站 住，回头)走呀!

**车** **匪** 我过去得了，您发那么大火干什么?

**车** **长** (对小号)夜间行车， 一切闲杂人员一律不许坐咱车 长身边。

**车** **匪** 您太多心啦!

车 长 人心隔肚皮。我不愿意出事，咱们大家都坐在这车 上，万一出事咱大家都得沾包儿。小号，把着你的窗 口，要进盘山道。车速又慢，出事往常就出在这地段 线上，扒车偷盗的就专找这地段作案。工作就得像 个工作的样子，不是玩。要玩，交了班玩去；在职守 上玩，叫做玩忽职守。弄不好撤职查办，就是大牢里 待着去。我讲这话不是吓唬人，你们也都二十来岁 了，不再是小孩子了。小孩子在家打破个碗，娘老子 顶多一巴掌。可要犯了法，法可是冷冰冰的，像铁轨 一样。法要通人情，还叫什么法?我这话讲的不中 听，不讨人喜欢。

蜜 蜂 (不安地看看黑子，对车长)看您说的，哪儿的话呀? 车 长 (并不看着她)姑娘，不是所有的好话都那么中听的

啊。(填车长日志) 小 号 这会儿，真想吹吹号。

车 长 (厉声地)作业的岗位上不许吹号!

小 号 (苦恼地)师傅，我知道，只不过这么说说就是了。

〔车长熄灯，舞台全暗。列车单调的行驶声中，隐约 传来了“叭、叭、叭”的号声，嘹亮而悠远。舞台中央 出现一个蓝色的光圈，小号叉开两腿，吹出一个光明 而热情的旋律，一个圆舞曲。以下是小号的回忆。 以下的音响都要有一种距离感，表演则极为朴素、冷 静而又有节制。传来了逐渐分明的男女青年的说 笑，他们在跳舞，大家是来参加小号的姐姐的婚礼 的。小号正陶醉其中。蜜蜂进入光圈。

蜜 蜂 (笑)你姐姐的婚礼好热闹呀。 小 号 你结婚时候，我给你吹号去。

蜜 蜂 (打岔)你吹的这爵士乐我受不了。

小 号 (停下吹号)我吹的是正经的圆舞曲。 蜜 蜂 没你这种吹法。

小 号 乐团老师说我吹得不赖。

蜜 蜂 那你音乐学院怎么考砸了呢?

小 号 哎，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等着瞧，赶明儿我举行个 音乐会。为什么只有独唱和提琴、钢琴独奏音乐会? 等我成了一家，就来个圆号独奏音乐会!那才盖了 呢!

蜜 蜂 行，到时候我准坐到头排给你鼓掌去。黑子呢?他 怎么没来?

小 号 他说来就会来的。说真的，你什么时候结婚? 蜜 蜂 得了吧。

小 号 咱们结婚吧，我挺喜欢你的。 蜜 蜂 (顶他一句)姑娘们你都喜欢。 小 号 说真的，我爱你。

蜜 蜂 爱和喜欢是一回事吗? 小 号 我想是一回事。

蜜 蜂 别那么自作多情了啊。

小 号 (苦恼地)你还要我怎么表示? 蜜 蜂 你给我下跪。(笑)

小 号 你别捉弄我。

蜜 蜂 我们难道不是朋友吗? 小 号 我说的是再近乎点。

蜜 蜂 你别开玩笑，严肃点。

小 号 我挺严肃的，我说的是正经事。 蜜 蜂 可我 ……

小 号 你听我说……

蜜 蜂 (坚决地)你别说了。

小 号 (自我解嘲地)是不是得一米八的个儿?可惜咱差十 公分，爹妈没给。

〔蜜蜂笑，黑子出现在光圈里。 小 号 黑子来了，你怎么不来吃饭? 蜜 蜂 (热情地)还当你不来了呢。

黑 子 我说了来的。

小 号 今天可是我姐姐的婚礼，你可来晚了。是不是也差 十公分呢?

黑 子 什么十公分?(小号不语)小号，你那事怎么样了?

小 号 我爸说在铁路上给我找个事。这活我最多干一年，

一转正，就想办法调到歌舞团去吹我的小号去。 **黑** **子** 你呀，别不知足了。

小 号 这不是知足不知足的事，这你还不理解。号，是我的

第二生命，只有运足了气拔到高音节上，吹出你自己 的旋律，那份痛快，你就忘了自己。人，只有找到他 自己的旋律，把自己全身心投进去，做一番事业，要 不，人活着没一点理想，没一点追求，多窝囊，那才憋 气 呢 。

黑 子 别唱你的高调了。那还不都是肥皂泡。

小 号 你有你的处境嘛。黑子，怎么闷闷不乐的? 黑 子 我父亲退休了。

小 号 那你不正好可以顶替? 黑 子 我让我姐姐顶替了。

小 号 黑子，算了，不谈这些了，大家跳舞吧。

蜜蜂(期待地望着黑子)陪我跳个舞。 黑 子 我不想跳。

小号 想跳的，人家又不愿意跟你跳。 黑 子 你们跳吧，我在边上看看。

〔小号请蜜峰跳舞。蜜蜂同小号跳舞。音乐声渐轻， 蓝色的光圈渐弱，大家都消失在黑暗中。列车单调 的行驶声，带切分的中板节奏。昏黄的光线下，众人 都坐着，随着行车的节奏摇晃着。

小 号 (带着回忆勾起的热情轻声呼唤着)蜜蜂，你睡了? 蜜 蜂 (恍惚地)什么事?

小 号 哦，没什么事你睡吧。

〔静场。窗外黝黑的山影，车厢内光线更弱。

蜜 蜂 (昏暗中的声音)黑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觉得 不安。你听我的，把刀子扔了吧。

黑 子 (昏暗中的声音)放心睡你的，等天亮你醒来的时候， 就再也不必操心了。

〔列车单调的行驶声，带切分的撞击声越来越响，舞 台全暗。这里可以有一刻钟的幕间休息，但不闭幕。 休息时可以有一点和行车节奏同样的轻微的音乐， 有一两样乐器夹杂着金属的打击声即可。

〔午夜。随着缓慢的、单调的、带切分的行车节奏和 金属的撞击声的加强，剧场的光线减弱。舞台上昏 黄的光线下，众人都坐着，似乎都在睡意中，随着行 车的节奏摇晃。车匪发出打呼噜的声音。列车经过 一个小车站。车长站起身，拿着灯走到左边的车门 口，举灯回信号，看表。

车 长(自言自语)零点二十七分。(坐下，作行车记录。熄

灯。自言自语)进隧道了，这是第一号遂道。

〔舞台上顿时全暗，只有一束白光照着黑子的脸。快 板的行车节奏轰响着。以下是黑子的想像。在他的 想像中出现的小号和蜜蜂都不是现实中真实的模 样。小号冷漠。蜜蜂则轻盈得像是梦。他们的动作 极少，而且缓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只有黑子的表 演是强烈的，冲动的，以此区别人物在现实中正常的 表演。

黑 子 (摇摇晃晃地从铺位上站起来)不能犹疑了，就这 一 着，干还是不干……

小 号 (黑暗中干涩的声音)黑子，你要干什么?

黑 子 (好像是幻觉)他盯住我了，小号，你干吗也咬住我不

放?(迟疑地向前走了一步)

车 长 (黑暗中冷嘲的声音)都打瞌睡呢，看你魂不附体的， 你这孬种!到窗口去，到时候同他们打个岔，他们就 什么事也没有，可你就什么都有了，也不白来这世上 一场。哈哈哈。

黑 子 好歹就赌这一回!(摇摇晃晃地向前走，白色的光圈 随着他的视线照亮了小号。他勉强露出嘻笑的神 情)给这一次方便吧，咱铁哥儿们啦，小号，这点面子 也不给?(小号冷冰冰地看着他)就这一回，我黑子

忘不了你的，高抬贵手吧。 小 号 你这是犯罪!

黑 子 别这副调调，我要有你这份工作，咱也不会走这条路

啊 。

小 号 你太过分了，你还想把我的工作也砸了?

黑 子 砸不了的。你有个好老子保着你，可我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小 号 你得到的已经够多了，你得到了蜜蜂，夺人所爱，你 小子还讲什么哥儿们!

黑 子 不对，小号，不对!我黑子不是这号人，我没有亏待 过你!我早把你的话同蜜蜂讲了。是我叫她自己拿 定主意，我甚至劝她同你好，她跟你会比同我在一起 幸福!这话我都讲了!可她偏死心眼。你怨不得

我，你这还不明白?她爱的不是你—— 小 号 不要在我面前提到她!

黑 子 (激动地)你听我说下去!我所以瞒着你，不让她挑 明我们的关系，(热烈而痛苦地)是为她着想，我不愿 意伤害你对她的感情，是为了她的幸福。我要栽了

跟头，这辈子完了，可她还得生活，她还得有个家，你 还能给她幸福，你怎么就不能谅解我这份苦心呢?

小 号 我不要听!

黑 子 你醋缸里泡的?心眼也太窄了。 小 号 (大声地)你要再上前一步——

黑 子 你就使绊儿?(央求地)小号，你知道我从来不求人 的 。

小 号 (大声叫喊)你不准在我车上作案!

〔黑子立刻紧张地回头张望。他背后出现蜜蜂的幻 影，轻盈得像个梦。蜜蜂诧异地望着黑子，同他保持 着一段距离。

黑 子 别嚷嚷，人会听见!啊，蜜蜂，我偏赶着她的面 小 号 (冲着蜜蜂大叫)他是贼!

〔黑子像被雷劈了一样，钉住了。蜜蜂双手紧紧捂住 耳朵。

**黑** **子** (压低声音，对蜜蜂)别信他的。(立刻转身对小号， 急切地)你还让不让人活?小号。

小 号 (对蜜峰)你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到我车上来作案 的，他是贼!你怎么爱上个贼?他会毁了你，你怎么 这样傻?他是贼呀!

黑 子 (大声辩解)我不是贼——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我 凭什么就得让出我的权利?我要的是生活的权利， 爱的权利!(进逼)

小 号 (后退，指着他喊)贼!贼!抓住他! 黑 子 (追过去)再喊，我宰了你

〔小号后退着，消失在光圈之外。蜜蜂也后退着，痛 苦得不能自已，一副似笑非笑的面孔。

黑 子 (在白色的追光下向蜜蜂追去)别这样看着我，这都 是为了你，为我们今后的生活，你别走，听我说，听我 说下去 ……

〔蜜蜂双手掩面，无声地哭泣，躲避着黑子，像躲避瘟 神一样，消逝在黑暗中。黑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 渐渐暗下去的光圈中。光圈消失。列车出了隧道， 转为缓慢的、单调的、带切分的行车节奏。昏黄的光 线下，众人仍然坐着，随着行车的节奏，似乎带着睡 意摇晃着。

蜜 蜂 真黑，这隧道好长啊。黑子，你怎么不说话呀? **黑** **子** 别说话，让人家听见。

蜜 蜂 都在打瞌睡呢。你听我说，我刚才在想，(想往地)总 有一天，像老车长讲的那样，国家都整顿好了，我们 也都会有工作的。等那天，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心 神不安。黑子，你可不要去做亏心事，往邪路上走。 这困难只是暂时的，我能忍受。一切都会好起来，你

听着吗? **黑** **子** 听着呢。

蜜 蜂 咱们得有点志气。我才不挑三拣四呢，什么工作都 是人做的，我相信我会成为一个模范工作者，真的， 你别笑!我相信你也会。你肯定比谁都干得出色! 人家也都会尊重我们，我们自己也问心无愧。我们 当然也会有自己的家，哪怕只有一间很小很小的小 屋。我们白天努力工作了一天，晚上就可以回到自 己温暖的家里去。啊，不，我们旅行结婚，你向大海 宣布我们的婚礼。我们到海边去度过我们人生中最 快乐的节日。我们一起跳进海里，你拉着我的手，不

让海潮把我冲倒。(靠在他肩上)我们在沙滩上玩沙 子，像小的时候那样，像两个小孩子，你是我哥哥，你 是我的哥哥吗?

**黑** **子** (心不在焉)是。

**蜜** **蜂** 当然，也是丈夫，这字眼多逗，我会是你的妻子，是 吗?

**黑** **子** (把手抽回去)我想抽支烟。

蜜 蜂 你别抽了。你看，窗外的天多蓝，都蓝得好像透明。

夜也应该是纯洁的。你说呢? 黑 子 谁知道?我还是抽支烟。

蜜 蜂 别抽了，你抽得太多了。

黑 子 小号。

小号什么事?

黑 小 黑 小 车 黑 车 黑 车 黑 车 黑



子 到哪儿了?

号 下一站是曹家铺。

子 (紧张起来)还有几个隧道?

号 两个。你不是到三河坝才下?到时候叫你就是了。 〔车匪故意发出打呼噜的声音。车长拿灯照他，又把 灯转向黑子。

长 他哪里下?喂，问你呢! 子 (失措地)什么?

长 (大声重复)他哪里下车? 子 不知道。

长 (追问)他不是同你一起上车的? 子 我到三河坝，找个放炮的活去。

长 他是搞采购的?你们二位不是一起下车? 子 不是。……我不认识他。

·97 ·

〔在车长的车灯照耀下，黑子很不自在地动弹着，小 号也望着他。蜜蜂不安地看了看黑子，又看看别人， 小号避开了她的视线。她又看黑子，黑子木然，毫无 表情。车长熄灯。列车呼啸着进入第二个隧道。舞 台漆黑。列车的行驶声仿佛突然远去， 一束白光照 亮了蜜蜂的脸。以下是蜜蜂的想像。

蜜 蜂 (越来越不安)黑子，黑子，你的神色不对头，你为什 么不敢看着我?我预感着要出什么事儿。这隧道真 黑呀!

〔风声并伴以姑娘们无词的歌声 ……

蜜 蜂 多遥远哪，草原上的风。苦艾，苦艾也是香的。你们 笑什么?疯丫头!啊，姑娘们，蜂姐儿，关大爷，在哪 儿?我想念你们，真的!我真想赶快回到你们身边 去，把这一节都忘掉!我真孤单，是的，他就在我身 边，我们都在守车上，好像离得很远很远……黑子， 你干吗离我这么远?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抬 起头来，黑子，你这样子让我难受。我们要堂堂正正 地做人，做一个纯洁的人，凭自己的劳动生活。你懂 吗?黑子，我什么也不要，我不要你做违法的事情， 你明白吗?再清贫，再苦，我都能过，哪怕住帐篷，我 都会同你在一起。黑子，为什么不回答我?还是信 不过我。小号，你过来，我要说，我要告诉你。黑子， 你别阻挡我，我要当你的面，告诉他，我的心已经给 了你，永远也不会变的。小号，你别怪我，也别怪他。 你的话他都告诉我了，他高尚，是他让我选择的，要 怪，就怪我吧。我爱他，我把这颗心给了他。你是我 的朋友——如果你还愿意是我的朋友，我明白你对

我的感情，我珍惜过去的一切，可我不愿意再让你苦 恼，就算这是最后一次了，要怪就怪我吧!我希望你 们还是好朋友，还像过去一样，黑子，你明白吧?我 什么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的爱，我只希望你们和 好，我只希望什么事也别发生。(左边出现黑子的幻 影，右边是小号的幻影)你们都在我身边坐下，坐一 会儿，只坐一会儿，坐下。小号，来呀!只坐一会儿。 (拉住小号的手，把他拖进光圈)你们手握着手呀! 干吗不握着手?(拉住黑子的胳膊，把他拖进光圈， 惊叫)啊!手铐?手铐?(黑子双手铐着，他身后是 车匪冷酷的幻影)他犯罪了?小号，你救救他，你救 救他呀!(哭)

〔白色的光圈消失。火车出了隧道。列车行驶的节 奏是行板。众人仍然坐着不动，随着行车的节奏摇 晃 着 。

**蜜** **蜂** 黑子!我好像做了个噩梦，你摸我的手，冰凉冰凉 的。我浑身好像在哆嗦，都春天了，还这么冷。

黑 子 春天在阳光下才暖和，春天的夜里照样也冷。你披

上我的衣服吧。(脱下上衣，要披在她身上)

**蜜** **蜂** (躲开他)不，不用!

**黑** **子** 你怎么啦?你在发抖?(握住她的手)

**蜜** **蜂** 你的手掌滚烫的。(央求他)你还是把刀子给我，我 替你保存。

车 匪 (立刻翻身，打岔，提醒子)喂，这小同志……(车长立 刻用灯照着他，他用手挡住灯光)您这灯光晃眼。

(打哈欠)几点了? 黑 子 我不戴表。

车匪 这车颠得一闭眼就着。搂紧点，别一迷糊把个大姑

娘叫人拐跑了，就狗咬尿泡一场空。(格格地笑) 蜜 蜂 (对黑子低声地)讨厌。

黑 子 你不理他就是了。(站起来，伸个懒腰，靠在车厢的 板壁上)

车 匪 开开心嘛，别过意。请问这老师傅，车到哪里了? 车 长 下站是曹家铺，你要下车?

车 匪 我下车。

车 长 你上曹家铺采购什么去呀? 车 匪 那有我们一个收购点。

车 长 曹 家 铺 不 停 车 。

车 匪 在哪里停车就哪里下。 车 长 得到三河坝，你下?

车 匪 行呀。

车 长 黑子，你不也三河坝下吗? 黑 子 (支吾地)啊 … …

车 长 敢情你们是一块下车呀!

车 匪 这不是巧了么?谁知道曹家铺不停车呢?我还得连 夜往回返，真是。

车 长 黑灯瞎火的干吗老走黑道啊?道可不好走，留点神

别栽了跟头。姑娘，你是哪儿下车呀? 蜜 蜂 我得跟您的车到底，找我的蜜蜂车去。 车 长 那好，车到底，天就大亮了，道好走。

〔车长熄灯。列车单调的行驶声，行车节奏是行板。 蜜 蜂 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说点什么吧，小号!

小 号 唔 。

蜜 蜂 黑子，你们为什么不讲话?随便讲点什么也好，像我

们以往在一起那样，只是别这样沉默，沉默得叫人害 怕，(停顿)跟我一块下车吧。

**车** **长** 你们走的不是一条道呀。 **黑** **子** 抽支烟吧，小号。

**小** **号** 不抽，我在作业。(端坐在瞭望窗口的椅子上) **黑** **子** 小号，接着!(给小号扔过去一支烟)

〔小号接着，黑子凑到他跟前，用打火机给小号点火， 偷偷观察着小号。小号觉察到黑子的目光，两人对 峙。互相猜度着对方的心理。黑子连忙熄火，给自 己也点火，熄火。然后靠在窗口。

**车** **长** 要进隧道了。

黑 子 该是第三个了吧? 小 号 这隧道最长。

黑 子 前方站就是曹家铺? 小 号 黑子!

〔列车轰响着进入第三个隧道。舞台全暗。轰鸣声 变成了耳鸣，扩散开来。一束白光照着坐在窗前的 小号的脸。以下是小号的想像。在小号的想像中黑 子的样子是粗野的，而蜜蜂则是神经质的。

车 长 当心，过岔道了。你这两条腿还挺好使的嘛! **车** **匪** 这世上好人可不多呀!

黑 子 刀子不是对付你的。

蜜 蜂 爱跟喜欢是一回事么?

车 长 他在哪儿下车呀?我问你呢。 车 匪 小同志，几点了?

蜜 蜂 黑子，把刀子扔了吧!

车 长 敢情你们二位是一块下车呀!黑灯瞎火的干吗老走

黑道呀!

蜜 蜂 满山都是映山红，在阳光下，红得像眼胭脂，真醉人

哪!

车 长 黑子也是跟他一块上的车吗? 车 匪 这腿蹲时候长了还直发麻。

黑 子 春天也是人家的。

车 匪 嘿嘿，小师傅，我这脚拐了。 黑 子 你让他上车吧!

车 长我们的岗位，就是要负责列车的安全。 小 号 黑子，你要多走一步，可就毁了。

蜜 蜂 别叫喊，师傅会听见的。

小 号 一举一动师傅早就看到眼里了。 蜜 蜂 你告发的?真卑鄙!

小 号 真没想到，你会讲出这话来。蜜蜂，他骗了你，也骗 了我。黑子太狠了。我怎么早没看透你，还一直把

你当成朋友。蜜蜂，你还不清醒，他会毁了你! (黑子打小号，小号要还手)

蜜 蜂 你不要打他，打我好了，是我爱他。

小 号 这种爱情是肮脏的。黑子，快住手吧!别毁了自己。 我们毕竟有过点交情，要不，关我屁事。说实在的， 我巴不得你栽了!我爱蜜蜂，不管你们之间有过什 么事，我爱她就是爱她!别不识好歹，把人心当狗肺 了，为你们好，我什么都忍受了，能做的都做到了! 我只能到此为止!黑子，再不听，可怪不得我了!

蜜 蜂 啊，黑子，快听小号的，住手吧!小号，求你同师傅说 说，让他下车吧。

小 号 师傅，看在我的面上……不，看在蜜蜂的面上，让他

下车吧!你听着，别在我这趟车上出任何事情!(刻 板地)这已经不是你我之间的事，我得对得起我担负 的行车责任。

蜜 蜂 黑子，你干干净净的下车吧! 黑 子 好，我走!难为你了 ……

小 号 用不着。

蜜 蜂 小号，你真好!

小 号 别碰我，让我安静一下。 蜜 蜂 你怎么了?小号?

小 号 我憋闷极了 ……也许人生中最强音正是在这种生活 的漩涡当中。

蜜 蜂 你真高尚，原谅我对你的伤害，都是我的过错，你真

不能原谅我吗? 小 号 走吧!走吧!

〔光圈骤然消失。列车出了隧道。行车的节奏较轻。 小快板的节奏和一个沉重的慢板的复合。昏黄的光 线下，众人仍然坐着不动。只有黑子站着，靠在窗户 边上抽烟，眼睛并不看着小号。大家都随着行车的 节奏摇晃着。

蜜 蜂 这隧道长得都好像没有尽头。

黑 子 一支烟的工夫，(对小号)再来一支? 小 号 嘴都苦了，不抽。

蜜 蜂真想赶快找到我的蜜蜂车，到野外放蜂子去，就什么

 也不想了!

〔静场。迎面来的机车带着轰响，呼啸着一闪而过。 车 长 (对小号)会车去，信号。(把灯交给小号)

〔小号询问地望着车长，用眼睛瞟了一下一旁站着的

黑子和靠在角落里的车匪。

车 长 去吧。 小 号 是。

车 长 注意来车信号。

〔小号打开右边的车门，众人都望着车门外。

小 号 (回头)师傅，安全信号。 车 长 还来的及。

黑 子 师傅，你说我呢?

车 长我是说到曹家铺还来得及，还有五分钟的路，错过了 曹家铺就没地方可再歇脚了。

〔蜜蜂挺直了腰，全神贯注地听着车长说话，又注意 看着黑子。

黑 子 曹家铺不是不停车吗? 车 长 是不停。

〔小号望了望黑子，又看看车匪。

车长 我是说，早先没修铁路的那嗒，这曹家铺有个小店， 地名就这么来的。过往行人要不在这歇脚，再往前 去就没有歇脚的地方了。黑灯瞎火的，干吗老走黑 道啊?

〔黑子周身不安，走动着。车长冷眼盯着他。蜜蜂也 注视着黑子。

车 匪 (啪地在自己脸上打了一 巴掌)嗨!真叮呢!这天倒 有虫子了。(翻身坐起掏烟)喂，小同志借个火。

车 长 这守车上什么都有，小号，困了吧?到外边透透风

去 。

小 号 我不去。

车 长 ·走!透透风去。(二人走至门)满天星星，明天， 一准

是个大睛天。

车 匪 小同志，借个火。

黑 子 (拿打火机的手往回缩，画外音)我不干了。

车 匪 (进一步凑过去，画外音)好便宜，你想把大家都卖 了?告诉你，那也好过不了你!曹家铺就要到了，我 们的人等着发信号呢。

〔黑子的手哆嗦着，打火机熄灭了。

蜜 蜂 (黑暗中不满的声音)黑子，你过来。(黑子回头) 车 匪 (大声地)小同志，没点着，劳驾，再借个火。

〔黑子打着火，火光照亮车匪的眼睛。

车 匪 (手捏着烟，画外音)你他妈就坏在那臭娘儿们手上 了，把她甩了!

黑 子 (手哆嗦得更厉害。画外音，央求地)你们你们的，没 我的事还不行吗?

车 匪 (凑到黑子面前点烟)说的轻巧，下水了就跟着趟吧! 沉住气，我们的人就要扒车了!(递一个手电给黑 子，叫他给信号。黑子放在地下没管，自己躲开了。 车匪拾起手电向窗外打。此时车长及小号进来。看 到眼里)

车 长 (一语双关)这火好难点呀。

车 匪 是呀，这车真他妈晃得厉害。师傅，你不来一支?这 可是云烟。

车 长行，来一支。(接过一支)

蜜 蜂 (满怀疑虑地望着朝窗口走来的黑子)你坐下，有话 同你说。

〔黑子装没听见，靠在窗边。 小 号 人家叫你呢?

**黑** **子** 嗯?什么?

小 号 (挖苦地)她叫你过去，你耳聋了怎么的? 蜜 蜂 (苦涩地)不，是心聋了。

〔车长自己掏火柴，点着烟。 **车** **匪** 这味儿怎样?

**车** **长** (深深吸了一 口)比那些猛掺合香料的杂牌子强。

车 匪 (大声地，笑嘻嘻地)这师傅，你要想弄点云烟抽抽，

咱一句话。这烟咱还是有点路子。给您弄出厂价

的，照出厂价算，咱给您送上门去，你要多少? 车 长 咱要可是要真的。

〔车长和车匪对峙。以下是两人内心的交流。两人 抽烟的火光一闪一闪，谁说话的时候，烟火照亮谁的 眼睛。

车 长 (内心的话，画外音)把你的底亮出来，别拐弯抹角 啦 !

车 匪(内心的话，画外音)你甭较那个劲，睁只眼闭只眼， 给个方便就得，咱亏不了您的。

车 长 (内心的话，挑战地，画外音)要是碰上个死心眼的 就不吃这一套呢?

车 匪 (内心的话，笑脸，画外音)谁不想多交个朋友少找份 麻烦?咱可不是个含糊人。

车长(内心的话，以笑相答，画外音)我也不是白跑这么多 年的车，认个人还认不准?

车 匪 (内心的话，画外音)咱知道您是个明白人。您吃的 铁路，咱也吃的铁路。咱不想砸您的饭碗，您也别给 咱揣锅。于人方便，于已方便。(眨巴眨巴眼睛)

车 长 (内心的话，脸色刻板，画外音)您算是白费心思，找

错人啦。

车 匪 (内心的话，扬起眉毛，画外音)您出个价吧?别不识 抬举!

车 长 (内心的话，得意地，嘲弄地，画外音)要碰上个不识 抬举的呢?

车 匪 (内心的话，眉毛落下来，画外音)那您就看着办吧。 〔静场。列车的行驶声。行板，金属钝重的撞出声和 响亮的反响组成行板的节奏。车长已经侦察到车匪 的心理，对自己的怀疑与观察有了更多的把握。

车 长 (扔开车匪，转向黑子)黑子，你过来我同你有话说。 你给我在身边坐着。

黑 子 (不得已走向他)您说我听着。

车 长(命令的口气)坐下。(黑子只好在他身边坐下。车 长一板一眼地)我这车要是被盗了……

黑 子 您说什么呀?

车 长 听我讲下去。

黑 子 大叔，看您说的!

车 长 你听着，我这车要是被盗了，我可不管你老子同我有

多少交情，我照样把你交给铁路警察那去。

黑 子 师傅 … …

车 长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认识这人吗?(指车匪) 黑 子 (慌张地)不认识，真的!

车 长 我可是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蜜 蜂 (霍地站起来)黑子!你在师傅面前要说实话，师傅 不会害你的!

黑 子 (含糊地)我，我不认识他。 小 号 进站了!曹家铺。

〔车长拿灯冷不防地扫描了车一下。车匪正挺直身 子坐起来了，逼视着黑子。

车长 不认识，那好吧。(把灯递给小号，对他)发绝对信

*号。*

小 号 亮红灯?下站要停车?

车 长"把手电筒给我。你发吧!

小 号 (大声重复)是，发绝对信号!

〔小号把手电筒给车长，接过灯，倒退到门口。众人 都注视着他。小号把灯拔成红色，朝车厢外举灯发 信号。车厢内立刻转暗。

众 人 (刹那间的内心剧烈活动，混杂交织在一起，一句词 也听不清)啊——依—呜——哈——哎——啊!

〔突然一个大静场。五个扩大了的不同的心跳声，随

即又突然中止。车匪倏地奔向左边车门。 车 长(呼地带上车门，大声喝道)你哪里去?

车 匪 我撒尿。

车 长 给我坐下!(得意地)你跳出来啦?(堵住左边的车 门，哈哈地笑)你沉不住气了吧?

**车** **匪** 老师傅，您可真会演戏呀。 车 长 活这么大岁数没演过戏。 车 匪 喝多了。

车 长 咱跑车是从不沾酒的。

车 匪 您这车要是没事呢?您不是没事找事?奖金拿不到 不说，还不叫人笑掉大牙?

车 长信号已经发给站上了，曹家铺马上会通知下站扣车

检查，这车就不走了。黑子，现在看你的了。

车 匪 黑子，这老东西把咱耍了。(车匪去打车长，小号保

护，台上黑暗，混打片刻。黑子大吼一声。台上灯 亮)

黑 子 你原谅我吗? 蜜 蜂 说吧!

黑 子 他们在曹家铺已经扒车上人了，抢的是羊绒衫和毛 料 子 。

〔蜜蜂打了黑子一耳光。

黑 子 (推开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对不起你，对不起



蜜 蜂 真像做梦一样，太可怕了……(失声痛哭) 黑 子 (对小号)你得意了，你笑吧!

小 号 谁也没有笑话你，作为同学和朋友，能做的我都做 了。可你要干的，我没法再给你方便，我够对得起你 的，可我还得对得起担负的行车责任。

黑 子 得了吧，我不要怜悯，不要你可怜!要只怪我自己， 只怪我命不好，只怪我自己不争气，只怪我没有一个 好老子，只怪我不该去爱，我不配去爱，不配有爱的 权利，不配有被爱的权利。我只配去当个壮工，再不 就偷!抢!我活该受到惩罚，我不要你们怜悯!

**蜜** **蜂** 黑子，你不许说这种话，不要这样自暴自弃。你不要 这样!(对车长)大叔，您说句话吧!只有您能救他， 他这都是为了我呀，都是为了我才去犯罪——啊，

 (又对小号)小号，你可以作证……

黑 子 我不要谁作证。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作案了，我想 有一笔钱!我嫉妒你小号，我不要你作证。你一切 都来得那么容易，可我没有。我何尝不想做一个清 清白白的人，大叔，您算是立功了，可您把工夫用在

我这么个人身上，何苦呢?您算是心机用错地方了。 您认真，认真错地方啦!要是大家都像您这样认真， 我也就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我们不是孩子了，我 有生活的权利!

车 长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在这守车上开始跟车的时 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你也配谈工作?你懂得什 么叫工作?什么叫生活?算了吧，待业青年有的是， 都像你这样干坏事啦?人家蜜蜂不是也没有工作， 怎么想的跟你不一样呀!你胎毛没脱尽呢，就学会 了发牢骚，没有正常运输，饭都吃不上，没有正常的 秩序还谈什么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去你蛋的权利 吧!你不配来教训我!

车 匪 跟这老东西废话什么?你他发妈还不快跑? 〔小号立刻关上左边车门。

蜜 蜂 (挡在车匪和黑子之间)黑子，你还跟他跑?你真变 了个人!你根本不了解我，我不要你一分臭钱!我 恨透你了，你毁了我……

黑 子 (哀求地)别说这话了 ……

车 匪 龟孙子，把老子坑了；(一把把蜜蜂推倒在地，跑向左 边的车门)

〔黑子连忙上前去扶蜜蜂。车匪同小号夺门，一拳把 小号打倒，打开车门。列车飞速地奔驰着，行车的节 奏变为急板。列车剧列地摇晃着。

车 长 你跳呀!怎么不跳了?你迟啦，已经翻过大岭了。 现在行车时速六十公里。

车 匪 老东西，那就委屈你了。(拔出手枪对着他)你认得 这家伙吧?

车 长 (讥讽地)不会是木头的涂上点儿黑漆吧! 车 匪 你想试一试?你活够了吧?

车 长 你这是土造的，单响。

车 匪 也够送你上西天的。转过身去!(枪口对着车长，走 向车厢左边门旁的紧急制动阀。)

车 长 小号，你过来。 车 匪 转过脸去。

车 长 住手!不能拉! 车 匪 我要拉了呢?

车 长 你要拉闸，前面的司机就会知道，你也跑不掉。

车 匪 你别忘了，车上还有我们的人。(伸出一只手正要抓 阀)

车 长 (喊)不能拉闸!你看看，车厢外早一条火龙了，已经 抱着闸!你再拉闸就要燃轴，造成列车颠覆，你跑得 掉?

车 匪 你吓唬毛头小伙子吧，我就拉了!

车 长 住手!你看货票呀，你不是吃铁路的，你不懂得“角 八”是爆炸物的代号!建筑工地上用的一车皮炸药。 一爆炸，这整趟列车和周围几公里全完，你想跑得了 哇?

车 匪 你给我马上把车停下来!我要你在到站之前把车给 我停下来!这守车上放枪就同炒豆一样，你懂我的 意思吧?一分钟内把车停下来!

〔车长缓缓走到制动阀跟前，神经质地眨着眼睛，手 抓住阀把。小号抄起一根铁头的火炬，在车匪背后 举起，正要砸过去，车匪闻声迅速闪开，转身，把枪口 对着小号。

小 号 师傅，不能拉闸!

车 长 为了整个列车的安全，把他放走吧。(对车匪)你早 晚是跑不了的。黑子，你父亲就生你这个不孝的儿 子，可到底是儿子，你总不能跟他去当亡命徒吧?你

刚成人，才走上生活，你自己去挣得做人的权利吧。 车 匪 (狂叫)再不叫车停下来我就开枪啦!

蜜 蜂 (赶上前用身体挡住小号)不能开枪!黑子，你见死

不救?你真卑鄙!你白活了!你滚吧! 〔车匪左右兼顾着，抬起枪口。

车 长(权衡着，镇定地对小号)把火炬放下! 小 号 师傅，不能拉闸呀!

车 长 放下!

车 匪 臭小子，找死还不容易?(用枪口比划着小号和蜜 蜂，叫他们都到左边去)都跟我过去!(对车长)你拉 不拉?

车 长 (缓缓地)拉猛了不行啊，要这样——缓缓地拉， 一公 斤一公斤地减压。你们站稳了，这就拉闸啦!

〔黑子拔出匕首猛扑过去，车匪转身，枪响。 蜜蜂(惊叫)啊 — —

车 长 就到站了，还有一分钟就进站了。 小 号 已经看见车站上的灯光了。

蜜 蜂 好黑子，我在你身边呢，这是我的手……小号也在你 身边。

小 号 黑子，我在这儿呢。

黑 子 小号……别怪我，蜜蜂，你爱他吧!我算完了 ……大 家不会原谅我。

蜜 蜂 你胡说些什么呀!(伏在黑子身上哭)

小 号 都老哥儿们了，别说这话，黑子。 车 长 再忍一会儿，要进站了。

蜜 蜂 大叔，你心真硬呀。

车 长 孩子，你们都还年轻，还不懂得生活，生活还很艰难 啊!我们乘的就是这么趟车，可大家都在这车上，就 要懂得共同去维护列车的安全啊。(俯在黑子身上)

黑子，别怪我老头恶。

黑 子 大叔……叫您费心了……

车 长 只要明白了就好，权利不是张手就来的，要想得到做

人的权利，先得担当做人的责任啊，明白吗?

黑 子 (哭)大叔 — —

车 长 别哭，别哭，你好好干嘛，咱国家不是好起来了吗。 咱这趟车总算安全地进站了。

〔火车的汽笛声。列车在一片金属的撞击声中减速。 小 号 师傅，让我吹一会号吧。

车 长 (没有转身)吹吧，吹吧。

〔小号站起吹号。这是光明的号角。各种颜色的灯 光从车窗外闪过。舞台的中央，种种灯光转为五彩 缤纷的光的环舞，一对对男女青年说笑跳舞的声音。 小号叉开腿，站在中央，尽情地吹着。黑子走进光 圈，在一旁站着观望。蜜蜂走进光圈。

**——剧** **终**

**家族的故事**



毕大松

毕大松，男，1963年生于湖北安陆。1986年毕业于上海 戏剧学院戏文系，现在湖北省文化厅艺术处工作。

人 物

我——作者，三十出头，排行第一，故长辈人爱昵称 “老大”。

么 姑 — — 十九岁，六十年前的么奶。

么奶——六十年后的么姑，实际上只能说是一尊 遗 像 。

黄秀才——二十一岁，六十年前的黄老先生。

黄云逸——六十年后的黄秀才，人称黄老先生。

曾祖父、祖父、六岁时的父亲、五叔、四姨、陈礼先、勤 务兵、轿夫们、顾客们、吹鼓手们、邻人们、土匪们、二 艺 人 。

**时** **间：**六十年前和六十年后。 **地** **点：**我 的 老 家 风 水镇。

**戏** **外** **话**

在动笔之前，我老是琢磨着，把家族里这些陈芝麻烂 谷子的事情搬弄到舞台上究竟有什么意义?对于忙 乱繁杂的人生与社会它起不到任何作用，既不能净 化，又不能教化，更不能赤化。但当我走出都市的喧 嚷，回到故乡之时，祖先们生活中的那些蹊跷，硬象 一根根谜一般的绳索，捆得我喘不过气来，使我产生 了追根寻源的欲求。当然，时光流逝已使许多故事 残缺不全了，我是凭着记忆和猜测以及通常人们津 津乐道的所谓“艺术构思”来连綴成篇的。从陈旧的 家族轶闻中抬起头来，我见到天上照耀着的，早已是 六十年后今天的崭新的太阳。我感到一阵兴奋， 一 阵晕眩。

舞台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提示的地方，只是么奶 的遗像应该是一个活动机关，遗像里的么奶有时候 也可以走出来与活人对话；么姑与么奶以及黄秀才 与黄云逸，分别是一个人物两个角色。如果有幸上 演的话，其他一切都拜托导演了。

〔幕启：这是一间房子的内室。舞台很暗，只有两束灯 光，一束照着么奶的遗像，一束照着我。我正围着一

个写字台踱步，且作思考状。我的烟瘾不太大，但作 思考状时便抽，抽起烟来又作深沉状。没有外人在场 或只有老婆在跟前时，我的自我感觉极佳。

我 (做作、略带点神经质地挥动手臂)“……瞧这幅肖 像，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高耸挺拔的鼻子，那象 战神一般威风凛凛的前额!他就是我的父亲，你过 去的丈夫!”(跑到么奶遗像前)“你再瞧这一幅…… ” 妈的，莎士比亚真缠人，写剧本便想起他老人家的台 词，可背起来又记不全。(仔细打量遗像)这幅肖像 不也很美妙吗?瞧这皱纹，整整四道，它装进了五分 之四个世纪的历史!你似笑非笑，嘴唇欲开还闭，眼 神茫然没有依托……要这眼睛还会眨几下就更妙 了!噢，你果然动了几下，太好了!么奶，家族故事 没有您还真不好开场哩!

文明的发展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我还没来得 及选择职业，倒反被职业所选择。我的职业是用文 字骗钱糊口，人们却美其名曰它为作家。后来好心 的人们又把作家宰割为三类：散文家、诗人、剧作家。 我是剧作家，过去叫“书会才人”,专为戏班子编故 事、写脚本，下九流。时下我的同行们到处寻根，我 也象买价廉物美的抢手货一样匆匆地赶回故乡风水 镇，但悲哀的是我无根可寻，到现在为止我连自己真 正的祖父是谁都不清楚!悲夫!(指遗像)这位老太 婆也太固执，至死也不肯说出我父亲是她跟谁怀上 的。据说女人无论和多少男人睡过觉，但她仍然清 楚子宫里的胚胎是谁播下的种子。我的父亲来路不

明，我来路不明，我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都将来路 不明。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可惜凭我了解的事情无法弄清楚这个。我 只有借自己的小聪明、小谋略，尽可能地编一段家史 遮掩众人的耳目，以求蒙混过关。(迅速走近写字 台，铺好稿纸拿起笔)从哪儿编起呢?记得么奶最爱 讲她婚礼的排场……么奶，您能再讲一遍吗?

〔这时，么奶从像框里移动出来，我象二十年前一样 孩童般地伏在她的膝前。

么 奶 好，我就再讲一遍。说的是那一年腊月初八 …… 我 么奶，哪一年腊月初八?

么 奶 那一年 ……

我 到底是哪一年?

么 奶 老大，不许打岔!那一年就是那一年，管它哪一年! 我就记得是腊月初八，这天比哪一天都暖和，太阳早 早地就出来了，通红通红，映红了半边天。你曾祖父 雇了顶轿子，请了几个响乐，天没亮就来抬人。那个 喇叭吹得!还有鞭炮，炸得山响。看热闹的人不知 有多少，可惜我坐在轿子里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呜 哩哇啦——通!呜哩哇啦——

〔远处传来唢呐的声音。 我 来了!他们来了!

〔时光倒流六十年。娶亲的队伍回来了，戴礼帽穿长 衫、胸前系朵大红花的新郎走在前面，接着是抬着么 姑的轿夫和吹鼓手们。四姨乐颠颠地赶上。

四姨 小杂种们站住!你们只顾脚打屁股地跑，我 一 双小 脚怎么追得赢?哟，快进镇子了，你们听着，咱风水

镇最讲究的是个排场，毕老板又是镇上很体面的人 物，一定要给他添点光彩!待会儿少不了你们的好 处。来!听我调派，把队伍排整齐些，把步子迈精神 些，把喇叭吹响亮些!一、二、三!我们走起来哟 ——(念)

世上三百六十行，

唯有我这一行最发旺!

讲武的，耍不动一套刀和枪；

论文的，斗大字认不得一箩筐。

全凭这：红口白牙巧舌如簧呼风唤雨说阴道阳 的嘴一张!

丑男人说成潘安样， 傻女子说成金凤凰。 只要他们入洞房，

我管它人急拚命狗跳墙! 任你世道变来变去变无常， 我照样身上穿的绫罗缎，

嘴巴吃得油光光， 快乐逍遥乐无疆!

轿夫甲 四姨，别只顾念你那顺口溜，毕老板家到了! 四 姨 到了?好，歇轿!

众轿夫 歇轿罗!

〔我离开么奶，走到众人旁边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

*切。*

四 姨 么姑娘，到了。

么 姑 四姨，这么快就到了?

四 姨 还快哩?你坐在轿上不觉察，我们走了好几个时辰

啦!噢，你怎么啦，浑身筛糠似的? 么 姑 我……有点怕。

四 姨 咦，怕什么?把盖头掀起一点，先认个门。 〔么姑掀起盖头，一束红光直射到她脸上。

我(惊叫)哎呀!(打量) ……太美啦!蚕眉凤眼，樱桃 小嘴，前额上是流苏一样齐刷刷的刘海，标准的小家 碧玉。我们毕家祖宗的艳福不浅哪!(回到么奶身 边。见么奶双手过头，似也掀着盖头)么奶，这真是 您吗?

么 奶 (脸上露出少女般的羞涩)嘻嘻!瞧你说的!那还有 假吗?

我 来到我们家门口，怎么又不进去呢? 么姑 是呀，四姨，到他家门口，怎么不进去? 四 姨 怎么,急着进洞房了?还要拦轿码哩。 么 姑 拦轿码?

四 姨 拦轿码都不知道?你娘在家没告诉你? 么 姑 我娘早死了。

四 姨 ……这也难怪。告诉你吧么姑娘，你们娘家的祖先 们啦怕你到毕家受苦，他们的灵魂就跟着来看看。

么 姑 在哪儿?

四 姨 傻丫头，灵魂在天上，我们凡人哪看得见?灵魂跟来 了，毕家嘛就把它们拦住，意思是说，他毕家不会亏 待你的，让你的祖先们放心回家。

么 姑 (虔诚地)列宗列祖的在天之灵听 了：前面那个戴红 花的小伙子就是我的郎君，你们瞧他多文雅，多有派 头!多谢祖先们保佑我找了这么个好丈夫。你们放 心回去吧，我会过得如意的。

四 姨 把盖头盖好，他们出来了。

〔家族的亲戚朋友们拥着一个香案出来。香案上摆 着三柱香、一口瓷碗。一位年长者左手拎只公鸡，右 手持菜刀。

**我** 这人是谁?

么 奶 你曾祖父的远房兄长，我叫他五叔。

〔新郎新娘站在香案前。五叔口中念念有词，朝东南 西北各鞠一躬，然后用刀割破鸡冠，将血滴入酒碗， 再把它洒在地上。

五 叔 好啦。礼仪毕，撤香案，动响器，奏大乐，迎新人进 门!

众 人 喜呀!喜喲……

〔人们簇拥着新娘进屋，但谁也没有理睬旁边的新 郎。

新 郎 ( 解下红花，摘掉礼帽)哎呀呀，憋得我一头的大汗! 我 么奶，进屋后再干什么?

么 奶 干什么?行大礼，拜花堂。 我 怎么拜花堂呀?

么 奶 怎么拜?等你结婚时就知道了。(遗憾地)唉，到了 结婚你也不会知道，你们现在不时兴这个了。拜花 堂就是新郎与新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夫妻交 拜，再牵入洞房。

我么奶，那新郎官怎么没进屋呢?您看，他站在门口唉 声叹气哩!

么 奶 小娃子就爱打岔，听我慢慢讲。

新 郎 唉，真是愧煞人也!想我黄云逸，自幼勤攻诗书，识 四书通五经晓六艺，乃一介鸿儒。只因家徒四壁，囊

空如洗，做文卖字难以维持生计，这才将七尺之躯， 八斗文才之体租赁他人，换来一餐酒饭，做了个十足 的傀儡新郎!常言道：君子不吃嗟来之食，前人又有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古训，可我……可悲呀可叹!孔 圣人孔老夫子在上，弟子有辱斯文，愧对圣颜，望请 恕罪!(跪拜)

〔 四姨上 。

四 姨 哟!我的秀才侄儿，你不进屋吃喜酒，饿着肚子在这 里叽哩咕哝咬文嚼字，能当饭吃吗?听，就要开席 了，进去吧!

**黄秀才** 四姨娘，此景此情，纵有山珍海味，也叫人难以下咽。 **四** **姨** 什么情?什么景?别酸溜溜的!(背白)哟，算算我

这侄儿也二十出头了，看人家讨媳妇，这心里还能没 个七上八下的?(对黄秀才)谁叫你家穷呢!我的好 侄儿呀，这么姑已是人家毕家的媳妇了，别急，改明 儿四姨给你找个更好的。

**黄秀才** 能有这样的女子为妻，小生心已足矣。只可惜好端 端的一朵鲜花 ……

**四** **姨** 咦?你怎么知道么姑长得象朵鲜花?你见到她的面 容了?

黄秀才 这……我乃知书达理之人，岂能偷看人家少女的容 貌?怪只怪出她家门时，不该吹来一阵奇妙的风儿， 将她盖头掀起，我这才……

**四** **姨** 你就看见她啦?

**黄秀才** 我只是顺便看了一眼，并非有意为之。

**四** **姨** 不管有意无意，你总是看见她了。那她看见你了吗? **黄秀才** 美目盼兮，巧颜笑兮，动人心旌，勾人魂魄。

**四** **姨** 侄儿，这儿没有外人，你说说她长得怎么样? **黄秀才** 一笑倾城，再笑倾国，三笑……

**四** **姨** 三笑如何?

**黄秀才** 三笑小生性命休也!

**四** **姨** 哈!好一个多情的种!侄儿啊，人家现在是毕记粮 行的少老板娘了，你是癞蛤蟆……

黄秀才 什么什么?你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毕家是 什么狗屁东西?下流之辈，奸商!我又是什么东西? 黄门秀才，国家栋梁。妈的!他毕家不就仗着有几 个钱吗?那钱是臭的!臭不可闻，呸!呸!

**四** **姨** 噢，侄儿，这会儿你说话怎么变得这样粗鲁?

**黄秀才** 我……我一生气就把斯文忘记了，多有得罪，多有得 罪!

**四** **姨** 好了，别生气，还是进去吃饭吧。

**黄秀才** 不去!我还是回家啃我的糠粑粑去。 〔曾祖父上。

**曾祖父** 哎呀黄秀才，今天让你吃了辛苦，这五块大洋算是你

的腿脚钱，望请笑纳。 **黄秀才** (伸手，又犹豫)这……

**四** **姨** (接过钱)不要客气，快收下吧! **曾祖父** 二位请入席。

〔三人下。

我(搁下手中的笔，哑然失笑)哈哈!这位秀才原来是 个银样蜡枪头，不对，尽管么奶每回都这么讲，但我 绝不相信黄秀才会这样窝囊!他有才华而且举止风 流，不然，后面的戏就演不下去了。这位秀才现在依 然健在，镇上的人都称他黄老先生，我与他是忘年

交，每次回来我都要带两瓶酒去看望他。我很感激 他，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从小就逼着我背《滕王阁 序》、《出师表》、《岳阳楼记》之类的老古董，而他自己 却越活越年轻。

〔年过古稀的黄云逸上。他皓发童颜，身体硬朗，笑 声宏亮。

**黄云逸** 让我看看，是不是毕家的小老大回来了?哈哈，都长 胡子了，日子过得快呀!

**我** 老先生，我正准备去看你 ……

**黄云逸** 不用看，我这不是来了吗?老大，这回给我带回什么 酒没有哇?

我 还能忘了这个?你看，这是两瓶“养命酒”,度数不 高，滋补身子，老人喝它最好。

**黄云逸** 好酒，光看这身打扮就不赖。老大，这次回来有什么 事吗?

我 有个戏班子要我给他们编个脚本，城市太嘈杂，就躲 回风水镇来，图个清静。

**黄云逸** 可不是，这风水镇的风水就是好，出过不少文人雅士

哩 。

**我** 你就是一个。

**黄云逸** 我?哈哈，我算什么?落第秀才，不值一提! 我 老先生，这次回来我就是想把你编到戏里去。

**黄云逸** 好小子，想写戏?我可没什么好写的。

**我** 有。我要写你年轻时候的欢乐、痛苦，还有 … … 爱 情 。

**黄云逸** 哈哈哈……我 一 个孤老头子， 一 生没有结婚，哪有什 么爱情?

我 不，应该有。你当时青春年少，风流倜傥，在风水镇 是个难得的人物，怎么会没有人爱?你是不承认罢 了。你终生不娶，很可能在爱情上遇到过什么波折， 这才心灰意懒，把爱情珍藏在心底。这样吧，黄老先

生，你坐在这儿慢慢地喝酒，我把构思对你讲一讲。 **黄云逸** 行，你讲吧。哎，可不许瞎编排我喲!

**我** 不会的。腊月初八那天，你代替我祖父去么奶家娶 亲了吧?

**黄云逸** 去了。舍我其谁也?

**我** 出门的时候恰好吹来一阵怪风，掀掉了么奶的红盖 头，这样你就成了风水镇第一个看见么奶的男人。 不看到她的相貌倒还罢了，一看见她，你老人家便三

魂丢了二魄，剩下一魂也是顛倒的…… **黄云逸** 瞧瞧，开始瞎编了不是?

我 老先生别急，听我慢慢道来。么奶是你有生以来见 到的最漂亮的女子，你那颗不安份的心顿时激荡起 来，一路上你不停地朝么奶看，只怨那轿帘子挡住了 视线。来到毕家门口，新娘跟我祖父拜堂去了，留下 你孤零零的一个人，你满肚子怒气，大骂造化不公， 苍天无眼。我曾祖父请你入席，你开始不太情愿，后 来一想，还是来个一醉解千愁吧，就进去了……老先 生，您看!

〔灯光通亮，照着六十年前我们毕家的喜堂，宾客聚 集，欢声阵阵。曾祖父四下张罗。

众 人 四季财呀!五魁首哇!六六顺哪!七巧七巧 ……

我 老先生，你瞧，那个穿长衫、解开了两个扣子的不就 是你吗?当心!你要醉了 ……

黄秀才 ……胡说!我没有醉!李白斗酒诗百篇，信不信，我 黄云逸喝了酒也能赋诗!你们听着：“五花马，千金

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 众 人 好诗!好诗!只可惜是李太白的。

黄秀才 好，我这里还有…… 〔曾祖父引二艺人上。

曾祖父 诸位诸位，今天是我儿大喜之期，我特地从远道请来

了两位唱曲的师傅，给大家凑凑兴，怎么样? 众 人 好哇!好 — —

艺人甲 (憋着女腔)各位贵宾高朋，奴家这厢有礼了!今逢 毕老板公子花烛之期，奴家特来道喜，不晓得各位喜 欢听什么样的曲子?

众 人 来个荤点的，让大家过过瘾，对!越荤越好!

**艺人甲** 好好。奴家就着这良宵美景，胡乱编了几口词，这厢 献丑了。

〔艺人乙坐着操琴。

艺人甲 (唱)奴在房中心难熬哇， 哎嗨呀嗨依呀嗨!

莫把时辰依呀嗨， 耽搁了哇嗬嗨!

脱了绣鞋，

解了罗裙，

亲热要趁早!

哎嗨呀嗨依呀嗨!

奴的心儿咚咚跳哇， 哎嗨呀嗨依呀嗨!

不信郎君依呀嗨， 摸摸瞧哇嗬嗨!

上有山丘，

下有沟渠，

手莫太重了!

哎嗨呀嗨依呀嗨! **众** **人** 来劲!真他妈叫人心痒!

**黄秀才** 酒过数巡，怎么不见那个宝贝新郎露露脸呀?

**宾客甲** 不是说“亲热要趁早”吗?还不是在洞房舍不得出 来!

**宾客乙** 慌啥呀，整个晚上都是他的，还怕别人占去了?这时 候该出来陪爷们喝几杯!

**宾客甲** 对!毕老板，把你儿子少老板叫出来!

**曾祖父** 列位，犬子生性懵懂，举止不雅，恐怕败了大家的兴 致。

**黄秀才** 毕老板，这可不成，常言说，丑媳妇总得要见公婆，我 倒想看看少老板穿上长衫是副什么模样!哈 ……

**曾祖父** 好吧。犬子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还望包涵着点。

(对二艺人)二位师傅，请内厢待宴。 **二艺人** 打扰打扰。(随曾祖父下)

**我** 老先生，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吗? **黄云逸** ……唉，人老了，记性差了。

我 嘿嘿，别含糊其词，你记不清，我可替你记着哩。 〔曾祖父上。

**曾祖父** 各位来宾，今天感谢大家前来捧场，我把儿子叫出来

了，敬大家一杯淡酒。(对内)儿子，快出来。 **黄秀才** 新郎官，别不好意思，快出来呀!

〔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下，我祖父穿着不合体的长衫走 出来，模样尴尬；有一个特征很显眼——他是一个瘸

子 。

祖 父 爹 ! 爹 !

**曾祖父** 儿啊，今天是你大喜，你要给大家伙儿敬酒，放乖些。 祖 父 放乖些，嘿嘿……

**黄秀才** 光笑干什么?快敬酒哇!

祖 父 爹，这儿人太多，我要看新媳妇去。(欲下)

**曾祖父** (厉声喝道)站住!(声音压低，但态度严厉地)你听 不听爹的话?

祖 父 我听!我听!

曾祖父 那就快去敬酒!

〔舞台安静下来，祖父满脸堆笑，给每个人敬酒。

我 ……他是个瘸子，这我早就知道，但不知道他还傻里 傻气的。你看他那脸笑容，比哭还难看。难怪曾祖 父请人代他娶亲。黄秀才一表人才，么奶的娘家人 见了还能不喜欢?这是一场骗局。么奶是我们毕家 的祖先骗来的!有意思。四姨娘是总导演，黄秀才 也参与了这个诡计!风水镇，我可爱的故乡!曾祖 父，我敬重的祖宗!你们原来是这么回事。黄老先

生，你说，你得了我曾祖父多少好处? **黄云逸** 就……五块大洋。

我 不对吧老先生，还有什么? **黄云逸** 没……没有哇!

我 不，你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计 算的!我可怜的曾祖父还自鸣得意，以为请你去代 替娶亲是占了便宜，其实他是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舞台上又喧闹起来，祖父把酒杯端到黄秀才面前。 **,** **祖** **父** 秀才，亏你帮我讨了个老婆，这杯酒谢你!

**黄秀才** 就这么个谢法?

**祖** **父** 以后家里没米了，尽管来赊，要多少有多少，好不好? 先喝了这杯酒吧。

黄秀才 嗯，这酒我该喝!(一饮而尽)谁让我们穷呢!只有 帮人家讨老婆的命嘛!你们毕家有的是钱，就凭这 个，是人不是人都能讨个花媳妇。

**祖** **父** 那是那是，有钱就好。今儿个我爹不是给了你五块 大洋……

**黄秀才** (吼叫)住嘴!我就不相信钱有那么大能耐!(猛地 抓住祖父的手)

我 哎哎，别冲动嘛!黄老先生，当时我祖父的话刺伤了 你的自尊心。你抓住他的手，看着他哆哆索索的身 子，猥琐不堪的模样，心里象刀割一样难受!这时， 你借着酒劲，心想，什么时候，一定要把他媳妇弄到 手……

**黄云逸** 老大，我该走了。

**我** 等一会儿，这段戏马上结束。你听，你在说什么?

**黄秀才** (仍抓住祖父的手，态度转为和霭，有些诡秘地)兄

弟，讨了这么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可要守严实啊!小 心偷鱼的猫……

〔“咣当”一声脆响，黄云逸手中的酒杯落在地上。 **我** 怎么啦，老先生?

**黄云逸** 我……我有点头疼，大概是醉了。

我 是吗?你老先生平日间可是风水镇出名的海量呀!

**黄云逸** 今天……天气不好。

**我** 恐怕是心情不好吧?老先生，刚才是我编的脚本，你 别往心里去。

**黄云逸** 我知道。“戏”者戏也，都是假的，你怎么编我都不在 乎。改日再聊吧，我走了。(匆匆下)

我(徘徊，难免又故作思考状)写到这里，我已经改变了 原来的初衷。我原想用一种亲切、向往的目光阅读 家族的历史，再抱着无限缅怀的心情把它们表现在 舞台上，以博得诸位看官一个温情的微笑。可写着 写着，我却采取了一种冷峻、审视、近乎尖刻的态度 来表现这段家史，这是不是过于冷酷了些?你这毕 家不肖的子孙哪!得罪了活着的长辈不说，连已经 去世的祖先们也不得安宁。看，么奶到底忍耐不住，

终于从遗像上走出来了。 么 奶 孩子，你不该这样逼他。

我么奶，您说的是黄老先生吗? 么 奶 嗯。他还是个好人。

我好人有时也会做出一些不光彩的事。是他破坏了我 们家族的声誉，使我的父亲来历不明，使您的公爹和

丈夫倍受委屈。当然，这中间还有您的功劳。 么 奶 老大，别笑话我。

我 这是事实。我想象得出，您当时年轻貌美，聪明伶 俐，而祖父却少一条腿而且痴痴呆呆，嫁给他本来就 使您感到委屈。这时恰恰又冒出一个英俊潇洒、满 腹文才的秀才在您面前晃来晃去，您自然情动于衷， 不由自主地投向他的怀抱……

么 奶 (愤然地)老大!(接着又软下来)孩子，这是你对么

奶说的话吗?

我哦，原谅我么奶，我这话不是冲着您来的，是冲着我 想象中的一个么奶，一个祖先……

么 奶 孩子，你不懂，你爷爷他……他是个废人。

我这我知道。他的腿是残废了，可他老实、忠厚、心眼 实 在 。

〔么奶突然抽泣起来。 我 么奶，您怎么啦?

么 奶 (目光恍惚，沉缅在深远的回忆之中)他是个废人。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光了，他撞进洞房，满脸通红，一 口酒气……

〔前台出现一丝微光，照着到处贴着“喜”字的洞房。 么姑斜倚在床头，盖头滑落在腿上。如豆的烛光印 红她白嫩的脸。祖父跌跌撞撞地进来，把房门閂起。

祖 父 嘿嘿，新媳妇，真好看!爹，爹! 〔 曾 祖 父 上 。

**曾祖父** (隔着门)什么事?

**祖** **父** 你进来看，仙女下凡了!她是仙女，我讨了个仙女!

**曾祖父** 真是个不开窍的东西!听着，天不早了，吹灯睡觉， 明早还要打扫店门哩……(下)

祖父嗯嗯，睡觉，睡觉。(走到么姑身边，又转来，手足无 措，最后终下决心)吹灯睡觉!(使劲扔掉手中的拐

杖，扶着椅子往床上跳) 么 姑 (惊醒)你，你是谁?

祖 父 我是谁?我也弄不清楚我是谁。我只知道我姓毕， 是你男人。

么 姑 (躲避)不!你不是!你的腿 ……

祖 父 我的腿小时候就是这样，翻院墙摔的。断了也没关 系，你看，我不要拐杖也能走路。瞧，快瞧哇!(跳回 床边)

么 姑 别过来!你不是我男人!我男人的腿是好的!

祖 父 哦，原来你说的是那个秀才呀!那是我爹花了五块 大洋请来的假新郎。五块大洋啊!真不便宜。他是 假的，我才是真的。嘿嘿……

么 姑 (绝望地呼号)妈呀 — (瘫倒在床上)

祖 父 噫!结婚哪个兴哭?爹刚才说，天不早了，吹灯睡

觉。(去吹灭蜡烛，扑向床上的么姑) 〔么姑奋力反抗，挣扎、撕打 ……

〔少顷，一切归于寂静，只听得极夸张的喘息声。隐 约传来民间艺人的唱曲声：

“奴在房中心难熬哇， 哎嗨呀嗨依呀嗨!

莫把时辰依呀嗨， 耽搁了哇嗬嗨!

脱了绣鞋，

解下罗裙，

亲热要趁早!

哎嗨呀嗨依呀嗨!”

么 奶 ……孩子，还记得拦轿码吗?我娘家祖先的在天之 灵本来是跟着保估我的，可我却请他们回去了。他 们救不了我，我活该受罪。这都是命!

〔灯光照亮了婚床，祖父趴在么姑的身体上，直喘粗 气。么姑猛地推开祖父。

么 姑 (表情复杂地)你，你是个废人?

祖父(一怔，继而嚎啕大哭，用双拳直打自己的脑袋)嗨! 嗨!我不行!我不行!呜 — —

么姑 老天，你真的不长眼哪! 〔前台灯暗。

么 奶 啊!啊!他是个废人!你爷爷是个废人 — —

我 么奶，别说了!(扑到么奶怀中)么奶，我错怪您了， 原谅您的孙儿吧!

么奶(止住哭泣，露出宽厚、慈祥的笑容)好孩子，我不怪 你。你还小，童言无忌嘛。

我 (慢慢从么奶怀里抬起头，走到台前)……我不能责 怪么奶。当她迈出娘家门的时候，那阵善解人意的 风吹落了她的盖头，她看见了黄秀才，看到了一个风 度翩翩、含情脉脉的新郎，心里便产生了一百种对于 未来生活的美妙幻想。但进了洞房之后，新郎却是 一个疯疯癫癫的瘸子，而且在床上还是个废人 …… (露出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表情)看来我的家族要闹 点轻浮、浪漫的爱情故事是不可避免的了。但他们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谁又敢违背常理地为他们 牵线搭桥?(沉思)会不会是她?(猛悟)对!一定是 她!(急忙跑到写字台旁铺开稿纸)

〔四姨内喊“走哇——”,上。

**四** **姨** (念)罪过罪过真罪过， 美女嫁个木脑壳。 世上奇事真不少， 今年更比去年多。

想我四姨娘，一不会飞针走线，二不会经商种田，专 凭嘴巴两片，说媒撮合赚几个零花钱。不是我夸海

口，四十八岁我做了八十四回大媒，虽不能回回称心 如意，但入了洞房上了床，头三天闹嚷嚷，后三天喜 洋洋，生米煮成熟饭，倒也相安无事。前几天到毕记 粮行买米，见那个新媳妇呀，是四肢无力，两眼无光， 安慰几句，谁知她竟放声大哭起来。仔细一打听，我 老人家的心就象一下子掉到冰窟窿里!您猜怎么 看?那毕家小老板不光腿脚不方便，脑子不灵光，还 ……(打住，看四下无人，神秘地)还他妈是个扶不上 架的废男人!女人要摊上这种男人不是守活寡吗? 也怪我糊涂，害了么姑一生罗!唉，说怪也不能全怪 我，这种事谁知道呢?我又没跟他……呸!这说的 什么话!闲话少说，还是说正经的吧。我回得家去， 左思右想，这才蹦出个主意：来它个明修栈道，暗渡 陈仓；重搭鹊桥，换柱偷梁，也算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喲!时光不早，么姑也该来啦。

〔 么 姑 上 。

么 姑 四 姨 。

四 姨 哟!么姑，你今天收拾得可够漂亮的!

么 姑 四姨，你今天让我来有什么事吗?

四 姨 女人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是看你嫁过来都两个 多月了，也不到街上走走，串个门什么的，不嫌闷得 慌吗?我们这风水镇的女人哪，就爱坐在一块叙个 话儿，描个朵儿，绣个花儿什么的，这日子才过得踏 实。

么 姑 店里活多，没有这份闲心。

**四** **姨** 别傻不啦叽的，店里的活让男人们多干点。(坐到么 姑身边，体贴地)么姑娘，这阵子你可瘦多了。

么姑我 ……

四 姨 你的婚事都怪四姨没办好，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谁知道那男人是这么个货色!

〔么姑忍不住失声痛哭。

四 姨 别哭，别哭!你再哭我的眼泪也快掉下来了。我们

女人一生最大的指望就是找个好男人，可是…… 么 姑 ……我的命苦。

、四姨 (试探地)难道你就甘愿苦一辈子?你还只有十九岁 呀!

么 姑 有什么办法!只有认命呗!

四 姨 你想不想跳出苦海?

么 姑 跳出苦海?你是说 …… 四 姨 我是说……

么 姑 四姨，别说，我明白了。只有一条路：死!

四 姨 瞎说!谁叫你死哪?人活着什么好吃的吃不得?什 么好穿的穿不得?什么好看的看不得?什么好玩的

玩不得?怎么偏偏想到死? 么 姑 那你要我怎么跳出苦海呢?

四 姨 这……么姑，娶亲的那天，那个假新郎你见过没有? 么 姑 见过，只见过一面。

四 姨 怎么,还合意吧?

么 姑 (不由自主地)合意……四姨，人家毕竟是假的呀! 四 姨 假的?你就不会来个假戏真作?

么 姑 假戏真作?四姨，我不懂你的意思。

四 姨 实话告诉你吧，那个假新郎无论人才文才在风水镇 都是出类拔萃，他也倾慕你多时。我看你眼下日子 难熬，不如与他成就一对露水夫妻，也不枉做女人一

场。纵然跳不出苦海，也落个苦中作乐嘛!

么姑(嗔怒地)别说啦!四姨，我一向敬重你的为人，今天 要我行苟且之事，我，我实在听不下去!你要没别的 事，我告辞了。

四 姨 慢着!姑娘，你是晚辈，我是看你心里有病才给你找 这么个药方的。你要走，以后可别再哭哭啼啼地来 找我这个四姨!

么 姑 这……四姨，我懂得你的好意，可是…… 四 姨 你是不是有点害怕?

么 姑 嗯 。

四 姨 放心吧。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出了事有四姨担 戴着哩。么姑哇，女人的好年纪可不长啊!耽误了 青春好年华，人老珠黄，你想风流恐怕也不成了!

〔一阵闷雷响过。

么 姑 (神情恍惚，眼光迷乱)这些我懂……打雷了，恐怕要 下雨。

四 姨 不是四姨教着你学坏，女人在世图个什么?不就是 男欢女悦情投意合吗?你还年轻，要到了三十上下 年纪，这日子就更难熬了。再说，世上有几个男的不 偷人，有几个女的不养汉?何况你还守着活寡 ……

么 姑 公爹要知道那怎么得了?我对得起毕家的列祖列宗 吗?

四 姨 么姑娘，干这事就得有些胆儿，我不也冒着风险吗?

他毕老板若知道是我做的马泊六，还能不打断我的 脊梁骨?你说对不起毕家，他毕家就对得起你?仗 着手中有几个钱，硬把一个活蹦鲜嫩的姑娘塞进残 废人的怀里，这又怎么说呢?

么 姑 ……雨下起来了。

四 姨 依我说呀，他毕老板要是聪明，就该睁只眼闭只眼成 全此事。他儿子不能生养，毕家不断子绝孙了吗? 假如你能生下一男半女，旁人不知内情，生下的孩子

还不是姓毕?

么 姑 雨越下越大了!

四 姨 么姑娘，我费了半天口舌，你心里怎么盘算，好歹得

有个话儿吧?

么 姑 四姨，这个黄秀才，该不会是个轻薄浪子吧?

四 姨 他是我的一个远方侄子，自幼父母双亡，靠卖字画为

生，跟你一样，也是个苦命人。

么 姑 这些……你都跟他说了?

四 姨 没呢。我只让他今天来，你们先见见面，成不成那还 得看缘份哩!

〔黄秀才上。敲门。

**黄秀才** 四姨，快开门。淋死我了! **四** **姨** 说曹操，曹操到。他来了。

么 姑 (惊慌失措)什么,他来了?我该怎么办? 四 姨 别慌，他又不是老虎，让他进来再说。

**黄秀才** 四姨，快开门哪! **四** **姨** 来了。(开门)

**黄秀才** (进屋)哦?这位是 ……

**四** **姨** 这是毕家新媳妇，这是我侄儿黄云逸黄秀才。 **黄秀才** 大姐，小生有礼。

么 姑 秀才，这厢还礼。 〔四目对视，良久。

我 (边写边唠叨)……他们就在四姨家相遇了。就在他

们相遇的那一刻，雨忽然停下来，天边显露出一道令 人眩目的彩虹。这彩虹把么奶心里照得通明透亮。 她终于找到了自己感情的归宿，扑向情人的怀抱 ……嗯，太美了，伟大的爱情万岁!

四 姨 (走到写字台旁，猛地夺过稿纸，撕得稀烂)我说晚 辈，少在那儿摇头晃脑人模狗样附庸斯文胡诌瞎编 好不好?你以为事情就那么简单?告诉你，你么奶 是个人精哩!

么 姑 秀才，你坐会儿，家里有活，我先走了。(下) **黄秀才** 哎……四姨，这是怎么回事?

我 (也遗憾地)怎么,她就这样走了?

**四** **姨** 我说了吧，她是个人精，不会那么容易上手的。 **黄秀才** 唉，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也!

**四** **姨** 瞧瞧，酸劲又上来了是不是?常言道，猴子不上树，

多打几遍锣嘛! **黄秀才** 此话怎讲?

我 长辈有何高招? 四 姨 你们两个都过来。

〔我和黄秀才围拢四姨，她附在两人耳边道出了下一 步的行动计划。

**黄秀才** (喜形于色)妙哉! 我 姜还是老的辣呀!

四 姨 别奉承了。大秀才，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小秀才，你

的戏就照这样编下去! 〔黄秀才与四姨下。

我 (回到写字台旁，重新铺开稿纸)……么奶进了我们 毕家以后，曾祖父出于商业上的考虑，辞退了长年在

粮行帮工的徒弟，这样，店里的买卖全落到么奶与曾 祖父身上，而曾祖父也越来越老了……

〔舞台上现出六十年前我们家门前繁华的旧景。最 显眼的是“毕记粮行”四个铱金大字。么姑忙着验米 的成色，过秤入库；曾祖父伏在柜台上记帐。

么 姑 爹，记下来，小王庄刘家陈米八斗。

**顾客甲** 少老板娘，我这可都是今年刚打的新米呀!

么 姑 大叔，我虽刚到店里干活，可从前也在水田里滚爬了 十几年，这新米陈米还是分得清楚的。(抓起一把 米)您瞧，这米颜色泛黄，有被虫打过的印子，还能说 是新米吗?

**顾客甲** 可你看这几粒米可都是白生生的 ……

**么** **姑** 对啦，您这米呀，是新米陈米掺和在一起的，最多只 有三成新米；这样吧，我给您算个五五对开怎么样?

**顾客甲** 这……行，行，依老板娘的。

么 姑 好哩。刘家新米四斗，陈米四斗—— 〔顾客甲下。顾客乙挑一担米上。

**顾客乙** 老板娘，请把这米过过秤，记个帐，我到街上买点油 盐 去 。

么 姑 大哥，你就不怕我短你的斤两吗?

**顾客乙** 我是老主顾了，这毕家粮行，我信得过。 么 姑 你真是抬举了。好，就搁在这儿吧。

〔顾客乙下。顾客丙——一个老太婆上。 **老太婆** (胆怯地)么侄媳妇 … …

么 姑 啊，老婶子，您有事吗? **老太婆** 家里的米缸又见底了!

么 姑 又要賒米?(翻开帐簿)您可已经赊了五升米没给钱

了 。

**老太婆** 等我儿子一回来，就还……

**么** **姑** 谁知道您那宝贝儿子什么时候回呀!

**老太婆** 快了，有人说在城里见过他，做大官了哩。

么 姑 好了好了，米我还是赊给您，不过，这可是最后一次

了，听见了吗? **老太婆** 多谢，多谢了。

么 姑 跟我来吧。(带老太婆下。复上)又赊了三升。这样 下去，生意还做得下去吗?

**曾祖父** 孩子，别埋怨了，她是个孤老婆子。 **么** **姑** 她不是有儿子吗?

**曾祖父** 她儿子早被土匪打死了。镇上的人都知道，谁也不 愿说穿。么姑，我们做买卖，为的是赚几个钱不假， 但也应该存点慈悲，给世人留几分念记 ……

么 姑 (低下头)我，不知道她儿子死了。爹，我实在不知道



**曾祖父** 好，以后多留个心眼就是。我的腰有点疼，想进去躺 一会儿。

么 姑 您歇着吧，我来把今天的帐拢一拢。

〔曾祖父下。少时，我那瘸腿的祖父孩童一般地蹦跳 着上。

祖 父 么姑!么姑!跟我到房里去! 么 姑 我要算帐，别打扰!

祖 父 你怎么老是不理我，我又没得罪你。算帐，算帐，算 个球!(把算盘扔到地上)

么 姑 你再胡来，我喊爹了。

祖父爹睡觉了。你跟我走吧!(上前拉么姑)

**么** **姑** 别，别……爹!

〔曾祖父上。 **曾祖父** 干什么?

**祖** **父** 嘿嘿，爹，我要她陪陪我。

**曾祖父** 大白天，成什么体统!滚一边玩去! 〔祖父悻悻地下。

曾祖父 哦，么姑，有件事跟你说一下。我老了，你男人又不 成气候，上上下下靠你一个人，我心里实在不忍，托 四姨请了一个帮手 ……

么 姑 爹，我一个人干得了。小本生意，要这么些人手干什 么?

**曾祖父** 讲好了，他不要工钱，管饭就行。等过了这阵忙月， 再辞掉他好了。

么 姑 既然爹说了，就听您的。(埋头理帐)

〔黄秀才上。他已脱去长衫，着一身打补丁的衣服，

袖子卷得老高。 **黄秀才** 毕老板。

**曾祖父** 你来了?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具体活路，叫么姑 分派吧。(下)

黄秀才 (蹑手蹑脚地走近么姑)少老板娘。

么 姑 (没有抬头)哦，来了?我爹都跟你讲好了? 黄秀才 讲好了。

么 姑 只管饭?

黄秀才 只管饭。

么 姑 不要工钱? 黄秀才 不要工钱。

么 姑 好。先把这担米挑到仓库里去。

**黄秀才** 米?哦，是是。(挣扎着搬米下。复上，直喘粗气)少 老板娘，米挑进去了。

**么** **姑** (仍没抬头)好，先歇会儿吧。

**黄秀才** 嗯……我说，以后是不是请多关照着点。 **么** **姑** 嗯?(抬头，大惊，避到一旁)是你?

**黄秀才** (嬉皮笑脸地)是我。 **么** **姑** 你来干什么?

**黄秀才** 给你家帮工呀。

**么** **姑** 不!不!我不收你!

**黄秀才** 你不收，你爹收了。这个家眼下还是他当着。 **么** **姑** 这……这个老糊涂呀!

〔前台灯暗。

我 ……这个主意真是妙极了!曾祖父哇，您老人家 一 世精明，以为找了个廉价劳动力，殊不知又做了一桩 赔本的买卖!(抬起头，冷静下来)这算什么?这不 是离经叛道的偷情吗?可怜的祖父，你要戴绿帽子 了!第三者已经插足。我作为毕家的后代，爷爷的 孙子，这样津津有味地讲么奶与野男人的爱情故事， 是不是也算大逆不道?嗨，管它哩!那毕家小老板 失去了性功能，我虽然姓毕，但绝不会是毕氏后裔。 我的真正祖父应该是黄秀才黄老先生。我总算找到 根基了……

〔黄云逸出现在舞台上，手里拎着两瓶酒。

**黄云逸** 慢，孩子!我还有话说。(走近我)老大，那天是我不 坦诚，见你揭了我的丑，就借机开了溜。我想来想 去，还是对你们后辈人说明白的好。我们还是边喝 边聊吧。

〔我与黄老先生对饮。

**黄云逸** 老大，你都知道了。我跟你么奶是有那么回事，可那 时我们都年轻 … …

**我** 老先生，这些我都能理解。那位四姨做了一件大好 事。

**黄云逸** 喝酒，老大。喝了酒，脸一红，胆一壮，说什么都不顾 忌了。

**我** 你们明来暗往的，那少老板就一直不知道?

**黄云逸** 哪能呢?别看他平时脑瓜子不好使，在这事上可精 明着哩。有一天，他找到四姨家 ……

〔祖父上。

**祖** **父** 媳 妇 ! 媳 妇 !

〔躲在四姨家的么姑与黄秀才紧紧抱在一起。 么 姑 啊 ， 我 男 人 !

**黄秀才** 别……怕，有我哩。他要进来，就打死他!

**么** **姑** 不!你不能打死他，这样我公爹会急死的!

**黄秀才** 就是这个奸商害得你受尽苦楚，你还记着他?

**么** **姑** 别这么说，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总归是一家子。况 且，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黄秀才** 唯一的亲人?那我呢?

**么** **姑** 你也是。但亲人与亲人不一样。

**黄秀才** 什么不一样?我巴不得他早点死，我们也好…… **么** **姑** (忙捂住黄秀才的嘴)快别说，小心遭天雷打!

**黄秀才** 那……依你怎么办? 么 姑我不知道。

祖 父 媳妇，你快出来! 〔四姨上。

**四** **姨** 哟，少公子，你象头牛样对着我的门吼什么? **祖** **父** 媳妇，我的媳妇在里面!

四 姨 什么?你媳妇跑到我家里来了?是不是想偷什么东 西?

祖 父 不是偷东西，是偷…… 四 姨 偷什么?

祖 父 告诉你，(神秘地)是偷人，野男人!

四 姨 真的?待我瞧瞧。哎，少老板，你的眼瞎了吧?我的 门锁得紧紧的，莫非她能变成小虫儿钻进去?回家 吃饭吧，你爹在喊你哩!

祖 父 我爹在喊我? 四 姨 嗯，快回家吧。

祖 父 哎。(下。复从另 一个角落上，偷视) 〔四姨赶紧开门，里面慌作一团。

四 姨 别慌，是我。快走吧。 么 姑 他、他走了?

四 姨 我把他支走了，你们从背街走吧。

〔二人出门。么姑从左边下。黄秀才欲从右边下，被

窜出来的祖父抓住。 祖父嘿嘿，抓住了!

**黄秀才** (大惊失色，旋又镇定下来)少老板，你抓住谁了? **祖** **父** 抓住我媳妇了。

**黄秀才** 你睁开眼看看我是谁!(将祖父推倒，下)

我 老先生，他抓住你是不是一种很体面的提醒?

黄云逸 我不清楚。后来他总是跟着我们。他那拐杖拄在地 上发出“笃笃”的声音，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一听到这 声音，我心里就直发麻。

我 再后来呢?

黄云逸 后来……他就死了。

我 死了?那你跟么奶不就称心如意了吗? 黄云逸 倒也省了不少事。

我 死得真快呀! 黄云逸 是快。

我 死得及时哟? 黄云逸 及时。

我 死得好哇?

黄云逸 (脱口而出)太好了!(忙改口)哦……不 ……

我 老先生，该不会是你和么奶合谋害的吧?

黄云逸 (猛一哆嗦，差点跌倒)老大，这……从何说起?

我 我是瞎猜，你别介意。我脑子里总爱编一些离奇古 怪的凶杀故事，特别是情杀。

黄云逸 人命关天的大事，可不好瞎猜，弄不好要吃官司。 我 那你说他是怎么死的?

黄云逸 我哪知道!那天早上起来，就听说他的尸首躺在祠

堂边的一条臭水沟里。可能是失足掉下去的。 我 祠堂?他到祠堂边去干什么?

黄云逸 我不知道。老大，喝了这杯，说点别的吧。

我 你和么奶不是经常到祠堂去幽会吗?

黄云逸 是的。也不常去。

我 我明白了。听着，老先生，少老板死的那天，你们正 好到祠堂幽会，他便跟踪而去……

〔夜色朦胧中，黄秀才拉着么姑的手匆匆上。 黄秀才 快进祠堂去，这个瘸子又跟来了。

么 姑 不行。他已经看见我们了，到祠堂他也会找到的。

干脆，今晚我们各自回家吧。

黄秀才 回家?哼!这种偷偷摸摸、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日 子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听，那拐杖声又响起来了，就 象针扎在我心里 ……

么 姑 快回吧，他就要过来了。

**黄秀才** (狠心地)好，你先走。小心，这儿有条沟。 〔么姑下。祖父上。

**祖** **父** 我看你们还往哪儿跑，这回可让我逮住了!有意思， 让我逮住了!

**黄秀才** (跨过阴沟)么姑，这边来!

**祖** **父** 在那儿!(向左追) **黄秀才** 么姑，这边来!

**祖** **父** 在这边!(向右方慢慢移动)

**黄秀才** 哎呀不好，你男人来了，快跑!(奔下)

**祖** **父** (追)站住!别跑!等等我!啊 — — (掉入阴沟)

〔有闷闷的声音传出， 一会儿便被夜空融化。黄秀才 战战兢兢地上。

**黄秀才** (猛地跪在阴沟旁)饶恕我!我实在忍受不了!

〔我正欲上前，不料黄云逸也跪在我的脚下。 **黄云逸** 孩子，饶恕我，我是鬼迷心窍!

**我** **(扶起)起来，快起来，这是干什么?我只是开了个玩**

笑 。

**黄云逸** 不，你不是开玩笑，我知道要有这么一天，会有人来 惩罚我的。这是报应，报应——

**我** 不管这事是真是假，我都不会追究的。况且，你还是

我真正的祖父，我应该姓黄。 **黄云逸** 不，我不是你的祖父!

**我** (惶惑)不是?那我真正的祖父是谁? **黄云逸** 唉，说来话长。你看——

〔一队扛枪的土匪上。 一土匪喊：“司令到——立 正!”众人列成两排，一个头发梳得溜光发亮，戴一副 金丝眼睛的中年人骑马上。

**黄云逸** 你真正的祖父是他!

**我** **(惊奇)是个军人?我从小就崇拜军人。** **黄云逸** 不，是个土匪头，叫陈礼先。

**陈礼先** (掏出雪白的手绢拭脸，慢条斯理地)稍息。 一小队 值勤；二小队修筑工事；三小队征集粮草。记住，不 准横讨恶要，不准扰乱百姓。听见了吗?

**众土匪** (吼叫)遵命!(下) **陈礼先** 这是谁家的门楼?

**勤务兵** 回司令话，这是毕老板的粮行。 〔曾祖父上。

**曾祖父** 不知陈司令大驾光临，失迎失迎!请司令内屋待茶。 **陈礼先** 不必客气嘛，毕老板，近来财运亨通吧?

**曾祖父** 托司令洪福，略有进项，略有进项。 **陈礼先** 恭喜，恭喜!(进屋)

**曾祖父** 陈司令光临风水镇，在下略备淡酒薄肴，为司令接 风。上菜!

〔一侍童端酒菜上。

陈礼先 哈哈哈!毕老板真是豪爽之人!

曾祖父 不成敬意。请司令上座! 陈礼先 恭敬不如从命。好，请!

〔陈礼先、勤务兵、曾祖父三人入席。

我 这位土匪司令一副书生相，很和气嘛。

**黄云逸** 哼!披着人皮的狼!就是他这副斯文模样，把你么 奶的魂都勾走了!

**我** 么姑不是没出场吗?

**黄云逸** 她躲在房内偷偷瞅着哩!

〔么姑果然在房内偷听前厅的谈话，偶尔从门缝里往 外 瞧 。

陈礼先 这风水镇我可不是第一次来，真是个好地方!镇子 背靠着碧山，那可是李太白住过十年的风雅所在。 他还写过一首诗：“问余因何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 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在人间。”

**曾祖父** 陈司令好记性。

**陈礼先** 风水镇的乡亲们也待我不薄，我应多谢才对呀。

**曾祖父** 哪里哪里!风水镇还多亏您守护着哩。司令，最近 战况如何?

**陈礼先** 三月份跟国民党的中央军干了 一仗，前阵子又跟共 产党的队伍遭遇上了，都没吃亏。

**勤务兵** 我们陈司令一马当先，把共产党那游击队长的脑袋 “咔嚓”一下就砍下来了!

**曾祖父** 陈司令有勇有谋，真是儒将风度。来，敬您一杯! **陈礼先** 不敢不敢。干!

么姑(开房门出来，娇滴滴地)陈司令!

〔众人的目光转向娇艳无比的么姑，怔住。 **陈礼先** 这位是 ……

曾祖父 哦，这是我的儿媳妇。么姑，在陈司令面前岂能放 肆，还不进房安歇去!

陈礼先 慢!妹子，一起来喝一杯如何?

么姑 小女子愿意奉陪。(坐在席前)陈司令请!

〔么奶从遗像中出来。

么 奶 (尖叫)瞎说!瞎说!完全是烂嚼舌根!秀才，编排 人也不能这么个编排法啊，你凭什么就相信我是自 愿的?

**黄云逸** (嘟囔地)镇上的人都这么说。

么 奶 这风水镇有几个诚实人?我说秀才，当着晚輩的面， 说话可得有根儿有底儿，别乱冤枉人!几十年来，我 跟你赌的就是这口气。

我 事情都过去了，也没有人再追究……

么 奶 怎么?老大，连你也相信这是真的?罪过呀!任别 人怎么骂我羞我我都不在乎，想不到进了棺材，亲人 们还在怨我，我好苦的命哇!(哭)

我 么奶，别伤心，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到底是怎么回 事，您慢慢说。

么 姑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陈司令，更没有在门口偷瞧他。

那天晚上，我刚吹灯睡觉，就听见外面吵起来…… **陈礼先** 毕老板，今天晚上把我安置在哪儿睡觉?

**曾祖父** 南面的厢房早已打扫干净，换上了新铺新盖。

**陈礼先** (笑)哦?为什么偏偏是南厢房，而不是北厢房? **曾祖父** 嗯……北厢房住着我的儿媳妇。

**陈礼先** 家里还有人?为什么不叫出来见见?

**曾祖父** 我这儿媳妇不懂世事，言谈举止怕有不恭敬的地方



**陈礼先** 不要紧不要紧，我不会见怪的。(很随便地把手枪掏 出来放在桌子上)

**曾祖父** 这……还是不见的好。

**勤务兵** 毕老板，叫你喊她出来你就喊，说不定我们司令今夜

还要睡在北厢房哩!

**曾祖父** 不会的，陈司令通情达理，这我知道。 **勤务兵** 少罗嗦，快喊她出来!

**曾祖父** 这不太方便 ……

**陈礼先** 勤务兵，你一向很聪明，最善领会本司令的意图…… **勤务兵** 是。毕老板，你再不喊她出来，我可就要砸门了!陈

司令在北厢房睡定啦!

**曾祖父** (跪)陈司令，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么姑披衣上，门旁细听。

**陈礼先** 勤务兵，你总吹嘘你是拳师的后代，怎么不露两手给

我看看?

**勤务兵** 是!毕老板，委屈你了!(抓住曾祖父拳打脚踢) 〔曾祖父疼得直叫唤。么姑出门。

么 姑 别打啦!你们别打啦!爹，您不要紧吧?

曾祖父 么姑，你怎么出来了?他们都是狼，要吃掉你，快躲 进去吧!

么 姑 不，我要跟他们讲理!

曾祖父 跟他们有什么理可讲?陈礼先，你这个没良心的豺 狼，我日你八辈子祖宗!有朝一日，电打你，雷劈你， 你不得好死!

**陈礼先** 别骂了，毕老板，当着你媳妇的面，这可不太文雅。 好啦，你这么一把年纪，跟我父亲差不多，打你我也 心疼。(环顾四周)嗯，这幢房子挺不错嘛，上下两 层，雕梁画栋，雅致得很!勤务兵，备火种，把这房子 烧啦!我们不再打扰毕老板!

**曾祖父** (跪着挪行过去抱住陈礼先的腿)这房子是我的命根 子，烧不得!万万烧不得——

**勤务兵** 不烧房子，那就让陈司令睡北厢房。

**曾祖父** 这也不行!我们毕家可是清白人的后代 ……

**勤务兵** 住嘴!两条路任你选，要么答应我们的要求，要么把 房子烧掉，没那么多罗嗦的!告诉你，我们对你还算 讲了几分人情的。怎么样?你说话呀!(猛踹一脚) 你倒是说话呀!

**曾祖先** 我都不答应!你们杀了我吧!我要跟你们拚了! (疯狂地扑向陈礼先)

么 姑 (死死抱住)爹!爹!他们都是虎狼，您拚得过吗? (转向陈礼先)我要是答应了你们，还会烧我们的房 子吗?

**勤务兵** 陈司令一向说话算数。

么 姑 放了我爹? 陈礼先 当然。

么 姑 以后不再来纠缠? **陈礼先** 可以。

么 姑 那好。(理了理头发，走进房门)姓陈的，你进来吧!

曾祖父 啊，老天——(昏厥)

〔前台灯暗。

么 奶 ……他们要烧房子，我没法子，实在没法子…… **黄云逸** 哼!女人的贞节可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么 奶 你不是毕家的人，你不懂，祖上建立点基业不容易 呀!要是毁在我这一辈人的手中，后辈人要骂的呀! 我就是死了也不得安宁!

**黄云逸** 你丧失贞节就不怕后辈人骂吗?

**么** **奶** 贞节，贞节!缠着我的时候，你怎么就没想到我的贞 节?你当时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亏你还是

个秀才!

**黄云逸** 哎哎!当着老大的面，你不要信口开河……

我 二位老人不要争了，别为几十年前的旧事伤了二老 的和气，搞得阴界与阳界都不得安宁。黄老先生，么 奶处在当时的状况下，不说保房子，她也不能看着曾 祖父被活活打死吧?

黄云逸 哈哈!(孩童般地拍起手来)我想起来了!你曾祖父 没被土匪打死，倒是被她气死的!(对么奶)喂，你还

有什么话说?这回总算抓住你的辨子啦! 我 曾祖父是被么奶气死的?

黄云逸 千真万确!老大，你刚才看见了，她开门放陈礼先进 房的时候，你曾祖父不是昏死过去了吗?后来就一 直卧床不起，想到他毕家家道衰败，门风丧尽，病体 加重，不到三个月便一命归天。这还不是被她气死 的?

**么** **奶** 呸!呸!老鬼，你再瞎说，我非咬你 一 口不可!(扑 上前去)

**黄云逸** (退缩)哎，君子动口不动手!

**么** **奶** 老大，你说，到底信不信么奶的话?

**黄云逸** (阴阳怪气地)那要看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么** **奶** 滚一边去!老大，你曾祖父生前可从来没说过我半 句坏话。他病倒了，还不是亏我端茶送水、煮汤熬 药?柜台上的生意要顾着，家里的病人要侍候，还要 硬着耳朵去听人家的闲言碎语……老大，这日子难 过呀!(哭)

我 莫哭，么奶，我懂。

么 奶 可是，你曾祖父的病越来越重，眼看就不行了……

〔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声，舞台前部漏下一缕微光，

照着躺在病榻上的曾祖父。

**么** **姑** (端汤药上)爹!您怎么样了?

**曾祖父** 不要紧，閻王讨债来了，就在门外，我欠了债……

**么** **姑** 爹，您想开点。郎中说，喝了这几副药，病就会好的。

我们毕记粮行还靠您撑门面哩。

**曾祖父** (无力地苦笑)你不要宽我的心了。我知道我自己，

我是心病，好不了的! **么** **姑** 别这么说 ……

**曾祖父** 么姑，毕家把你讨来嫁给我那瘸腿的傻儿子，你该不 会恨我吧!

**么** **姑** 我……不，这都是命!

**曾祖父** 你应该恨我……我只有一个独儿子，若不帮他讨个

女人，生下一男半女，毕家不就断了后代根…… **么** **姑** (有所触动，下意识地捂住腹部)后代根……

**曾祖父** 唉!谁知他命短，还是未能如愿。真是个命里无时

莫强求…… 么 姑 爹 ， 我 … …

**曾祖父** 你，你怎么啦，么姑，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么 姑 我……(跪)爹，我做了丢人的事，对不起毕氏祖宗， 对不起您，对不起您的儿子……

**曾祖父** 起……来吧。我知道 … … **么** **姑** 您知道?

**曾祖父** 我知道这事终会发生的 … …

么 姑 爹，您骂我吧，您打我吧!(抓住曾祖父的手打自己 耳光)

**曾祖父** 别折磨自己了。孩子，你慢慢说，我不怪你。

**么** **姑** 我……我已经，怀上孩子了…… **曾祖父** 是、是跟谁?

么姑跟……

**曾祖父** (忙打断)不要说，孩子，我不该问这些。

么 姑 我，错了。

**曾祖父** 不，你没有错。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快不行 了，最大的心事就是毕家没有传人，现在总算放心了



么姑爹……

曾祖父 (突然紧紧捧住么姑的手)孩子，我求求你，不管生下 谁的孩子，都让他姓毕，你要好好把他哺养大，继承 毕家的祖业，这样我死也瞑目……孩子，你听见了 吗?听见了吗?

么 姑 听见了，听见了，爹，我答应您!

〔 灯 暗 。

**么** **奶** …… 我答应过爹，我要生下这个孩子。 **黄云逸** 哈!那可是个土匪种!

**我** **(死死板住黄云逸的双肩)你混蛋———**

么 奶 放开他，老大!秀才，这可是我们毕家的后代，知道 厉害了吧!

**我** (松手)老先生，你，太冷酷了。

**黄云逸** 老大，那时我年轻气盛，眼里掺不得半点沙子。

我 既然你那样嫉恶如仇，就应该找到那位军人，跟他决 斗!为了爱情，拚个你死我活也值得!

**黄云逸** 拚?老大，你是在笑话我吧? **我** 笑话你?

**黄云逸** (不好意思地)我这副文弱之身，斯文之体，怎么拚得

过那土匪头?别看陈礼先一副书生相，他可不是好 惹的!

**我** 那你怎么办呢，总不能无动于衷吧? **黄云逸** (样子很凛然)我，我要走!

**我** 走 ?

么 奶 打不赢就跑呗!老大，(朝我挤挤眼)这个道理还不 懂?

**黄云逸** 我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么** **奶** (嘲讽地)哼!还上策哩!窝囊!想起当时你背着个 破包袱，老鼠一样偷偷溜走的样儿，我就气不打一处 来……

〔黄秀才上。他身背简单的行李， 一副出远门的样 子。临走前，他回头看了一眼风水镇。

**黄秀才** 我不能在这地方呆下去了。我要走，走到天边去 这里太肮脏，太淫乱!我要云游四海，浪迹天涯，寻

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欲下) 〔么姑期期艾艾地迎面上。

么 姑 (充满少妇的激情)别走!别丢下我不管。公爹死 了，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满镇子的人都在羞我、罵 我，他们口张得大大的，要把我活活吞下去!我害 怕，我怕—

**黄秀才** 你怕?有土匪撑腰还怕什么?

**么** **姑** 我是不得已才这样…… **黄秀才** 宁为玉碎，不可瓦全! **么** **姑** 我求你饶 ……

**黄秀才** (打断么姑)晚了，一切都晚了!

**么** **姑** 不晚。我要向你赔罪，好好地侍候你，只要你别走。

我求求你——(跪)

**黄秀才** 让开!我再不愿看见你，让我走!

么 姑 你说，你要我怎么样?我一切都听你的。 **黄秀才** 我要你去死!

么 姑 啊?不!我不能死!我已经有了孩子，是我们毕家 的后代根。我要把他生下来，好好哺养他，让他永远 陪着我。

**黄秀才** 天!别再提那个野种了!你，滚开吧!(下)

么 姑 (捂住腹部，脸上现出神圣的光环)我要把他生下来! 要生下来——

〔舞台一片黑暗。少顷的岑寂。驀地，仿佛从天外边 传来一阵清脆的婴啼，有如朝阳之喷礴而出，顿时把 天幕映得血一般鲜红。

我 (高声欢呼)爸爸!我爸爸来到人间啦!

〔七彩的灯光照亮舞台，也照着我的神往、么奶的惊 喜与黄云逸的迷惘。

〔我六岁的父亲上。 父 亲 ( 哭 喊 ) 妈 ! 妈 — — 么 奶 怎么啦，孩子?

**黄云逸** 谁欺负你了?

我 怎么满身泥土?

〔么姑上，艰难的日子已在她脸上、身上留下了明显 的印记。

么 姑 孩子，妈在这儿，别怕。 〔父亲哭着扑过去。

么 姑 别哭!有什么委屈对妈说，啊?

父 亲 街上的人都……都骂我，骂我是野种!

么姑 不，你是毕家的后代，是有根有底的人家。 父 亲 那，我爸爸呢?

么姑他 … …

父 亲 他在哪儿? **么** **姑** 他，早死了。

**黄云逸** 不!我没死，我回来了!

〔黄秀才上。他步履蹒跚，衣冠不整，满面倦容，表情 沮丧，全没有了过去的翩翩风度。么姑牵着父亲伫 立在他对面，目光淡漠。

〔以下是我、黄云逸、黄秀才、么奶、么姑的交叉对话。 **我** 老先生，你终于回来了!

黄云逸 是的，我回来了。转眼已过了七年。这段日子，我教 过私塾，当过挑夫，拉过人力车，讨过饭，还被抓过壮 丁 ……

**么** **奶** 秀才，你不是远走高飞了吗?还回来干什么?

**黄秀才** 世态炎凉，人生艰辛，我浪荡了半辈子，现在该有个 窝了。么姑，你还等着我吗?我回来，再也不走了! 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欲拥抱么姑，却与她交臂错 过 )

么 姑 和我永远在一起?你就不怕有辱你的名声? 我 是呀，老先生，你不就是为了清白才走的吗?

黄云逸 名声?我一切都看透了。名声、金钱、地位，这些统 统都是身外之物，只有人，才是最实在的。我希望有 一个人能伴我走完后半辈子的路， 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好人，象你么奶那样。所以我就回来了。

么 姑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黄秀才** 你还在恨我吗?

**么** **奶** 我谁也不恨。只恨自己，恨命!

**黄秀才** 孩子?你有孩子了?多大?是我的孩子吗?(走上 前捧着我父亲的脸)太象我了!这是我黄家的后代!

我 这么说，我开始的推测是对的? 么 姑 不，他只象我一个人。他姓毕。

**黄秀才** 么姑，我回来了，你愿意跟我一起过日子吗? **黄云逸** 么姑，你愿意吗?

**我** 么奶，您说话呀! 么 奶 不，我不愿意。

**么** **姑** 我有儿子陪着就行了。我不愿打扰别人，也不想别 人打扰我。你走吧!

〔黄秀才与么姑对视，渐渐靠近，终又失之交臂。灯 暗。除我之外，其他人均隐去。

我 (在稿纸上写下最后一行，然后舒畅地松了口气)么 奶总算把这个孩子养大了。后来这个孩子又有了孩 子，再后来，这孩子的孩子坐在这张桌子边写他父亲 的父亲的故事……那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只有么 奶知道。但她把秘密带进棺材，在里面腐烂变质，我 终于也未能解开这个谜。如此说来，我以及我的后 代们都成为无根之树，无本之源了。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姓毕也好，姓黄也好，甚 至姓陈也好，我们总算都生存下来了，还将生存下 去；好好地生存，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故事讲完了。愿落幕的声响不至于惊醒诸位看 官的睡神。

**——剧终**

**天边有一簇圣火**

郑振环

人 物

蓝禾儿——铁舰山哨所哨长，一排长。

刘清涧——铁舰山哨所哨长，先为二排长，后为副连 长。

韩五一——边防战士。 冷 春——边防战士。

冷 秋——边防战士，冷春的弟弟。 黎 凡——边防战士。

郝黑子——边防战士。 罗长贵——边防战士。

连 长——边防连连长，后为营长。 司务长——边防连司务长。

巧 巧——蓝禾儿的妻子，农村妇女。

杨小娥— … —冷春的未婚妻，农村小学教员。 雪 雁——刘清涧的女朋友。

战士甲、乙、丙。

老营长，蓝禾儿爹，刘清涧的母亲等人。 158·

〔舞台分为前后两个表演区，后表演区略高于前表演 区。全不用任何景片，只需有些正方形、三角形、菱 形等大小不同的积木块，以它们的不同组合与位置 的移动来展示空间的变化。景随情移，无限度地扩 大舞台上的时空间。

〔歌声起，这是 一 支带有大西北荒野大漠风味的劲 歌 ：

“年迈的父亲他老早就告诉我， 真正的男子汉就得去当兵。

从小我就憋足了一 口气，

爷们儿生要当大兵，死也做个鬼英雄。

噢，我的傻大兵! 噢，我的傻大兵!

粗糙的皮肤、憨厚的心，

认准的道路走到底， 一辈子一根筋。

天下的姑娘啊你能有多少情?

山高水深也比不过我们傻大兵。 有人非说我们是傻大兵，

爷们儿从来不生气，姑娘你也不要听。 噢，我们傻大兵!

噢，我们傻大兵!

粗糙的皮肤、憨厚的心，

爱国爱民更爱你，一辈子一根筋。” 〔伴着歌声、风的嘶鸣声大幕徐徐拉开。

〔舞台上出现几个边防战士的造型：巡逻的、放哨的、

训练的、读书的。

〔舞台中央有一个穿绿色短裤的赤身战士的造型。 他体魄健美，肌肉发达，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和当代军 人的阳刚之气。

〔瞭望塔里站岗值班的战士黎凡动了起来 …… 〔排长蓝禾儿着装整齐地上场。

**蓝禾儿** 情况咋样?

**黎** **凡** 还能怎么样， 一切正常。(懒洋洋地) **蓝禾儿** 注意军人规范，重新报告!

**黎** **凡** 是!(立正)报告哨长同志，无异常情况! 〔蓝禾儿贴在潜望镜上左右转动瞭望着。

黎凡这么先进的潜望镜，安装在咱们这儿算是废啦 … … **蓝禾儿** 啥意思?

**黎** **凡** 没意思!天天站岗、天天无异常情况，能有意思吗?

**蓝禾儿** 你这个黎凡呐，上过两天半大学，就爱发个牢骚，整 个一个臭老九!

黎 凡 没错儿， 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臭老九。放着中文系 不上，非要退学来参军，没想来到这么个鬼地方，没 有绿地，没有人烟，整个哨所一共七个人加一条狗， 上岗下岗，两个小时一班，做饭吃饭，一日三餐，还得 两个人去炮制。今天是昨天的重复，明天又是今天 的重复，千篇一律，紧张不起来，冲动不起来，昂奋不 起来，壮烈不起来……

**蓝禾儿** 嗬嗬嗬……还昂奋?还壮烈?你跟我臭转(zhuǎi)啥 呀你!穿着这身军装，就是昂奋!保卫祖国边防，就 是壮烈!你也来咱铁舰山哨所好几个月啦，要好好

跟人家老同志学习，牢固树立起扎根边防的思想!

**黎** **凡** 扎根?就现在，您去看一看这哥几个都在干些什么,

就知道扎根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啦!

〔舞台前区灯光增亮。

〔那个穿裤头的战士甲戴着太阳镜，伸胳膊叉腿平躺 在斜坡上，怪声怪调地唱着《克拉玛依》之歌。

**战士甲** 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突然喊起来)我 真受不了啦!

〔正巧蓝禾儿来到身边，他吓了一跳。 **蓝禾儿** 你……你抽什么风!

战士甲 (坐起来)我受不了!茫茫戈壁，渺无人烟，就咱七个 傻老爷们儿守着这一片不毛之地，在寂寞与单调中 消耗 ……

蓝禾儿 嘿!这年头真他妈的是邪了门儿啦，这新兵蛋子是 一个比一个词儿多!你穿着军衣，吃着军粮，领着军 饷，你消耗啥啦?

**战士甲** 生命!生命的价值!

**蓝禾儿** 嗬!还回答得理直气壮?就你的命值钱?别人都不 想实现价值?你给我回去把军装穿上。袒身露体 的，象个啥样子!

**战士甲** 今天是星期天，我在日光浴。

**蓝禾儿** 那也得注意点影响!

**战士甲** 这里除了一条母狗没有其它异性，我就是光屁眼子 也影响不了军民关系!

**蓝禾儿** 嘿，你还真能噎人!

**战士甲** 您看，韩五一在那儿干什么?真是乏味透了!

(又躺在地上)

〔舞台另一角。

〔战士韩五一正玩一条大黑狗。

**韩五一** 别动，大黑，我给你打扮漂亮点儿，也好去找个对象 啊!唉，你落到这个鬼地方真是倒了血霉啦!赌等着 当一辈子老姑娘吧!

〔蓝禾儿来到身边。 **蓝禾儿** 你这是搞啥名堂?

**韩五一** (尴尬地)嘿嘿嘿，星期天，没事儿干，瞎玩儿……

**蓝禾儿** 瞎玩儿?给你尾巴上拴几根红布拉条你受得了吗? **韩五一** 我……我又没长尾巴!

**蓝禾儿** 我看你的尾巴翘得老高!你把它给我解下来!这不

是糟踏大黑嘛，八成是你想找对象了吧? **韩五一** (突然急了)蓝排长，您少开这种玩笑啊!

**蓝禾儿** 嗬!你整个是一个进口脾气，说翻脸就翻脸! **韩五一** 我恨女人!

**蓝禾儿** 这毛病好，守卫边防不分心!(欲走又回)咦，不对

呀，好模样儿的你恨哪门子女人哪? **韩五一** 因为女人太可恨!

**蓝禾儿** 我看你八成是有病!(欲走又回)思想病!有空我得 找你好好谈谈。

〔舞台另一处。

〔战士乙举着一个罐头瓶儿喃喃自语。

**战士乙** 你住在这里边是前途光明，出路不大呀 …… 〔蓝禾儿转到这里。

**蓝禾儿** 你跟谁说话哪?

**战士乙** (指着瓶子)它，四脚蛇。

**蓝禾儿** 嘿，这玩意儿恶心巴拉的可有啥玩头!真是武大郎 玩夜猫子——啥人玩啥鸟儿!

战士乙 不玩这玩啥?电视电视收不着，广播广播听不到， 一 到白天，除了刮风就再听不到人世间的一切声音了， 我们这里是一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蓝禾儿 今天这是咋的啦?是都上错弦啦?还是都吃错药

啦?(嘟嘟地吹起哨子，围着舞台转一圈儿)集合，都 给我集合!

〔五名战士站成一排，最后站着大黑狗。

**蓝禾儿** (喊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同志 们!

〔众战士立正。

蓝禾儿 (敬礼)稍息!同志们，我们铁舰山哨所是大西北边 陲的一个先进哨所，是祖国的耳朵，祖国的眼睛，祖 国西北大门上的一把锁!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

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 〔众人轰地笑了。

蓝禾儿 这话老理儿不老!怕吃苦就当不了边防军，怕寂寞 就保卫不了祖国!看看诸位这份儿模样儿，穿裤衩 子的，玩蝎虎子的，给狗扎小辫儿的，哪儿还有一点 边防军人的架式!

**战士甲** 报告排长，今天是星期天。

**蓝禾儿** 军人没有星期天!要时刻准备上战场!下边大伙跟 我进行一次十公里越野强力拉练。我跑多快，你们 就得跟多快，谁也不许掉队。

〔传来汽车刹车声。 **战士甲** 看，送水车来了! **蓝禾儿** 拉倒吧!解散!

〔刘清涧背着被包，拿着报纸、信件上场。 **蓝禾儿** 刘清涧，你咋来了?

**刘清涧** 回头再说。先给大家伙分信，这是当务之急。(交 信 )

**蓝禾儿** (分着信)你两封；你一封；你两封；嗬，冷春大丰收， 一下子来三封!

**战士丙** 三封也不多，一个月才送一次信。 〔冷春接过信刚要走 ……

〔韩五一一把抓过冷春手中的信，看了看信封，恶狠

狠地将信甩在冷春的脸上，怒冲冲地走了。 **蓝禾儿** 韩五一，你不象话!

〔冷春怯懦地拾起地上的信，默默地走下场。

**战士甲** 蓝排长，韩五一欺负人家冷春可不止一次了，您要是 再不处理，我可要帮助您处理他一下啦!

**蓝禾儿** 你咋知道我不处理?去去去。找没苍蝇的地方看信 去!

**刘清涧** (对战士甲)把我的被包捎回宿舍去。

〔战士甲接过被包等物下场。其他人跟下。 **刘清涧** 这两个是怎么回事啊?

**蓝禾儿** 谁知道啊，找他们俩问，谁都不说，就跟那周瑜打黄 盖一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个还是一个村儿入 伍的，八成有前仇。

**刘清涧** 行了。这事儿留给我处理吧。 **蓝禾儿** 留给你?

**刘清涧** 一排长，你大喜临头啦!我是来接替你当哨长的。 待会儿你就跟送水车一道回连部报到，当你的副连

长去吧!

**蓝禾儿** 你别拿我开“玩乐”啦!在这方面我蓝禾儿从来没顺 过 !

刘清涧 这回可是十拿九稳。前几天，我去军分区干部科办 事，巧劲儿，看见了营党委给你打的提升报告，科长 还嘱咐我保密哪。这不，又派我来接替你当哨长，这 次提升还有个跑?只要命令一宣布，嫂子就可以办 随军了。

蓝禾儿 说老实话，要不是为了把你嫂子办出那穷山沟儿，我 才不着这份瞎急哪。行了，不说这事儿了，你自己先 回宿舍找个窝儿安下，我得抓紧时间把冷春和韩五

一的事儿处理一下。 **刘清涧** 咱们一起去吧。

*〔* *切光。*

〔 光 复 亮 。

〔冷春看着信上场，坐在一块青石上。 〔韩五一突然来到他跟前。

〔冷春下意识将信收起，神情有些慌乱。

韩五 一 有本事把信对大伙儿公开嘛，干吗躲到这儿来看! 做贼心虚!

冷 春 她……她信上也没说啥，就谈了谈村里的改革情况。

三封信都向你问好 …… 韩五一 谁用她问好，骚货!

冷 春 (震)你……你咋能骂人?

**韩五一** 骂了咋的?我就骂她!骚货、骚货、骚货! 〔蓝禾儿和刘清涧来到这里。

**蓝禾儿** 韩五 一 !你撒啥野?你俩整天闹矛盾，到底为啥嘛? **韩五一** 你问他!(气呼呼地下场)

**蓝禾儿** 韩五 一 !(追下)

**冷** **春** 二排长，把我调离铁舰山哨所吧。去哪儿都行，干啥 都行，只要能躲开韩五一!我实在受不了啦，我求求 您啦……(跪倒在刘清涧面前)

刘清涧 (忙拉起冷春)你这是干什么?有话尽管说。

冷 春 ( 犹豫了一下)我……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事儿 ……您刚到，先别为我们操心，我会处理好的。您 忙去吧。(敬了礼，拭着泪走了)

〔刘清涧茫然地摇了摇头，跟下。 〔 切 光 。

〔 光 复 亮 。

〔舞台另一处。

〔蓝禾儿正在和韩五一谈话。

蓝禾儿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和冷春是一个 村儿出来当兵的，不说相互照应着点儿，整天价掐 架，你也太欺负老实人啦!

**韩五一** 他老实?他是老实里挑出来的。蔫坏!

**蓝禾儿** 说你坏，我信；说他坏，连咱那只大黑狗也不服。

**韩五一** 反正您吃完午饭就走了，我也把他的臭底儿揭揭，您 给评评理!

**蓝禾儿** 啥臭底儿?

**韩五一** 您知道常给他来信的那位是谁吗?

**蓝禾儿** 不是他的未婚妻杨小娥吗? **韩五一** 那是我的对象!

**蓝禾儿** (一惊)啥?

**韩五一** 杨小娥是跟我定了亲、过了礼的。让冷春给抢了行

啦 !

**蓝禾儿** 为啥?

韩五一 定亲那阵儿，我爹是乡长，现在下台了，冷春他爹是 被村里造反派整死的反革命，前两年一平反，他爹又 成了抵制错误路线的英雄。冷春就利用这点儿优势 对杨小娥下手了!本来是我未过门的媳妇，整天给 他来信，您说我受得了吗?

**蓝禾儿** (恶狠狠地)哼!女人这东西 … …

**韩五一** 这件事您可千万替我保密。

**蓝禾儿** 都闹到这份儿上了还保个啥密!我去找冷春谈。

**韩五一** 千万别!反正我跟杨小娥已经定了亲、过了礼，她就 是我的人啦!再说，她以前对我的感情确实不错。 目前，我正写信给她做工作，张扬出去，一是我没法 儿在这儿做人，二是我怕相反把他们俩给促成了!

**蓝禾儿** 行。你还有点儿脑子，我不对任何人讲就是了。干 你的事去吧!

**韩五一** 是。(下场)

**蓝禾儿** (坐在石头上喟叹着)唉!女人……女人!

〔突然，遥远的地方响起了鞭炮声和喜庆的唢呐声，

声音渐大…… 〔 收 光 。

〔第二演区光亮。

〔巧巧正站在村口等人，神色有点忐忑不安。

〔踏着喜庆的唢呐声，蓝禾儿提着探家的物品兴冲冲 地上场。

巧 巧 他叔，你回来啦?(忙接过他手中的东西)

蓝禾儿 嫂子，干吗还来村口迎我，还怕我找不到家门咋的? 哎，那是谁家娶亲?

巧 巧 哦……是喜财哥。快回家吧，爹想你哩!

**蓝禾儿** 听说喜财哥这两年发啦!他结婚咋也不写信告诉我 一声，我也好给他带点礼物回来。

**巧** **巧** 他哪儿知道你要回来探家，快走吧!

**蓝禾儿** 我俩是一块儿长大的好朋友，既然碰上了，不能不表 示点意思。正好，我带回来两条准备自己办事用的 被面儿来，先给他送去，凑个喜兴。(从提包里翻出 被面)

**巧** **巧** 先回家吧，明天再送也不迟。

**蓝禾儿** 你先回家给爹报个信儿，我送去就回。(欲走) **巧** **巧** 他叔，去不得呀!

**蓝禾儿** 这有啥，咱家的情况他也了解，还能嫌礼物轻?(又 欲走)

**巧** **巧** 回来!他娶的就是你的冬云!

**蓝禾儿** (一愣，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啥?你说啥?

巧 巧 想开点儿吧，这几年咱家的光景狼狈，你又在那么苦 的地方，冬云她娘又怕哪一天把你调到南边去打仗



**蓝禾儿** 我这就去找冬云，我要当着乡亲们的面儿问问她，当 初说的话算不算数!

巧 巧 (拉住他)你不能去，不能去呀，听嫂子的话，回家吧。

啊 ?

**蓝禾儿** 这算咋回事儿啊 …… (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二演区切光。

〔一演区光亮。

〔蓝禾儿仍坐在石头上。 〔刘清涧上。

**刘清涧** 怎么还在这儿傻坐着哪，该吃午饭啦!想媳妇了吧? **蓝禾儿** 去你的!

**刘清涧** 等命令一下，你快点儿把嫂子办来吧。 **蓝禾儿** 看你，比我还着急!

**刘清涧** 你和巧巧的那段浪漫史我都清楚，她太苦啦 …… **蓝禾儿** 就看这次她有没有运气啦 … …

**刘清涧** 这回绝对没问题，午饭我给你打回宿舍去了，快吃! 一会儿送水车就走!(下场)

〔蓝禾儿走进屋去，看了看饭菜深深地喘了 一 口气，

双手抱头，又陷入了沉思。 〔收光。

〔二演区光渐亮。 〔蓝禾儿家里。

〔蓝禾儿的老爹躺在炕上。

〔蓝禾儿没精打采地走进屋来。

**蓝禾儿** 爹，我明后天就回部队去了，我想把您一起接走，到 我们部队医院去治治您的病。

老 人 治啥?这瘫病没法儿治!禾儿，别为冬云的事儿折 磨自己啦，也别怨恨她，你看看咱这个家，你哥哥在

队伍上牺牲了，我又得了这号儿病，田里都是你嫂子 一个人，还拉扯个小草草，人家也得为自己往后的日 子想想!

蓝禾儿 我不恨她。可您就是为这事着急才落下的这号儿病 啊……唉!嫂子当时就该写信告诉我，也好抓紧给 您治啊 ……

老 人 她怕你着急、分心，就自己用板车拉着我到处治，这 女子心善着呐!唉，你哥哥没这份儿福分，撇下她娘

儿俩走了，可苦了巧巧这孩子啦…… 〔巧巧端一碗药进来。

巧 巧 爹，您该吃药啦。(扶起老人， 一 口 一 口地用小勺喂 着药)他叔，别一天到晚闷在房里，出去走走，串串门 儿赶赶集。冬云的事儿别搁在心上，嫂子已经托人 帮你去找了，一定找个比她强的!

**蓝禾儿** 哎，我听嫂子的。(推门出去，心绪怅惘地在院子里 踱步)

老 人 巧巧，有件事我想了好几天，不知当说不当说。 巧 巧 说吧，爹。

老 人 你已经守了四年了，先前让你走你不肯走 …… 巧 巧 再甭提那话，他叔又在部队上，我走了您咋办?

老 人 唉，该死不死，得这号病来熬苦你，我想抹脖子都抓

不住刀啊!

〔蓝禾儿被屋内的对话吸引过来，站在门外倾听。

巧 巧 您不用乱想，再咋的我也不能让您老人家受罪，人都

有老的时候。

老 人 见你苦，爹心疼；禾儿叫冬云撇了，爹也心疼。你守 了四年了，也对得起草草她爹了，你既然无心再走，

我看就跟你兄弟合房吧。 **蓝禾儿**( 在 屋 外)啊 … …

〔巧巧一下子溜坐在炕沿下的地上，趴在炕沿上哭了 起来。

**老** **人** 看这娃，哭啥?哥死了，嫂嫁弟，在咱这地界儿兴这 老例儿，没人笑话。

巧 巧 不不，禾儿兄弟年轻人好，我不能委屈了他。您放 心，我这当嫂子的一定给禾儿找个好媳妇，往后您再 甭提这话。

〔蓝禾儿突然推门进来。

**蓝禾儿** 爹、巧巧，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我……乐

意!

**巧** **巧** (忽地站起)你……你疯了吗!你傻了吗!你胡说些 啥呀!

**蓝禾儿** 当了几年兵，我知道该珍惜啥。 **巧** **巧** 你乐意，我不乐意!(甩门而去)

〔二演区切光。

〔一演区光亮。

〔刘清涧匆匆上场。

刘清涧 快，送水的车在等你。

蓝禾儿 好，我走了。(与刘清涧出屋)咱铁舰山哨所可是五

连冠的先进哨所，你可要多用点心思。 刘清涧 放心吧。

蓝禾儿 这次补上来的几个新兵可不好带呀，他们文化水平 都高，花花肠子也多，总觉得在这儿干窝囊、屈才



**刘清涧** 就好象你当上副连长就永辈子不回来似的，看这不 放心的劲儿!

**蓝禾儿** 再别提当副连长的事啦，我这人犯迷信，说多了准不 顺 。

〔传来汽车喇叭声。 **刘清涧** 走，我送你上车。

〔切光。

〔光复亮。

〔芦苇滩上。

〔黎凡身着伪装在作潜伏侦察。 〔刘清涧上场。

**刘清涧**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黎** **凡** 还能怎么样，一切正常!排长，你那儿还有水吗? **刘清涧** (摇水壶)光了!再坚持半小时训练就可以结束了。

黎 凡 整整在这儿趴了两天两夜，真够人受的!我真不明 白，眼下两边儿都友好了，已经搞起边境贸易来了， 咱们还搞这种潜伏训练有什么用?

**刘清涧** 就你的牢骚多，注意观察!

黎 凡 我怎么听说副连长的命令下来了，不是蓝排长?

**刘清涧** 又叫别人给顶啦! 〔传来汽车刹车声。

黎 凡 看，连部的司务长来了。

〔司务长上场。

**刘清涧** 你怎么来了?

**司务长** 来给你们哨所送给养。黎凡，有你的 一封家信，在司 机那儿哩。

**黎** **凡** 是吗?(跑下)

**司务长** 跑出这么远来搞潜伏训练，害得我在戈壁滩上转了

老半天，差点跑到人家那边儿喝茶去了。 **刘清涧** 搞训练就要从难从严嘛。

**司务长** 唉，咱们一心一意在这儿守边防，建边防，可有的人

哪，在吃边防，毁边防! **刘清涧** 你指的是什么?

**司务长** 那位新任命的副连长才到连队上任了九天，就被借 调到省军区生产办公室去了，走后不到一个月，家属 的随军手续就批下来了，这随军手续刚办利索，得， 省军区的调令又来了，人家连这儿都没回，就带着夫

人搬进了省军区大院儿。

**刘清涧** 真不知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司务长** 这还用问?就是冲着边防部队连级干部就可以带家 属这一条来的，目的达到就打道回府了。这些人精 明得很，可苦了咱们的蓝排长!

刘清涧 (愤怒地)连国家给边防军人这么一 点点特殊待遇他 们也敢巧取豪夺。我这就跟你的车去连部，我要告 他们!(下场)

**司务长** 唉!又苦了巧巧嫂子 … … (跟下) 〔切光。

〔一演区光亮。 〔连部附近。

〔蓝禾儿走来，划着一根火柴点亮一颗香烟，坐在石 头上陷入沉思。

〔切光。

〔二表演区光亮。

〔新房里，窗上贴着大红双喜字。

〔巧巧忐忑不安地向门外眺望着，思绪纷乱。 〔蓝禾儿走进门来。

巧 巧 你咋啦?不情愿入洞房?我……我真不该答应 … … (抹着眼泪)

**蓝禾儿** 你别乱想，我去给哥哥烧点纸，向他作了个交待…… **巧** **巧** 你真的稀罕我?

〔蓝禾儿不言语，只顾深情地望着巧巧。 巧 巧 你看啥呢，我老了，不好看了是吗?

**蓝禾儿** 不，你好看，你不老，你还比我小两个多月哪。 巧 巧 我都有白头发哩 ……

**蓝禾儿** 那是劳神劳的，还有变黑的时候。 巧 巧 真的?

蓝禾儿 真的，等我当上副连长，你就可以随军了，把你安排 到营部的家属工厂去当工人，日子舒心了，你的头发 会变得比以前还黑。

巧 巧 甭哄我，你哥哥在的时候告诉过我，当了营长才能把 我接走，其实接不接走又咋样，只要你常来信，我不 抱怨。

**蓝禾儿** 不，我没哄你，国家照顾边防部队，连职就可以带家 属，我哥欠你的债由我来还。

巧 巧 别胡说，谁也没欠我的债，我倒觉得这样办让你受了 委屈 ……

蓝禾儿 巧巧，你心真善!(将巧巧一下抱在怀里) 〔传来下雨声。

**蓝禾儿** 听，下雨了……

巧 巧 该下一场透雨啦，咱这黄土坡坡干旱得太久了 …… 〔二演区切光。

〔一演区光亮。

〔连部办公室里。

〔连长、刘清涧、司务长等人正在慰劝蓝禾儿。

蓝禾儿 (心绪烦乱地)我也是狗肚子装不下二两香油，本以 为这是铁板钉钉的事了，就写信告诉了巧巧，谁想到 命令下来了不是我，这不是恶心人吗!我这心里就

跟吃下了苍蝇喝了醋似的。 刘清涧 这个状我告定了!

连 长 告!告!告又有什么用?这种事又不是 一 次两次

啦!别说我这个小连长，你这个小排长，连咱独立营 党委都没辙!

刘清涧 那以后就别叫我们下边又整党又学习的，难怪大伙

一到政治学习就侃大山 …… 连 长 别乱放炮!

蓝禾儿 要我说，得给军委写封信，完善 一 下边防军人家属的 随军条件。家属随军前，干部必须签字划押，随军 后，干部必须在边防上服务十年、二十年的，不划押 就不批!

**连** **长** 这也太苛刻一点了吧!

**蓝禾儿** 我就敢拍胸脯!只要需要，干到死我也认，你们信不 信?

**刘清涧** 这我信。

**蓝禾儿** 在这一点上你不简单，我服你。

**刘清涧** 我有什么不简单的?

**蓝禾儿** 从军分区到大军区都有你父亲的老战友、老上级，可 从没见你托人走后门儿想离开过边防。

**刘清涧** 我历来主张自己的路自己走，干吗要把自己的命运 系在别人的裤腰带上!

**蓝禾儿** 所以我说你不简单。

连 长 在全国、全军有靠山的人毕竟是少数，利用靠山的人 为数更少，不是刘清涧不简单，而是这些人太没出 息，太庸俗了!

司务长 你这话我就不同意，我是找不到，能找到靠山我坚决 找，倒不想捞什么好处，最起码多了一件自卫武器。 加果蓝排长他爹是个大人物，你看哪个敢不让他当 副连长!可现在呢，全分区有名的尖子排长也是白

搭!还苦了咱们巧巧嫂子! 〔电话铃响。

连 长 (接电话)喂?找谁 … … 您是 … … (把话筒给刘清涧) 营长找你。

刘清涧 (接话筒)喂，我是刘清涧。 〔二演区出现营长的形象。

营长 听说你要给军区纪委写信?请把我们几个营干的名

字都签上，把我营长的名字写在第一个! 刘清涧 谢谢营长。

营 长 谢什么,别臊我啦。你对蓝禾儿讲，我这个营长无 能、草包!他奶奶的 ……

蓝禾儿 (夺过电话)营长，我是蓝禾儿，有您几句话，我蓝禾 儿就是在排长这个位子上再干十年也绝无怨言 …… (有些冲动了)

**营** **长** 我还能说什么呢?说你是个好同志?这玩意儿贬值 了……

**蓝禾儿** 在我这儿永远不贬值!

**营** **长** 写信的时候替我向巧巧问声好吧，我这个营长向她 敬礼啦 。

**蓝禾儿** 是。我……我……(哽咽了)

营 长 哭个球!他奶奶的……(挂上电话)

〔蓝禾儿放下电话，甩门出去了。 **刘清涧** 你去哪儿……

〔切光。

〔光复亮。

〔戈壁滩上。夜。

〔蓝禾儿一手支腮，坐在岩石上，遥望天际，百感交集



〔二演区光亮。

〔天边 一轮硕大的皓月。

〔圆月前，出现巧巧的倩影，她伴着歌声，翩翩起舞： “我冷清，我寂寞，

冷清寂寞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你别说，我也不用说，

冷清寂寞为哥哥，为呀为哥哥! 剪不断相思，

离不开苦涩，

爱在心中火辣辣，

我只能叫声亲哥哥!

我冷清，我寂寞，

妹在家中想哥哥，想得苦中乐。 说不完的话，唱不完的歌，

军人的妻子想哥哥，再苦也值得。 推不开眷恋，

放不下职责，

爱在心中火辣辣，

我只能叫声亲哥哥!” 〔舞蹈完，巧巧飘然而逝。

**蓝禾儿** (找寻着，呼喊着)巧巧，巧巧，巧——巧——!(喊声 在天地间回荡着)

*〔切光。*

〔光复亮。

〔哨所室内。

〔刘清涧正在打电话。

刘清涧 喂，连部吗?我找连长 … …

〔连长突然来了。 连 长 连长在这儿哪。

刘清涧 哟，您怎么到哨所来了?我正着急找您，上军校的事 这次就别推荐我啦，只推荐蓝禾儿一个人保险，让上 边没有选择的余地 ……

**连** **长** 可上边需要选择，必须报两个名额。

**刘清涧** 那就多为他多说点好话，把我说次点儿，他已经到了 临界年龄，不去军校就面临着转业，我迟两年去也来 得及。

连 长 晚了。

**刘清涧** 什么?

**连** **长** 已经批下来了。是你!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需 要走后门了，后门儿倒关得挺严的了。看来后门儿 也他娘的认人!

**刘清涧** 这怎么行，您知道，部队就是他的家呀!

**连** **长** 没辙啦。越往后越难，明年就要参加全国统考了，他 就更没希望了 ……

刘清涧 我这就给老营长打电话，他对蓝禾儿最了解!(拿电 话 )

连 长 算了吧，老营长转业了。 **刘清涧** 为什么?

连 长 部队要现代化，谁都得顾全这个大局。 刘清涧 新营长是谁?

连 长 本人。当了十年连长，破格提拔一回，纯粹是个安慰 奖，我看也长不了。好好去上学吧，军队的未来是属 于你们的。

刘清涧 那蓝排长怎么办?

连 长 他回来接替你的哨长工作，这就叫时也、运也、命也! 〔切光。

〔光复亮。

〔哨所宿舍里。

〔蓝禾儿走了进来，放下被包、网兜之类，将刘清涧床 上的铺盖卷起，发现褥子下面有一封信，他下意识地 扫了一眼，刚要扔到桌上，又好像发现了什么,他看 起来了 ……

〔一个老太太的画外音：“清涧儿，我已经找了省军区 的李伯伯，他同意把你调回省城。妈妈老了，倍感孤 独，你快回来吧。你一直盼望能进军校深造，李伯伯 答应等你回来再想办法 …… "

〔蓝禾儿愤愤地将信拍在床上。 〔刘清涧进来了。

**刘清涧** (热情地)老蓝，你来啦?

**蓝禾儿** (冷冷地)这叫因果轮回呀，祝你远走高飞，鹏程万

里!

刘清涧 你拿我开什么心，来，我帮你收拾床铺…… 蓝禾儿 (用胳膊挡了回去)用不着!

刘清涧 (忙倒水)刚进门儿，先喝口水，回头再收拾。

**蓝禾儿** 我不渴。对我来说，喝哨所的水日子还长着呐!

刘清涧 老蓝，您是我的老排长，我是您接来的兵，对我有什 么意见尽管直说。

**蓝禾儿** 现在说还有啥用!晚了!(走出屋去，在门外茫然踱 步 )

刘清涧 (不解地)晚了? …… (忙拿起电话)喂，我找新上任 的王营长……营长吗?我是刘清涧。我想好了，军

校坚决不去了 …… 〔蓝禾儿又走了进来。

刘清涧 ……您向军分区要求一下嘛，还是换蓝排长去吧，他 军人素质、带兵经验都比我强，再说，他的年龄……

蓝禾儿 (一把夺过电话)扯淡!(拍在电话机座上)你是可怜 我还是臊我的面子?

刘清涧 我是诚心诚意的，你年龄比我大，机会不多了。

蓝禾儿 机会，啥机会?我服从安排，听凭命运，机会对我这

样的人是永远不存在的!

**刘清涧** 老蓝，别把前景想得太灰暗……

**蓝禾儿** 但我的心里并不阴暗，尽管人窝囊，可活得光明磊 落!

**刘清涧** (有些控制不住了)谁不光明磊落了?你把话说明白 点儿!

**蓝禾儿** 自己干的事儿自己清楚。

刘清涧 (爆发了)我不清楚!要说干了点事儿，那就是我 一 直在为你争取，为你请求。你别以为有些议论我不 知道，我刘清涧还没那么贱，我从来没想借别人的光 照亮我自己的路，包括我死去的父亲。

**蓝禾儿** (感到了震慑)我……我没说啥呀!

**刘清涧** 你还要说什么!你一回来好象变了一个人，别以为 就你一个人把心贴在边防上，别人都是那个只上任 了九天的副连长，都是耍种!

**蓝禾儿** (讷讷地)我最近心里乱。刚才说话走火了 ……

**刘清涧** 多年的战友了，应当有个起码的了解。

**蓝禾儿** 对你去上军校，我没嫉妒，我是怕你一走就不回来 了，我怕失去一个……(有些动情了)

**刘清涧** 你到底还是信不过我!

**蓝禾儿** 你敢打赌?

**刘清涧** 敢 。

**蓝禾儿** 好!如果你回来，我自费摆一桌酒席给你接风，当众 认输。如果你输了呢?

刘清涧 我从来没想过!(从兜里掏出一个用红绸布包着的 日记本)这是我父亲生前的日记本，是他唯一的遗物 了，把它给你留下，等我回来再还给我。

**蓝禾儿** 这可使不得。开个玩笑，何必认真，人往高处走嘛， 我蓝禾儿又不是非激你回来不可!

刘清涧 我也不是拿这个做抵押，这上边记着许多边境情况，

很有参考价值，让大伙儿轮着看看。 **蓝禾儿** 好。(接过日记本)把友情记在心中! 刘清涧 两年后我们在这里重逢!

〔二人握手。 〔切光。

〔主题歌声起。

〔广袤的戈壁滩上。

〔刘清涧身背被包，英姿勃勃地走着，他像久去归来 的游子，饱览着戈壁滩的风光 ……

〔他走累了，放下被包，坐在上面，喝着水。他突然想 起了什么,从衣兜里掏出日记本，从本子里取出一张 照片，仔细端详着 ……

〔于是，耳边响起一个姑娘银铃般的笑声，笑得那样

美，那样甜，那样撩动人的心魄 …… 〔一演区收光。

〔二演区光亮。

〔刘清涧的女朋友雪雁格格笑着跑上，她线条流溢， 打扮新潮，极富青春魅力。

雪 雁 (对远处喊着)刘清涧，我在这儿哪!快来呀!

〔刘清涧跑上。 刘清涧 你可真爱笑。

雪 雁 (略带几分天真地)那是因为青春太美好的缘故。我

发现你不太会笑，象个标准的高仓健!

刘清涧 听说高仓健已经过时了，现在姑娘们倾倒的是费翔。

雪 雁 费翔也很有魅力。总之，女孩子心中的爱就象一个

五彩的梦，跟你在一起，我就象生活在梦里。

刘清涧 梦是虚幻的，而生活是实际的，我毕业以后，还要回 到边防去。

雪 雁 我真不明白，高主任死活让你留校当教员，孤独的老 母亲苦苦地哀求你，你为什么非要回去，难道只是为 了打赌?

刘清涧 是的，但不是跟蓝排长，而是跟戈壁滩。我不能输给 它!

雪 雁 你已经在那里付出过了，谁还能再说什么?

**刘清涧** 我并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但我必须按照自己所想的 去 做 。

**雪** **雁** 如果我一定要你留下呢? **刘清涧** 请别这样要求我。

**雪** **雁** 难道我没有女人的魅力吗?

**刘清涧** 你的魅力足以使我心醉神驰，所以我才向你发动了 大胆的而又是心虚的攻势。

**雪** **雁** 干吗要心虚?

刘清涧 因为你太完美 ……

**雪** **雁** 不知你这是奉承还是在挖苦 ……

**刘清涧** 这不是我的嘴在跟你说话，而是我的心在跟你对话。 雪 雁 一个人爱别人和被别人爱都是幸福的。我真怕来得

太快，去得也快……

**刘清涧** 我更怕。军人的事业是爱神不愿意光顾的地域，而 我的事业又恰恰在遥远的边关……

**雪** **雁** 那里能实现你的拿破仑梦?

**刘清涧** 拿破仑算什么,拿破仑刚从军校毕业的时候才是个 炮兵少尉!

**雪** **雁** 可他三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成了全军的统帅，指挥了 奥斯特利茨战役，可你现在呢 ……

刘清涧 是啊，在这荒凉死寂的戈壁滩上，也许只能做一个默 默无闻的军人。可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就要走 到底!

雪 雁 这就是你一辈子的追求?在荒凉死寂的戈壁滩上， 默默地忍耐着那些常人所不能忍耐的一切，这简直 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

**刘清涧** 可许许多多的军人都在那里忍耐着，才能有这里的 春天、孩子们的笑声、年轻人的热恋……

**雪** **雁** 看来你的决心我已无法改变，只求你千万别让我等 得太久太久 … …

**刘清涧** 实际上它早已经到来 ……

**雪** **雁** 实际上你很快就要离去 …… **刘清涧** 所以请你慎重考虑!

**雪** **雁** 还有考虑的余地吗?实际上我的一切，包括女人最 珍贵的……都已经全部给了你。天知道， 一个女人 爱上一个男人，为什么会如此疯狂，不能自己，甚至 于想和你溶化在一起 …… (幸福地依偎在刘清涧的 怀抱里)

〔二演区收光。

〔一演区光亮。

〔蓝禾儿坐在哨所前的土坎上，神情怅惘……夕阳的

余辉将他巨大的身影映在大铁舰山的石壁上。 〔韩五一用绳子拖着一捆梭梭柴上。

**韩五一** 您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 **蓝禾儿** 等刘副连长。

**韩五一** 刘清涧?他毕业回来啦?

**蓝禾儿** 对。可我又要走了，他暂时来接替一下我的哨长工 作。

韩五一 我真有点儿相信命运了。你接他，他接你，不知轮换 了多少次，到末了，他当上副连长回来了，您却被宣 布转业了。

蓝禾儿 别乱放炮。他当副连长，我转业，都是革命需要，打 赌他赢了，我佩服他!运气上他也是胜利者，也许这 就是你说的命运吧!

**韩五一** 我看人生就象有奖储蓄一样，中彩票的毕竟是少数， 可得到的彩电、冰箱却都是大伙儿付出的利息。

**蓝禾儿** 你也学坏了，说话拐弯抹角的。他上完军校能回来 就是觉悟，就是部队长期培养的结果。

**韩五一** 我是为你打抱不平，忠心耿耿地干了这么多年排长， 转业啦!

**蓝禾儿** 少■嗦!去通知大伙，穿好军装，听到我的哨声，马

上出来列队欢迎。 **韩五一** 是。(下场)

〔山壁上的影子突然发出声音：“蓝禾儿啊蓝禾儿，转 了业你能去干啥呀!?”

**蓝禾儿** (一惊)你是谁?为啥要问我?

〔影子：“我是你的影子，老人们都说影子里有人的魂 儿，我不问，你自己也会问的。”

**蓝禾儿** 谁知道我去干啥，有人劝我去当采购员，说油水大



〔影子：“就你?提着酒瓶子都不知往哪里送!” **蓝禾儿** 要不就去当推销员，他们说补贴多。

〔影子：“那种讨好献媚的笑你会吗?”

**蓝禾儿** 反正二十一级的工资是吃定了的，瞎混吧。

〔影子：“混?你没那能耐，能混也是一种功夫。” **蓝禾儿** 照你这么说，离开了部队我啥也干不成啦?

〔影子：“你什么都能干，可你什么都没心思去干!” **蓝禾儿** 为啥?

〔影子：“因为你舍不得这身军装，舍不得戈壁滩，舍 不得你的哨所!”

蓝禾儿 扯淡!我为啥舍不得它!它从来也没舍不得我!

〔影子：“那你为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我都跟着 你瘦了一圈儿!”

蓝禾儿 唉，人真是贱哪 …… 〔影子消失了。

〔刘清涧走来了。 **刘清涧** 老蓝，你好啊!

**蓝禾儿** 哎哟，这么远你咋走着回来啦!

**刘清涧** 连里要派车，我没让，一是看看我这两条腿，是不是

念书念软了；二也想好好看一看阔别已久的戈壁滩。 **蓝禾儿** 行。赌你打赢了，好样儿的!(嘟嘟地吹响哨子)

**刘清涧** 你这是干什么?

〔韩五一、冷春、冷秋、黎凡、罗长贵、郝黑子和一只大 黑狗一起跑上来，自动站成一排。

**韩五一** 听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

(跑步到刘清涧面前，敬礼)报告副连长同志!铁舰 山哨所，除一名值勤人员外，全部集合完毕，请你讲 话 。

**刘清涧** (还礼)韩五一，听说你这个班长当得不错呀! **韩五一** 嘿嘿，都是组织培养的结果。

**蓝禾儿** 我把这几个新兵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叫冷秋，是冷

春的亲弟弟，是你走那年入伍的。 **刘清涧** 这哥俩还真象。

**蓝禾儿** 他叫罗长贵，是去年年底入伍的。

冷秋他是杭州来的个体户，专卖各种时装，家里可趁钱 啦 。

**罗长贵** 你可介绍这干什么,刚见面就给副连长留下一个二 道贩子的印象……

**刘清涧** 二道贩子怕什么,活跃市场，拾漏补缺嘛! **蓝禾儿** 他叫郝黑子，也是去年年底入伍的。

**刘清涧** 果然象个黑铁蛋儿。什么地方人? **郝黑子** (害羞地)我是陕北人。

〔幕后传来喊声：“蓝排长电话!” **蓝禾儿** 哪儿来的?

〔幕后声：“军分区。”

**蓝禾儿** 麻烦事儿又来了!(冲着郝黑子)就是你这个郝黑子

闯下的祸。哼!(下场) 〔郝黑子愧疚地低下了头。 〔 切 光 。

〔 光 复 亮 。

〔蓝禾儿正在接电话，刘清涧站在旁边。

**蓝禾儿** 是……是!郝黑子的问题我们一定抓紧处理 ……

是!让他提前复员。再见!(放电话) **刘清涧** 郝黑子犯了什么错误?

**蓝禾儿** (从桌子上的玻璃板下抽出一张画片来，摔在桌上) 就为了这一张大美人的照片!

**刘清涧** (拿起照片看，一震)……这是怎么回事?

**蓝禾儿** 今年春天，他去住院割盲肠，出了院他到街上去买这 张美人照，旁边两个小伙子可能开了句玩笑，他就把 两个人打得都住进了医院，碰巧让从那里路过的军 分区赵司令撞上了，来了个全分区通报不说，专区的 报纸上还把此事报道一番，这漏子不就捅大了!军

分区下了批件，勒令郝黑子提前复员。

**刘清涧** 那两个小伙子到底说了些什么你清楚吗?

**蓝禾儿** 无非是笑话他一个当兵的买大美人照片呗!买照片

这件事可不能小看哪，比打架本身还可怕!

刘清涧 为什么?

蓝禾儿 一个新兵蛋子买这个干吗?思想不健康。 刘清涧 也许是为了要旁边的那首歌曲呢?

蓝禾儿 他连《东方红》都唱不下来，他要歌曲儿干吗?拉倒 吧!现在这些兵可是不得了哇，前不久，我参加营里 转业干部培训班走了些日子，回来一看，好嘛，那床 头上都贴上女人画片了。那个杭州来的罗长贵还贴 了一张穿着黑三点儿的外国娘们儿，看着都叫你眼 晕!

**刘清涧** 那叫比基尼，是一种游泳衣。

**蓝禾儿** 如果游泳衣都变成那样，我看穿不穿都意思不大了! 那是外国的事儿，咱管不着，可咱这儿是部队呀!气

得我都给他们撕了!不说这个啦，我赶快给你腾床 铺吧。(忙卷床上的被褥)

**刘清涧** 别麻烦啦，我就到里边通铺上去睡吧。

**蓝禾儿** 麻烦啥，这儿本来就是哨长的位置嘛。再说， 一时半 会儿我还走不了，地方上工作不好安排呀!

**刘清涧** 我听说了……看来，咱也得托人走走后门啦，你这事 儿就交给我吧。

**蓝禾儿** 不用!我蓝禾儿从来不搞歪的邪的!我相信组织，

依靠组织。那样，分到哪儿去工作都硬气。

刘清涧 你呀，真是个老古板儿!人想改变生活，首先要学会 适应生活。眼下有些事儿，光靠组织的力量是办不 成 的 。

**蓝禾儿** 你咋在大城市待了两年也学坏了!大家都靠走后门

活着，那前门不就成了摆设儿啦! 〔 切 光 。

〔 光 复 亮 。

〔 哨 所 四 周 。

〔刘清涧和蓝禾儿四处转着。

**刘清涧** 嗬，这儿又多了一个小菜园子。

蓝禾儿 这可是咱们哨所的宝贝疙瘩，刮风了，大伙用被子围 成挡风墙；下霜了，大伙在四周点上火，一宿一宿地 看着它。每开一朵花儿，每结一个果儿，大伙儿高兴 得啥似的，有的人一蹲就是两三个小时地看，真成了 哨所的御花园了。

刘清涧 哪来那么多的水浇它?

**蓝禾儿** 从大伙儿身上抠呗。早晨洗脸不准用肥皂，留着平

时洗手，晚上洗脚，洗完脚再浇菜，连肥料都有了。 **刘清涧** 可真有你的!

〔传来猪叫声。

〔二人转到另一处。

**刘清涧** 这猪养得也不错，小牛犊子似的。

**蓝禾儿** 都快成猪祖宗啦，还是你走那年买来的小猪娃，都养 两年了，就是不许杀，大伙儿说抽空就来看看这哥儿 几个，心里痛快!竟偷偷地给它们白面馍吃，气得你 不行!

刘清涧 我走这两年变化可真大呀!

**蓝禾儿** 土暖气装上了，围墙也垒好了，本想今年再弄个小型 塑料大棚，把吃鲜菜的问题解决喽，没想到我该滚蛋 了 ……

**刘清涧** 转业的事写信告诉巧巧嫂子了吗?

**蓝禾儿** 谈话当天就写信告诉她了。唉，我骗了她半辈子



**刘清涧** 别想那么多，嫂子多贤惠呀!

**蓝禾儿** 那倒是。哎?我怎么听说郝黑子买那美人照是你对 象的照片?

**刘清涧** 对。她是歌舞团里唱歌儿的。

**蓝禾儿** 你咋找了这么个对象啊!把自己的照片到处乱卖， 这能靠得住吗?

**刘清涧** 图片社搞的，又不怪她!

**蓝禾儿** 哎呀，你可真大方啊!离得这么远，你不说个老实巴 交的正路人，偏找个唱歌的。

**刘清涧** 你这叫什么话，唱歌儿的就不是正路人?

**蓝禾儿** 看我这张臭嘴，好话不得好说!我是说咱当兵的找

媳妇，就得找巧巧那样的人，太风流啦你看不住! 〔韩五一上场。

**韩五** **一** 蓝排长，军分区来电话找你。

**蓝禾儿** 准又是郝黑子的事儿!(跟韩五一下场)

〔刘清涧看四周没人，又将雪雁的那张照片拿出来 看。

**刘清涧** (喃喃自语地)唉!你怎么也闯到我们哨所的生活中 来了 ……

〔灯光渐渐变暗。

〔二演区光亮。

〔雪雁正在演唱通俗歌曲，身后有几名演员伴舞。 雪 雁 ( 唱)“什么是情，什么是爱?

我的心里犯疑猜! 那天偶然碰到了你， 好象命运巧安排。

那眼中的光，那脸上的笑， 一下子搅乱了我的情怀。

你把手儿伸过来，

我没力气再推开。

花儿羞，月儿躲，

你我恰似云里埋。

就象一个五彩梦，

醒来也没弄明白!”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刘清涧走上舞台献花。

〔一轮皓月衬着刘清涧和雪雁的倩影。

刘清涧 象歌里唱的那样，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你不觉得我们 相处的时间太短了吗?

雪 雁 有的人只需要几小时，有的人却需要你用 一 辈子的

生命去认识他。 刘清涧 我是前者。

雪 雁 不，你是后者。

**刘清涧** 我只是个当兵的。

**雪** **雁** 可你却有着撩动人心魄的魅力。 **刘清涧** 为什么?

雪 雁 因为军人能够让人产生关于岩石、烈火、钢铁的联 想，你身上有一股男人的气概，女人需要有男人开阔 的胸膛来护卫的。

**刘清涧** 你只看见了眼前的我，却没看见我的身后只是一片 荒芜的戈壁滩 ……

雪 雁 没有戈壁滩上的风，哪来的你身上的野味儿?我喜 欢浪漫，最怕生命平淡，有人说中国男性在退化，向 中性退化，对女人来说，这太可悲了!如果男人都变 成了小白脸儿，那么女人的漂亮还有什么用?原谅 我放肆，如果男子汉没有男子汉的味儿，姑娘们将失 去幸福!

**刘清涧** 你的话使我感到飘渺 ……

雪 雁 可一个有血有肉、不算难看的姑娘已经投入了你的

怀抱 …… (依偎在刘清涧怀里) **刘清涧** 你不会再从我的身边飞走吧?

**雪** **雁** 那就要看你这棵绿树能不能挂得住我这棵青藤了



〔二演区收光。

〔一演区光亮。

〔刘清涧拿着那张照片仍沉浸在回味之中 ……

〔不知什么时候郝黑子来到他身边，好奇地望着他。 **郝黑子** 副连长，您咋也有这张照片?

**刘清涧** (一惊)你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郝黑子** 我都来老半天了，喊您，您不言语，推了推您，您也不 理我，我都有点害怕了。

**刘清涧**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买这张演员照片啊?

**郝黑子** 蓝排长非说我思想不健康，其实不是，因为……因为

她长得象我妹子，特别是那双毛毛眼…… **刘清涧** 噢?你妹妹在家干什么?

**郝黑子** 她死了，闹山洪窑洞塌了，把她砸死啦 …… (有些伤 感了)

**刘清涧** 看来，你跟妹妹的感情还挺深。

**郝黑子** 我俩从小没父母，跟叔叔长大，叔叔为了给我娶亲 就把她许给了一个豁豁嘴，豁豁嘴家有钱，彩礼大。

**刘清涧** 你妹妹能愿意?

**郝黑子** 妹妹疼我。她说：豁豁就豁豁，能给你换来了个婆姨

就行!才十五岁就接过去了。 **刘清涧** 这不成了童养媳啦?

**郝黑子** 还不是为了让妹子到他家去干活!我本想到部队 后，攒够五百元钱，等复员回去就把亲退喽，没想到

她砸死了 …… (哭了)

**刘清涧** 她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

**郝黑子** 穷山沟沟，哪有照相的!可怜她来到人世间一场，连 县城啥样儿都没见过!(哭得更伤心了)

**刘清涧** 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对蓝排长说?

**郝黑子** 说了，他不信，他说都改革开放了，哪还有那么穷的 地方 ……

〔罗长贵、黎凡、冷秋等上场。

**黎** **凡** 副连长，咱们组织个舞会吧，哨所的生活太平淡了，

大伙儿一致要求。 **刘清涧** 你们都会跳吗?

**罗长贵** 不是吹，在杭州，高级舞厅的门票，十五块钱一张，我

是常客，那才叫真正现代化生活哪! **刘清涧** 行。这星期六晚上，咱们组织一次。 **罗长贵** 可以穿便服吗?

**刘清涧** 哪去找那么多的便服啊!

**罗长贵** 我包了。入伍来的时候，我妈给我带了两大包服装， 让我到驻地附近卖喽换零花钱用，没想到分到这儿， 卖给谁去呀!得，这回算派上用场了!

〔大伙都笑了。

**刘清涧** 行，就这么定了!

*〔切光。*

〔 光 复 亮 。

〔哨所办公室里。

〔营长(原来的连长)正在和蓝禾儿谈话。 **蓝禾儿** 我的转业安排到底咋样了?

营长 难，太难了!你那个转业表格是怎么填的?学历、专 长、奖励、处分、要求都填的是一个“无”字，也不知你 在跟谁赌气!

**蓝禾儿** 不这么填怎么填?十几年了，就是在立正稍息、站岗

巡逻中度过的，我能把这些做为业务专长写进履历 表吗?

营 长 那你有的是什么?

蓝禾儿 我有一颗火红的心，顶屁用!

营 长不象话!当兵委屈你啦?部队亏待你啦?

蓝禾儿 营长，我的转业要求不高啊，随便弄个人武干部当 当，训练训练民兵，搞搞征兵退役啥的都行，都行啊! 我这人贱皮，脱了军装还想找个跟军字沾边儿的差 事干干。

营 长 什么叫贱皮呀，这叫感情。可眼下地方上也超编，又

在搞优化组合，找个合适的工作就更难啦 ……

**蓝禾儿** 照这么说，离开了军营，我蓝禾儿就等于报废啦!

营 长 蓝禾儿，你注意点儿，你有一股子情绪，你那个表格 我又给你重填了，耐心等待吧!

〔蓝禾儿一下子躺倒在床上，思绪万千…… 〔一演区逐渐收光。

〔二演区逐渐亮光。

〔一片叫卖声、汽车声、人的喧嚣声、流行歌曲声…… 〔巧巧戴着花纱巾和蓝禾儿在逛闹市。

**蓝禾儿** 巧巧，我给你买了件西服，你看好吗? 巧 巧 真好看。我穿得出去吗?

蓝禾儿 别的女人能穿我的巧巧就能穿。

巧 巧 (赞叹地)啧啧啧，这城市可真大，哪儿来的这么多 人?

**蓝禾儿** 有工厂的、机关的、学校的…… 巧 巧 那些女的呢?

**蓝禾儿** 也是。

巧 巧 个个穿得那么好，长得也白嫩，都那么水灵。 蓝禾儿 让你来，你来不?

巧 巧 我才不做那个梦哪。

蓝禾儿 我说过，要让你的头发变黑的，就一定要办到。

巧 巧 那一天怕永远等不到了……可这一天倒是提早儿来 了!(解下裹在脑袋上的头巾，露出了满头银发)

**蓝禾儿** (惊叫)巧巧，巧巧，你这是咋的啦! 〔二演区切光。

〔一演区光亮。

**蓝禾儿** (接前梦话)巧巧，巧巧，你这头发咋都变白了…… **刘清涧** (在一旁推他，喊他)老蓝，醒醒!老蓝……

〔蓝禾儿惺忪醒来。 **刘清涧** 你做梦了吧?

**蓝禾儿** 唉，做了几年的一个长梦……这回到头了! **刘清涧** 你太沉重了……

**蓝禾儿** 我本来活得就不轻松…… **刘清涧** 天不早了，快脱衣服睡吧!

**蓝禾儿** 营长又提郝黑子的事儿啦。这事可含糊不得呀! **刘清涧** 你就别管了。

**蓝禾儿** 咋的，嫌我碍事啦?

**刘清涧** 看你看你，想到哪去了?(见他要走)你要干什么?

**蓝禾儿** 我到外面走走。 **刘清涧** 我陪你去转转。

**蓝禾儿** 不用。你快睡吧!(走出屋去)

*〔切光。*

〔光复亮。

〔瞭望塔里。

〔韩五一正在站岗值班。

〔传来脚步声。 **韩五一** 口令!

**蓝禾儿** (走上)飞碟!哪儿来的他妈的飞碟，报纸上净瞎编! 情况怎么样?

**韩五一** 报告排长， 一切正常!蓝排长，新哨长已经上任了， 还用你来查哨?

**蓝禾儿** 你这是啥意思?嫌我多余啦?

**韩五一** 看您，这些日子你觉睡不好，饭也不正经吃，我怕您 病倒喽!

**蓝禾儿** 你少给我造这种舆论，我又不是泥捏的!

**韩五** **一** 您就想开点儿吧，您看人家三排长转业，用四百元转 业费摆了一桌，巴不得离开这儿。有的战士一听说 要复员高兴得直蹦高!

蓝禾儿 你给我住嘴!在我这儿不许散布这些，动摇军心! 〔切光。

〔光复亮。

〔哨所娱乐室里。

〔黎凡正在蜡烛下写诗。 〔黎凡的心声：

“啊，月亮!

你是一个姣美多情的姑娘， 你用纯清的颜色，

197 ·

创造出无数个梦的故乡。 你用温柔的亲吻，

驱散了边关的凄凉 …… "

〔蓝禾儿来了，在黎凡身旁看他写什么。 **蓝禾儿** 又在写诗?

**黎** **凡** (吓了一跳)啊……对!写月亮。

**蓝禾儿** ( 拿起诗稿看，念着)你用温柔的亲“勿”…… **黎** **凡** (更正)吻。

**蓝禾儿** 不就是亲嘴吗?你是老兵，不能老是散布这些个精 神污染!

黎 凡 (想解释)排长……

**蓝** **禾** **儿** 你看看你看看，又是苦恼啊，忧伤啊，寂寞啊，这是啥 情调!(撕了诗稿)行啦!这回苦恼和忧伤就都没 了。睡觉去!

**黎** **凡** 你……

**蓝禾儿** 你是当兵的，要写就正正经经地写!写“我迎着太阳 去上岗”,写“我是国门一把锁”,写“我骑着骆驼去巡 逻”那样鼓舞斗志的!

黎 凡 现在巡逻早换成越野吉普啦! 蓝禾儿 那就写成我坐着吉普去巡逻!

黎 凡 你……你和副连长没法比!(气下) **蓝禾儿** 你 … … 你 … … (瘫坐在地上)

*〔切光。*

〔光复亮。

〔军人娱乐室里，灯火通明。

〔刘清涧正带着大伙儿穿着各种新潮服装伴着音乐

跳迪斯科舞，舞姿刚健，气氛热烈。 〔蓝禾儿气咻咻地进来了。

**蓝禾儿** (大喊)停下!都给我停下!这是边防哨所，不是酒 吧间!

〔众人瞠目结舌。

**刘清涧** (尴尬地)过周末，大伙热闹热闹 ……

**蓝禾儿** 整个一个群魔乱舞!都回去把军装给我换上，下棋， 打扑克，看书都行!

〔众人议论纷纷地离开。

蓝禾儿 本来，我已经是快走的人了，犯不上这么较真儿，可 我吃了十几年军粮，穿旧了几十套军装，我走了，军 队还在，铁舰山哨所还在，我们部队的老作风、老传 统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走了样儿，失了传!

**刘清涧** 老传统也需要不断升华，也要适应新时期的新情况 嘛!部队的成员结构，知识层次都在变 ……

**蓝禾儿** 再变也不能跳着迪斯科去拚刺刀，弹着吉它、带着大 美人照片上前线，那不成了美国兵啦!

刘清涧 (无奈地笑了笑)有那么严重吗?

蓝禾儿 还要怎么严重?为 一 张美人照跟人家打架，写酸不 溜丢的诗，跳扭屁股舞，说话都用古嘟拜!

**刘清涧** 咳!那是在开展每日记五个外语单词的活动! **蓝禾儿** 那冷春和韩五一的问题又怎么解释?

**刘清涧** 什么问题?

**蓝禾儿** 装什么糊涂?

*〔* *切光。*

〔 光 复 亮 。

〔 宿舍里 。

韩五一 (正提着一条湿了一大片的褥子跟冷春吵着)你说， 你小子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冷 春 (歉疚地)没安什么心，听说你最近犯胃疼，就给你灌 了个热水袋提前放到被窝儿里，没想到塞子漏水



韩五一 (蛮不讲理地)我胃疼跟你有啥关系，我死了你才高 兴!

**冷** **春** 怨我不好，(撤出自己的褥子)你今儿晚上铺我的还

不行?(递过褥子)

**韩五一** (一把夺过褥子)滚你一边儿去!(将褥子扔出窗外) **冷** **秋** 我他妈的跟你拚了!(扑上去)

**冷** **春** (忙抱住弟弟)别惹事!

**郝黑子** 你别当个小班长就以势压人! **韩五一** 这儿没你的发言权!

**郝黑子** 你以为我上次打了人犯了错误，这次就不敢再打了

是吗?你把褥子捡回来，给冷春铺好。 **韩五一** 还是去考虑你提前复员后去干啥吧!

**郝黑子** 今天我打完你明天再考虑也来得及。(一拳向韩五 一打去)

〔韩五一被打得踉跄后退几步，正坐在刚和刘清涧进 门的蓝禾儿腿前。

**蓝禾儿** 啊，郝黑子，你又打人……

**郝黑子** (吓得直往后退)他……他欺负人!

**刘清涧** 冷春和韩五一留下，其他人马上去洗漱间洗脸洗脚 准备睡觉!

**郝黑子** 咋不留我呢?

**蓝禾儿** 明天再跟你算账!

**郝黑子** 那也行。得处分班长，他太欺压人啦!(边说边随大

伙出去)

刘清涧 (对韩五一)对刚才你扔褥子的事儿，必须作出认真 检讨。

**韩五** **一** (不服地)你偏向!(转身走了)

冷 春 别让班长做检讨了，把我处理走吧， 一切矛盾都解决 了……

**刘清涧** 你去洗脸吧! **冷** **春** 是。(下场)

**蓝禾儿** 让韩五一做检讨，那冷春呢? **刘清涧** 不能只听韩五一的一面之词。

**蓝禾儿** 我希望你一碗水端平!(拂袖而去) **刘清涧** 老 蓝……

*〔切光。*

〔光复亮。

〔戈壁滩上。

〔刘清涧正在找冷秋了解情况。

冷 秋 我哥哥和杨小娥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有半句瞎话，愿 受任何处分。

刘清涧 可听韩五一讲，入伍那天，杨小娥还亲自赶到火车站 去送他，对他挺好?

冷 秋 这件事儿我太清楚了，那天我也去送了，整个过程是

这样的 …… 〔切光。

〔二演区光亮。

〔一个乡间火车站附近。 〔杨小娥正在送别冷春。

杨小娥 春哥，在省城念了两年师专，我这心里豁亮多了，你 就放心地去吧，明年我就从师范专科毕业了，生活就 可以自立了，我们的事儿也就好办了。

**冷** **春** 我不担心别的，就担心……

**杨小娥** 啥都别担心，以前因为你父亲的问题，咱们心里没 谱，现在政府彻底为你父亲平反了，你都能参军当

兵，还担心啥? 冷 春 我是说 ……

杨小娥 啥都别说了；春哥，你我好了这么多年，你……你从 来没敢碰过我一下，就要分手了，你……你敢亲我一 下吗?

冷春(为难地)这 … …

杨小娥 我不是那种疯张的姑娘，我想……我想让你增强信 心，这背静，来吧……(仰脸闭眼期待着)

冷 春 (紧张地)不不……我……我有那心，没那个胆儿



**杨小娥** 你总是这样!是信不过我还是信不过你自己?

冷 春 ……去年父亲落实政策，今年我又入伍参了军，还有 你……我好象还在梦里边儿……去站台上和韩五一 也告个别吧，他以前对你一直挺好，别让他伤心…… 〔冷秋突然从树丛后窜出来。

冷秋哥，你真混!说这话你对得起小娥姐吗? 杨小娥 好，我去，和韩五一彻底摊牌!

冷 春 千万别!那样，你让他怎样上路?再怎么说，我们都

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就是做为一块长大的乡亲，也该 去送送他。那件事儿，慢慢对他讲，千万别刺激他。

冷 秋 小娥姐，你跟五一哥相好算了，我哥不配!

杨小娥 别胡说!你哥他心眼儿好，春哥，我听你的，我去。

冷 春 他来了，冷秋，咱们先走。(对杨小娥)你对五一热情

点儿!(拉冷秋下) 〔韩五 一 跑上。

**韩五** **一** 小娥，我一直在等你，我知道你一定会来 …… **杨小娥** 我刚从省城回来，又跟冷春说了会儿话儿。

**韩** **五** **一** 我看见了，也该送送他。想当初，村里的造反派把他 爹给整惨了，他能有今天多不容易。我们找个地方 谈谈好吗?

**杨小娥** 这儿不就挺好吗?有什么话快说吧，就要开车了。 **韩五** **一** 我……我一定好好当兵，争取入党。

**杨小娥** 五一哥，我们还很年轻，我们都不成熟，我们还不懂 生活……

**韩五** **一** 嗬，上了两年师专，说话都文起来了。啥叫不懂生

活，不懂生活你还特意赶回来送我!小娥，我们的事

*儿……*

〔开车铃响了，传来哨子声和呼喊声：“新兵集合!” 杨小娥 快去吧，我们的事儿信上谈!

〔切光。

〔一演区光亮。

〔蓝禾儿正在桌上写着什么。 〔韩五一跑上。

韩 五 一 杨小娥来信了，彻底摊牌了!(将一封拆开的信拍在

桌子上)

〔蓝禾儿拿起信，看。

[杨小娥的画外音：“韩五一同志，蓝排长的来信我收 到了，可我不能，我对你只有尊重，从来没有产生过 那种感情。都怨当初我父母专横，背着我与你家定 了亲，可我一直在深深爱着冷春。时代变了，他有权 利理直气壮地去接受那本应属于他的爱情 …… "

**蓝禾儿** (愤愤地)哼!女人这东西 … … (对窗外喊)冷秋，叫 你哥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幕后回音：“是啦，我马上去找他!” 〔电话铃响。

韩五 一 (拿起话筒)喂，要哪儿……对，你是哪儿……火车 站?你找谁?什 … … 什么?(忙捂上话筒，对蓝禾 儿)这咋办，她来了!

**蓝禾儿** 看你吓的，跟看见了老虎似的，谁来了?

**韩五一** 杨杨……杨小娥! **蓝禾儿** 啥?她来干啥? **韩五一** 找冷春。

**蓝禾儿** 废话!不找冷春还找你?(接过电话)喂，是杨小娥 同志吗?……我是……我是铁舰山哨所!冷春眼下 不知在哪儿，我这就去给你找，过十五分钟你再来电 话好吗?……放心，马上去找。再见!(放下电话)

〔冷春来了。

冷 春 排长，你找我? 蓝禾儿 哦，坐，坐吧。 韩五一 哼!(下)

蓝禾儿 杨小娥来了，眼下就在县里火车站， 一会儿还要来电

话。

冷 春 这……这咋办! **蓝禾儿** 她要来你不知道? **冷** **春** 上次她来信提过。

**蓝禾儿** 这么大的事咋也不向组织汇报啊? **冷** **春** 我去信不让她来。

**蓝禾儿** 那她咋来啦?你说咋办吧?韩五一那火爆子脾气你 也知道，副连长去营里开会又不在家，我不希望咱们 哨所再出事了!

**冷** **春** 我明白，待会她来电话我让她回去。

**蓝禾儿** 你要想去火车站送送她，见上一面，我负责向连部给 你要车。

**冷** **春** 不，不用。我们在电话里说说话儿就行了。 **蓝禾儿** 好，你等电话吧。(下)

〔冷秋来了。

冷 秋 蓝排长找你干啥? 冷 春 你小娥姐来了。

冷 秋 是吗?在哪儿?

冷 春 火车站。

〔电话铃响。

冷 春 (吓了一激灵，几次伸手想接几次又缩了回来)这



冷 秋 那电话烫手咋的?你咋不接呀!(拿起话筒)喂，对! 你是小娥姐吗?

〔二演区现出杨小娥接电话的情景。

杨小娥 (激动地)对对，你是冷秋吧?你哥在吗?

冷 秋 在在。你等着。(将话筒交给冷春)快，说话!

冷 春 (接过话筒)我……我可说啥呀? 冷 秋 这还用我教吗?快点吧!

〔冷春慢慢腾腾地将话筒贴在耳朵上。 杨小娥 喂，冷春吗?你倒是说话呀，急死人啦! 冷 春 哦 … … 小娥……我是冷春。

杨小娥 冷春，快来接我呀!

冷 春 我……接……接……

冷 秋 你还愣着干啥?快告诉小娥姐，马上去接她。 冷 春 家里……家里都好吗?

杨小娥 也好也不好，等见了面我给你讲上五天五夜! 冷 春 (终于下了决心)小娥，打张车票回去吧，啊? 冷 秋 你 疯 啦 ?

杨小娥 (惊讶地)你……你说啥? 冷 春 你别让我为难……

杨小娥 我知道，你怕刺激韩五一对吧?象你这样的人就不

配找老婆!(愤怒了)

冷 春 小娥，你要替我想想……

杨小娥 你咋不替我想想!你知道我是咋来的? 冷 春 你是坐火车来的呗。

杨小娥 (气得直跺脚)你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吗? 冷 春 你是来看我的呗。

杨小娥 (无可奈何)我是叫父亲打出来的!本想找你结了 婚，也就一了百了啦，谁想你……(嘤嘤地哭了起来)

冷 春 别哭别哭，我近来忙，实在脱不开身……

冷秋你忙个屁!(一把夺过电话)小娥姐，别听他的，你等 着，我这就要车去接你!

杨小娥 (灰心地)不用了，告诉你哥，我照他的话做，能买上

车票的话，我马上就返回去了，我 …… (猛地放声大 哭 )

冷 秋 小娥姐，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杨小娥失望地挂上电话。

〔杨小娥在二演区里隐去。光渐暗。

冷 秋 小娥姐!小娥姐……(沉重地放下话筒) 冷 春 她……她最后咋说的?

冷 秋 (怒不可遏，给冷春一耳光)你……你还算个人吗? (说完，蹲在地上哇地哭了)

冷 春 (双手抢过话筒，肝肠寸断地)小娥呀小娥……我对 不起你，我没办法呀……(痛哭)

〔传来汽车刹车声。 〔刘清涧上，进屋。

刘清涧 (见此情景)这是怎么回事?

冷 秋 副连长，帮帮忙吧，小娥姐来了，在火车站给他来电 话，他让人家马上返回去，小娥姐伤心死了……

刘清涧 (对冷春)你怎么能这样干?! 冷 春 蓝排长他……他怕出事!

刘清涧 (问冷秋)杨小娥什么时候来的电话? 冷 秋 刚 刚 。

刘清涧 (马上拿起电话)喂，连部总机吗?我是刘清涧，请立 刻给我接火车站的长途，越快越好，我等着。谢谢! (话筒不离耳畔)

〔蓝禾儿进来了。 **蓝禾儿** 开会回来了?

**刘清涧** 啊。(电话通了)喂，火车站吗?我是铁舰山哨所呀。 麻烦您帮我找一个刚下火车的女同志，她叫杨小娥，

对!谢谢啦! **蓝禾儿** 你要干啥?

**刘清涧** 让杨小娥等我，正好营里送我回来有车，我去把她接

回 来 。

**蓝禾儿** 这 …… (对冷春、冷秋)你们俩先出去一下。 〔冷春、冷秋下。

**蓝禾儿** 把杨小娥接到这儿来，会形成一种啥场面，你想过 吗?

**刘清涧** 应当想的是你!一个姑娘，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刚下 火车，你就让冷春把她打发回去。这象话吗?

**蓝禾儿** 我这可是为你好啊，真出点事儿你刘清涧吃不了兜 着走!

**刘清涧** 我们都应当为战士好，时刻不要忘记我们是战士的 公仆，好好想想就知道你干了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

**蓝禾儿** 荒唐的是你!一个女人，两个爷们儿，你这样做的后 果会是什么!

刘清涧 只要工作做到家，我相信我们的战士会通情达理的! (电话来了)啊?什么? … … 没有?喂喂，我打听一 下，往东去的火车最早几点?……什么,还有三十分 钟，喂喂……(放下电话，跑了出去)

**蓝禾儿** (追上)老刘 ……

〔传来汽车的发动声。

*〔切光。*

〔 光 复 亮 。

〔蓝禾儿一个人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

〔女播音员圆润清晰的话语：“……经济体制的改革，

迫切需要观念的更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人 才的要求也提出了新的标准，急需要那种业务水平 高，知识面广，竞争意识强，具有创造性、开拓性的新 型人才…… "

蓝禾儿 (起来，关掉收音机，拿起电话)喂，总机吗?请给我 接营长办公室。 ……营长吗?我是蓝禾儿，我决定 申请复员了……回家种地是我的老本行!……那怎 么办，转业不好安排，我不能等起来没完没了啊，不 如复员回家，还闹个夫妻团圆。放心，我决不后悔。

我等您的回话儿。再见!(放下电话) 〔传来吉普车的刹车声。

〔刘清涧拎着一个帆布提包走上。 〔冷春、冷秋跟上。

冷 秋副连长，小娥姐没接回来?

**刘清涧** (没理冷秋，将提包扔在冷春脚下)这是她给你的。 冷 春 您……见到她啦?

刘清涧 (没好气地)废话! 冷 春 她……走啦?

刘清涧 你听着!为了你，她是被父亲打出来的，坐了两天两 夜的火车，来找她在戈壁滩上的边防军。一个弱女 子，孤身一人，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千里迢迢，千 里迢迢啊!难道就是为了来给你送一提包的核桃枣

儿?你，你凭什么要打发人家回去! 冷 春 我……我说最近工作忙。

刘清涧 这里就你革命!铁舰山哨所忙得接待不了一个姑 娘!我的脸都烧得慌……人家开了证明是来找你结 婚的，你知道吗?你连面都不露，我真想骂你几句难

听的!哼……真不知道，杨小娥怎么会相中了你! 回去好好想想吧!(向内室走去了)

冷 秋 你呀，还傻站在这儿干啥，还不赶快回去给小娥姐写

封赔礼道歉的信! 〔冷春跟冷秋下场。 〔 室 内 。

**蓝禾儿** 咋的，人没接回来吧? **刘清涧** (肯定地)接回来了。

**蓝禾儿** 你甭故意气我，你下车时我看了，没有她，这样也好，

你的心意尽到了，矛盾也可以避免了。 刘清涧 真的接回来了，我把她放在连部了。

蓝禾儿 啥?你就不怕铁舰山拚刀子? **刘清涧** 你就不怕伤透一位姑娘的心?

**蓝禾儿** 哼!朝三暮四，忘恩负义，我讨厌这样的女人! **刘清涧** 你这样说杨小娥不公道!

**蓝禾儿** 让你碰上一次试试看!

**刘清涧** 碰上了也决不会象你，只知道舔着自己旧日的伤口 去看世界上的其他女人。

**蓝禾儿** 我是为韩五一抱屈。

**刘清涧** 韩五一不是你蓝禾儿，杨小娥更不是你那个冬云! 当冷春的父亲被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时候她就敢去 爱；当父母私下里把她许配给乡长的儿子韩五一的 时候她仍没有动摇自己的爱情；当父母毒打她、村里 人指责她的时候，她毅然来找自己心爱的人结婚。

她爱得专一，爱得深刻，我敬佩这样的姑娘! 蓝禾儿 哼，香的不香，臭的不臭，还有没有原则!

刘清涧 谁香谁臭你说明白点儿!

**蓝禾儿** 韩五一是我们共产党老乡长的后代!那杨小娥和韩 五一是定了婚、过了礼的!再怎么落实政策还得有 个先来后到吧……

**刘清涧** 你真叫我吃惊!我怀疑你是不是一个八十年代的革 命军人，是不是一个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终生的 共产党员!你好象让我看到了一个旧时代的农民!

**蓝禾儿** 农民?还旧时代?(脸上掠过一丝难捺的痛楚，继而 是一阵比哭还难听的笑)哈哈……哈哈……农民! 农民……旧时代……哈……我是农民!是的，我是! 我已经申请复员回乡了，还是去当农民!不管科学 家还是将军，往上查他三代、五代、几十代，哪一个不 是农民!尽管时代在变，可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个 农民的儿子感到自卑!我憎恨那些吃着农民，穿着 农民反过来成天价骂这也是农民意识、那也是农民

意识的人!没有农民，哪来的中国，哪儿来的你! 〔 切 光 。

〔 光 复 亮 。 〔 室 外 。

〔刘清涧正和韩五一谈心。

刘清涧 五一呀，爱情是不能够强迫的，强扭的瓜不甜!就是

结了婚没有感情，今天打明天闹，最后还是得离。 韩五一 结了婚再离，我也认!

刘清涧 你真使我震惊!好象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赌气! **韩五一** (一惊)这 ……

**刘清涧** 人家小娥每次来信都问候你， 一 向尊重你，没想到， 你为了争面子，却要用牺牲一个姑娘的终身幸福来

赌气，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 **韩五一** 可我……我真的喜欢她呀!

**刘清涧** 越是真喜欢，越是要真为她着想。她是人，不是物 件，喜欢就可以占有!把选择权交给人家吧!否则， 你既得不到真正的爱情，还同时毁掉了其他两个人 的幸福!

**韩五一**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刘清涧** 这三个人中你年龄最大，又是班长，拿出老大哥的样 子来，拿出男子汉的气魄来。我要是你，待会儿我就 和冷春一块到连部去接杨小娥，让她看看咱韩五一 的肚量，看看咱当代军人的水平。那样，大伙不但不

会小看你，相反会更加敬重你。 **韩五一** 再让我好好想想 ……

刘清涧 五一呀，爱情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不要让人家把咱当

兵的看得太愚昧，太原始，太没有文化! 韩五一 得了，您别逼我了!(下场)

〔冷春穿着新军装来了。 冷 春 副连长，我去了。

刘清涧 到了那儿首先向人家赔礼道歉，任小娥批评、指责都

不许还嘴，你的任务就是把她给请回来。 冷 春 嗯 。

〔罗长贵和冷秋拿着几件新式女装跑来。

罗长贵 哥们儿，把这两套新式女装带上，就说是你早给她买 下的。你看，真正的出口料子，款式新颖，颜色新潮， 是冷秋根据小娥的个头儿在那两大包存货里挑的，

包小娥嫂子满意。 冷 春 你 看 这……

|  |  |
| --- | --- |
| 罗长贵 | 小意思，等你们俩结婚那天，兄弟我另有重礼。这可 是冲着杨小娥，要冲你小子，我连个热屁都不给!  〔冷秋偷笑。 |
| **冷** **春** | 连长您看…… |
| **刘清涧** | 拿上吧，别辜负罗长贵的一片心意。 |
| **罗长贵** | 嘿，副连长，有您的!没低看我这个摆小摊的，以后 我得处处为您争气。  〔韩五一提着一 网兜罐头来了。 |
| **韩五一** | 冷春，我……我可以去吗? |
| **冷** **春** | (意外地)这…… |
| **韩五** **一** **冷** **春** | 原谅我，冷春，我以前不对 …… (语塞了) |
| **冷** **秋** | 五一哥 ……  〔三人都流泪了，抱在了一起。 〔切光。  〔光复亮。  〔连部客房里。  〔冷春、韩五一、杨小娥在交谈。 |
| 韩五 一 | 小娥，冷春不让你来，都是因为我，我是特意来向你 赔不是的。 |
| 杨小娥 | 五一哥，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不恨你，往后，我会更 敬重你。可他倒叫我糊涂了，他怎么能……我这心 里屈得慌啊 …… (哭了) |
| 韩五 一 | 副连长大老远的把你接来，冷春兄弟也认了错，你是 不饶他还是不饶我?你死活不去哨所，大伙儿会更 恨我 … … |

**杨小娥** 今天，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跟你们回去，我得好好在这

儿想两天，想通了，我自然会去的。 **韩五一** 还想什么?

杨小娥 要想的太多了……你们回去吧，去不去，后天我一准 回话儿。不过，你们俩和好了，我真高兴。五一哥， 冷春是磨盘底下长成的草，从小压弯了腰，现在党和 国家把磨盘搬掉了，他都不知道怎么把腰板儿挺起 来呀 ……

**韩五一** 我好混哪!我对不住你们哪 … … (呜呜地哭了起来) **杨小娥** 看你，我又没怨你，只希望以后，你好歹拉扯着他一

点儿 … …

韩五一 我一定听你的，我会象亲兄弟一样待他。你们俩好 好谈谈，我得去连里办点事儿，车来了，我叫你们。 (走出屋去)

〔冷春、杨小娥二人默默相对，许久无话。

冷 春 (终于先开口了)你……你接着说吧，我，我爱听。

杨小娥 (感情的闸门打开了)春哥呀，我恨你，我恨死你啦! (哭着喊着，拳头雨点似的擂在冷春身上)

冷 春 (流着泪)打吧，狠狠地打，打死我这个挺不直腰的熊 包软蛋……父亲被村里造反派整进监狱，那一年我 才三岁，我是在别人冷眼下长大的，从小受尽了欺 负，是你的善良，不仅给了我生活的勇气，而且学会 了理解，学会了忍让，学会了与人为善，也许做过了 头，反倒把自己扭曲了……

杨小娥 (哭倒在冷春的怀抱里)冷春哥哥，你好伤我的心哪



〔 切 光 。

〔光复亮。

〔哨所室内。

〔刘清涧正收拾打扮，衣冠楚楚；蓝禾儿无精打采坐 在一边。

**刘清涧** 等杨小娥一到，婚礼就开始。你也该换换衣服啊!

**蓝禾儿** 我……我不想参加! **刘清涧** 这多不好。

**蓝禾儿** 我……我咋见人家小娥呀! 〔冷春走了进来。

冷 春 副连长，小娥没接来，她走了…… 刘清涧 (一惊)什么?

冷 春 连部人说，她昨天一早搭便车走的，这是她留给蓝排 长的一封信。(递信)连部里有您的一封信，我也捎 来了，可能是雪雁姐的。给您!(递信)

刘清涧 (接信)谢谢。既然婚礼举行不了啦，你去通知大家

十五分钟后全体到这儿来开会。 冷 春 是。(下场)

蓝禾儿 (正看信)咋的，要开会批判我?

**刘清涧** 你想到哪去了!郝黑子的外调材料和军分区的批示 下来了，抓紧时间宣布一下，早点儿把郝黑子的思想 负担卸下来。小娥在信上写了什么?

**蓝禾儿** 你自己看吧。(递过信去) 〔刘清涧看信。

**蓝禾儿** (百感交集地)看来，我是该走了，我的复员报告上级 已经同意了。

刘清涧 什么?你申请复员啦?

**蓝禾儿** 上级有困难，我不能再为难领导了。你说得好，我毕 竟是个农民，还是回到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去为好。



**刘清涧** 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看，中原油田已经来

函了。(递函件)

**蓝禾儿** (看函)中原油田 ……

**刘清涧** 那里很需要人，而且特别欢迎部队的人去，还可以带

家属。这是军区赵司令亲自托人帮你办的。

**蓝禾儿** 晚了……我的复员手续已经办完了。 **刘清涧** 你呀，真要命!回家种地你会后悔的。

**蓝禾儿** 你看，你老说我观念旧，其实你也没新到哪儿去。农 村改革，大有用武之地，回去两三年，也弄他个万元 户当当!时间快到了，我去叫大伙儿来开会，你赶快

看雪雁的来信吧!(下场) 〔刘清涧打开信看着 …… 〔一演区收光。

〔二演区现出雪雁神情沉重的形象。

**雪** **雁** 清涧，你知道吗?上星期天我去看望了妈妈，她情绪 有些异常，第一次谈起你的父亲，听说你在边境上找

到了他的尸骨，妈妈又想起了他…… 〔刘清涧的母亲端着一杯茶走来。

母 亲 雪雁，喝茶吧。你懂得什么是军人的妻子吗? 雪 雁 哦……伯母，我想，我懂。

母 亲 生活不是你唱的歌儿，不象《十五的月亮》唱得那么

甜……

雪 雁 那是我以前唱的，现在我最怕这首歌。

母 亲 我不是个自私的母亲，为边防我已经贡献了自己的 丈夫，清涧也去了十几年，我觉得该做的我都做到 了，可他却从不想想该为年迈的妈妈做些什么,还有 你 ……

雪 雁 为什么当兵的都这么冒傻气儿?

母 亲 他说没有这股傻气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 〔母亲隐去。

雪 雁 清涧，妈妈的话你听懂了吗?你走这几个月，我也倍 感冷清和孤独，你知道，我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我 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感情上的孤寂，可从你所有的来 信中我看到，你是那样的固执，那样的不懂生活，那 样不理解一个处在热恋之中的姑娘的心!在你心目 中，军人的事业高于一切，而对爱情，你几乎到了无 知的地步，难道单单只是思念就能构成爱情吗?说 老实话，我真的想跟你分手了。我们都是凡人，都有 自己生命的需要，可你那个戈壁滩既不能满足你的 需要，也把我的需要夺走了。我没有见过戈壁滩，可 是我恨戈壁滩!希望你赶快摆脱它吧，否则，我将重

新寻找我的生活! …… 〔二演区收光。

〔一演区光复亮。

刘清涧 (对着信发泄着)混蛋!你恨戈壁滩，你知道我们守 卫戈壁滩意味着什么吗?它意味着军人的使命、职 责和对祖国的忠诚!

〔刘清涧沉重地低下了头。 〔众人上场。

**韩五一** 副连长，人到齐了，开会吧。

**刘清涧** 好。同志们，今天宣布一件事情，关于郝黑子打人问 题的调查结果来了，我先把上级重新处理的意见念 一下：“郝黑子打架，事出有因，可免予纪律处分，望 今后加强教育，增强组织纪律性。”

〔蓝禾儿大口大口地吸着烟。 〔冷秋、罗长贵竟鼓起掌来。

刘清涧 外调材料中有一份是那天和郝黑子一起上街的那位 病友写的，大伙听听，便可一目了然了。由我给大伙 念念。(念材料)“郝黑子割盲肠拆线已经三天了，他 说明天就要赶回哨所，约我进城，说给战友们捎点好

吃的回去。正逢星期天，城里十分热闹 …… ” 〔一演区收光。

〔二演区光亮。

〔传来喧闹的人声、叫卖声、汽车声 ……

一个卖画片的摊贩 (叫卖着)瞧一瞧来看 一 看啦，国内外电 影明星、歌星加舞星啊!男的英俊潇洒，女的漂亮迷 人，上面还有最新歌曲，《跟着感觉走》啦，五毛钱一 张，一块钱三张啦……

〔郝黑子和那名战士来到小摊前，蹲下来挑选着 …… 郝黑子 ( 拿起一张端详着，然后害羞地)我要这张。

小 贩 好眼力!这是著名流行歌曲新星雪雁的生活照，多 么漂亮，多么迷人，多么富有魅力……(收钱交货)

留胡子的青年 (在郝黑子身旁歪着头扫了一眼照片)嗬，这 土大兵还挺会挑的!

穿花衣服的青年 落他妈的这群土大兵手里算是糟践啦!



**留小胡子的青年** 你懂什么,这种美人照充满性感，就是为了 赚这群傻大兵的钱!

**穿花衣服的青年** 也难怪，牲口还闹二、八月哪，更何况这群

傻老爷们儿阳火正旺，哈哈哈 …… (怪笑) 郝黑子 你骂谁?

留小胡子的青年 (袒胸插腰地)怎么着哥们儿，想练练? 那战士 不许你们污辱人!

穿花衣服的青年 嗬，还挺横。有本事到老山前线去呀，在这 儿充什么大尾巴狼!拿着军饷不打仗，吃着百姓不 动真格的，还是拿着美人照败败火去吧!哈哈哈



〔郝黑子早已怒不可遏， 一拳向穿花衣服的青年打

去，把他打得一溜滚儿，哇哇乱叫。 〔二演区切光。

〔一演区光复亮。

**韩五一** (愤愤地骂了一句)流氓!

**蓝禾儿** (对郝黑子)这些情况你为啥不早说? **郝黑儿** 都说过，你不信，光说我思想不健康!

**冷** **秋** 你耳朵里只有司令员的指示，哪听得进当小兵的话 去!

**蓝禾儿** 这 …… (低下了头)

〔会场上出现了瞬间的沉默。

罗长贵 (爆发了)他妈的，当兵的不是人!

韩五一 副连长，跟上级要求，让我们上前线吧，趟地雷、堵枪 眼，眨一眨眼就不是人养的!

**罗长贵** 这是人呆的地方吗，拿着军饷不打仗?一个月十几

块钱，把那两个坏小子弄来试试，他能呆一个月我这 罗字就倒着写!

冷 秋 这里的荒凉，这里的寂寞，这里的一切他们都知道 吗?难道我们吃苦受罪就是为保卫他们?(声泪俱 下地喊着)

刘清涧 (大吼一声)吵什么!作为军人，我们都太脆弱了! (镇定一下情绪)下边，我把军分区赵司令的亲笔批 示念一下。(念)“祖国的保卫者有权获得一切，有资 格获得一切!请转告郝黑子同志，打人不对，但他有 军人的尊严!我向他赔礼道歉。赵树海。”

**郝黑子** (大喊一声)司令员!(感动得哭了)

**韩五一** (歇斯底里般地喊叫)我们什么都不想获得!只想获 得理解!

**刘清涧** (也喊着)发什么疯!(扫了大伙一眼，沉重地坐到小 马扎上，闷声闷气地骂了声)他娘的!

**蓝禾儿** (大声)刘清涧同志! **刘清涧** (忽地站起来)到!

**蓝禾儿** 你骂谁?你刚才讲了半天的大道理，一个“他娘的”

都等于放屁了!别忘了，你现在是副连长!

**刘清涧** (打了个立正)是!

蓝禾儿 同志们，我水平不高，做了许多错事，可有一条我懂 得，干吗死乞白赖地要求别人理解哪?还不是想让 人家知道自己做了多少贡献，吃了多少委屈?同志 们哪，奉献本身就应该是不言不语的、蔫不吱儿地 干，那才真值得人家敬重哪!

**刘清涧** 老排长，我错了，我不该骂…… 〔 切 光 。

〔光复亮。 〔操场上。

〔郝黑子光着膀子，一拳一拳猛击着铁架上的沙袋。 **郝黑子** 嘿!嘿……(沉重地吆喝着)

〔蓝禾儿来了。

**蓝禾儿** (心疼地)郝黑子，别练了，天气这么闷热，回去休息 吧 ……

〔郝黑子不语，仍默默地击着沙袋。 〔蓝禾儿有些悲凉地离开了他。

〔冷春推着一车煤走来。

**蓝禾儿** (拦住他)天太热，傍晚儿再干吧。小娥有信来吗?

〔冷春痛苦地摇了摇头，推着煤车下。 〔刘清涧闷闷不乐地走来。

**刘清涧** 天这么闷热，你怎么不回去午休? **蓝禾儿** 你咋也不午睡?

**刘清涧** 躺了会儿，睡不着。

**蓝禾儿** 是啊，天太热啦， 一个劲儿地淌汗，这天是憋雨啦

……你看阴得有多沉，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

**刘清涧** 是该下场大雨了……郝黑子怎么练起来没完啦?

**蓝禾儿** 唉，拳拳都象打在我的心上!还有冷春，我都干了些 啥呀! … …

**刘清涧** 老排长，你想得太多啦……

**蓝禾儿** 下星期送水车来，我就想搭车走了。

**刘清涧** 干吗要坐送水车走?回头我派专车送你。

**蓝禾儿** 给公家省点油吧，再过几天这里的一切就都不属于 我啦!

**刘清涧** 可这里的一切都会记住你的。

**蓝禾儿** 只要你们能常念叨我，哪怕是骂我，千万别……别忘

了我!(哽咽)

**刘清涧** 看您，跟丢了魂儿似的!

**蓝禾儿** 我的魂兴许是真的丢了，丢在这戈壁滩上了，带不回 去了 ……

〔突然一声闷雷，哗哗啦啦地下起雨来。

**刘清涧** 下雨了，快叫大伙儿出来洗个澡!(跑着喊着，脱着 衣服)下雨啦，大伙儿都出来呀!痛痛快快地洗它一 个天然浴吧，来呀!快来呀 ……

〔众人纷纷上场，脱下衣服向天空扔去，站在土坡上， 赤身裸体，在大雨中翻转腾挪，呼喊着，发泄着。

**韩五一** (呼喊)他妈的，真痛快! **黎** **凡** 感谢老天爷的恩赐!

**罗长贵** 洗吧!洗掉这一身的晦气!

**韩五一** 冷春，你小子还捂着那玩意儿干什么,把裤衩脱喽， 洗个彻底的!

冷 秋 对，都扒光，这里没有女人! 〔一个裤头飞上了天 ……

〔他们都拚命喊着，好象在跟风雨声比着高低 ……

蓝禾儿 (来到刘清涧跟前，胡噜着脸上的雨水)听说你那位 唱歌的来信了，要跟你吹?……别心烦，你这样愁眉 不展的，我走了会揪心的。

刘清涧 (激动地拉起蓝禾儿的手)我的好大哥，我的好排长， 你到底是我的好 …… (哽咽住)

**蓝禾儿** 你这是咋的了，男子汉大丈夫哭啥!

**刘清涧** 都怪我不好，回来这几个月，净慧你生气……

蓝禾儿 扯淡!你我谁跟谁，臭嘴不臭心。好好地冲吧、洗 吧，冲掉你我之间的一切不愉快，也请你原谅我这个 粗人……

刘清涧 不说这些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军分区党委决定把 你的复员手续收回了，转业办公室把你重新安排到

中原油田去了，巧巧嫂子的户口也报上了。 蓝禾儿真的?

〔传来汽车刹车声。

蓝禾儿(向远处望去)哎哟，谁说这里没有女人，一下子来了 仨?(对洗澡的战士们)快给我卧倒!都给我匍匐着 爬回屋里去!哎哟，有个女的还奔这儿来了，(扔给 刘清涧一件军上衣)快，先把那地方围上点儿。我得 溜了!(趴下身去，在土坡后消失了)

刘清涧 (忙将军上衣象系裙子似的用两只袖子缠在腰里，走 上土坡)是你……

〔雪雁咯咯地笑着走来。

雪 雁 可真有意思，这边躲那边藏的，都是假正经! 刘清涧 又钻回车里边去的那两个女的是谁?

雪 雁 一个巧巧嫂子，一个杨小娥，车子直接把她们送进那 边儿屋里去了。你们这群男子汉怕什么,干吗都躲 起来，这种场面多壮观，叫他们出来接着洗呀!我也

陪他们一起洗，世界万物之中，人体是最美的! **刘清涧** 别说疯话!快，进屋去谈吧。

雪 雁 不，咱们就在雨里谈，别具一番情趣。我喜欢风声、 雨声……

**刘清涧** 你怎么突然来了?

**雪** **雁** (仰着脸，接着雨，理着自己的秀发)我来好多天了，

跑遍了你们边防所有的连队。 **刘清涧** 来干什么?

**雪** **雁** 深入生活，其实是找个借口，主要想来看看你的戈壁 滩，本想跟你……没想到，这里反倒把我给征服了



**刘清涧** 不再恨戈壁滩啦?

**雪** **雁** 怎么说呢?每一座哨所，就象是点燃在戈壁上的一 簇圣火。这里的山冰冷，这里的人火热。见到你们， 我似乎才刚刚认识了军人这两个字，更领略了这两 个字后面的无限内容。清涧，原谅我上次来的那封

信，对热恋的人来讲，恩恩怨怨都是爱……(哭了) **刘清涧** 别哭，我知道你苦，你委屈……发泄出来就好了。

雪 雁 不不，以后苦死也再不叫苦了!我要写一首歌，好好 地唱唱你们。

**刘清涧** 我们有什么好唱的，这里又没有战争，注定要做一辈 子默默无闻的军人。

雪 雁 和平的日子将是对军人最大的褒奖。 〔 切 光 。

〔 光 复 亮 。

〔一轮红日从天边冉冉升起。

〔蓝禾儿着装整齐，神情肃穆地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着 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 ……

〔哨所的所有成员，包括那只大黑狗，列成一排，远远 地跟在他的身后走着——大地发出咚咚的响声。

〔蓝禾儿走到高坡上，向大地四周敬了一个军礼，然 后单腿跪了下去，掏出一块手绢铺在地上，捧上几捧

戈壁滩上的沙土，轻轻摘下自己的领章、帽徽摆在地 面上，用手绢包好，揣进怀里，双腿跪下，深深地磕下 头去。

众 人 老排长!(拥了上去扶起他)

**蓝禾儿** (拉着黎凡的手)我骂过你，别记恨我。

**黎** **凡** 以后再想听你骂也 …… (捂上眼，扭过身去)

**蓝禾儿** (拉起冷春和杨小娥的手)小娥妹子，原谅我这个傻 大哥吧。我祝你们俩幸福美满，结婚礼物我放到你 们的床上了。

〔冷春哭得泣不成声。

**蓝禾儿** (又拍拍郝黑子的肩膀)老家没亲人了，复员后到我 们油田去吧。我给你找个好婆姨。

**郝黑子** 不，我妹子还在那儿等着我……我得去给她修坟

i

**罗长贵** (走上来)排长，你走了，别忘了我们哥儿几个，别忘

了咱们的戈壁滩 …… (说不下去了) 〔众人哭成一片。

蓝禾儿 同志们，我在油田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我的好兄弟 们，别哭，别哭啦!啊?(含笑拭着泪)往后，别再嫌 这地界儿荒凉，再荒凉，它也是咱中国的地盘儿不 是?我走了，你们要看好它，连一把沙子、一块石头

都别丢啊 …… (向众人敬礼) 〔主题歌起。

〔歌声中，幕徐落。

**——剧终**

**警** **钟**

李景文



**人** **物**

高铁成——男，连海市公安局长。 秀 芝——高铁成的妻子。

高 军——高铁成的儿子。 佳 佳——高铁成的外孙。 郑小功——女，某公司董事。 程天宝——男，某公司经理。 卢 园——幼儿园老师。

小梅 — — 高军的女朋友。 兰 兰——“三陪”小姐。

许 龙——男，在押死刑犯。

古 诗——幼儿园里的小朋友。

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书记员、法警、律师、公安干 警、服务员等。

**时** **间** **：**现代。

**地** **点：**连海市。

〔幕启。法庭，气氛肃穆庄严。

〔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公诉人、律师及法警等依 次上，各就各位。

**审判长** 被告人高铁成受贿一案，今天继续审理。传被告人 到庭。

〔高铁成由法警自场外押上，在被告席就位。

**审判长** 按照法律程序，法庭调查昨天已结束，今天要进行法 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宣读公诉词。

公诉人 审判长，审判员，我代表连海市人民检察院，作为高 铁成受贿案的公诉人，出庭主持公诉。现已证实，高 铁成自1985年5月至1991年6月担任连海市公安 局长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非法境外定居提供护照， 为不法商人郑小功、程天宝大搞汽车走私提供合法 牌照，从中收取的贿赂金额超过百万元之巨，已构成 受贿罪。为严肃国法，惩治犯罪，本公诉人要求法庭 依照有关法律，对被告高铁成从严惩处。

**审判长** 被告人，你要为自己辩护吗? **高铁成** 我请我的律师辩护。

**审判长** 请被告辩护人、连海市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宏宣读辩 护词。

律 师 审判长、审判员，我受被告人高铁成委托，担任他的 一审辩护律师出庭辩护。昨天我听取了法庭调查， 此前也进行了与本案有关的大量调查工作。我认为 被告确实构成了犯罪 ……

〔高军蓦地从观众席冲向法庭。 高 军 等等!

审判长 (对高军)你要干什么?

**高** **军** 我要……为高铁成辩护。 **审判长** 你是什么人?

**高** **军** 我是他儿子……我有辩护的权利。

**审判长** 你有权做高铁成的辩护人，但要事先向法院申请，并 得到被告人的认可。

高 军 我爸爸会同意的。爸爸 …… 〔高铁成默然。

**高** **军** 爸爸，让我为你辩护吧!

**高铁成** 下去。你下去!

**高** **军** (固执地)爸爸 …… **高铁成** (厉声)下去!

〔秀芝上。

**秀** **芝** 小军。(扯高军下) **审判长** 辩护人继续辩护。

**律** **师** 我对公诉人在起诉中的认定有不同的看法。

〔公诉人举手。 **审判长** 公诉人发言。

**公诉人** 请辩护人说明不同之处。

律 师 譬如在被告人家中搜查到的30万元现款，就不能说 成是受贿的金额。

公诉人 若不受贿，被告人哪有这么一笔巨款?难道是国家 发给他这么多的工资?

**律** **师** 公诉人使用的是嘲讽的语言。

**审判长** 同意。请公诉人注意措词用语。

**公诉人** 本公诉人认为既然国家不可能发给被告30万元的 工资，那么这一巨款的惟一来源只能是受贿。

律 师 不对。所谓的惟一不过是公诉人想当然的猜想，真

实的生活不仅仅是惟一的，还会有惟二惟三，甚至于 惟七惟八。譬如一个母亲生孩子， 一胎就生育惟一 的一个孩子吗?还可以生育双胞胎，乃至三胞胎、四 胞胎，为什么是惟一的?

**公诉人** 辩护人离题万里。

**审判长** 辩护人请切近论题。

律 师 论点就在身边。本律师认为那一笔30万元的巨款 既然还找不到行贿的人证，我们为什么不能设想是

被告人的儿子高军做生意赚来的呢? 〔公诉人举手。

律 师(滔滔不绝)为此，本律师认为公诉人所提到的百万

元赃款中，至少30万元应先算作来路不明的财产。 审判长 辩护人的看法成立。

高 军 (在观众席中)太棒了。律师，辩下去，辩下去! 审判长 请违反本法庭规定的人离开。

〔法警把高军带走。 审判长 辩论继续。

律 师 我还认为被告人第一次接受程天宝的那一万元，同 样不是受贿款。那是程天宝借给被告人老婆治病 的。

〔公诉人举手。

公诉人 不错，表面上是借的，可实际上，高铁成拿了这一万 元就非法为程天宝办理了境外定居的护照。如果是

借款，为什么到今天还迟迟未还? 律 师 因为他们从未商定还钱的日期。

公诉人 那不就是老虎借猪?我再问你，除了30万元目前可

算来路不明的款项，其余70多万元也不是收受贿赂

吗?

律 师 是，我承认是。但请法庭考虑，被告人违法批车不过 是近两年的事，在此之前，被告人高铁成多次立功受 奖……

**公诉人** 被告人过去的功绩与本案无关。

**律** **师** 但我们得注意， 一个人的变化，外因也起着重要作 用。其一，被告人当时窘困的生活迫使他不得不想 到钱；其二，程天宝一类人的暴发致富也驱使被告人

心态发生种种变化 …… 〔灯渐暗。时钟滴嗒声。

〔灯光渐亮。

〔舞台一角，高铁成家，高军在打电话。舞台另一角， 火灾现场，高铁成正在指挥灭火。

高 军 喂，喂，我说过两遍了，马上找你们局长接电话 …… 什么,他救火去了?那赶快派一辆车到我家……我 是谁?我是高军! ……车都去了火灾现场……我告 诉你，我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你的命!(又拨 了一个电话号码)我找高局长。

**高铁成** (打开手提电话)你是谁? **高** **军** 我是你儿子!

**高铁成** 你添什么乱!(对救火的人喊)三中队，赶快进二号 仓库把危险品抢运出来!一中队，让那些人往后退 二百米。

高 军 (大吼一声)爸!我妈不行了! 高铁成 (一惊)什么,你说什么?

高 军 我妈的心脏病犯了，一脸是汗，话都说不出来了。您

赶快回来!快!

高铁成 (看看火灾现场)这里有几十吨危险品，随时都会爆 炸，我怎么能离开?你赶快给你妈吃两片药 — — 在 你妈衬衣左边的口袋里，然后马上给急救中心打电 话。危险品搬出来后，我马上就回 … … (要挂电话， 忽然又想起来)让你妈躺着，千万别动她!(关电话 机，边往现场冲边喊)太慢了，局机关的人，跟我上! 〔灯暗。

〔音乐渐起。

〔卢园和佳佳在幼儿园里。佳佳在唱歌，卢园用手风 琴给他伴奏。

佳 佳 卢老师，天都黑了，我外婆、舅舅怎么还不来接我呀? 卢 园 一定是你外婆和舅舅有些急事要办。佳佳，咱们再

唱一会儿歌，然后，卢老师送你回去，好吗? 佳 佳 好 。

〔卢园与佳佳唱歌。

〔高铁成家。秀芝躺在卧室床上。客厅里，高军正在

倒水。外面车响。高铁成跑上。 **高铁成** 小军。你妈她……她怎么样了?

高 军 爸，您心里还有我妈呀?真谢谢您了 ……不过，我是 替我妈谢谢您。

高铁成 (没理高军，快步走进卧室，看到秀芝睡了，用手摸摸 她的额头，松了一 口气，回到客厅)小军，大夫怎么 说 ?

高 军 刚才我把市医院的老院长也请来了。他说要尽快去

广州做开胸手术。 高铁成 开胸?

高 军 这是惟 一的办法。

高铁成 那……明天一早，我就送你妈去。

高 军 行了，有我这个儿子，送人的事就用不着您老人家

了。您还是想想这钱怎么办吧。 高铁成 得多少钱?

高 军 至少一万多。 高铁成 这 … …

高 军 我知道您没钱。您照看妈吧，我去想办法。(回身要 走)

高铁成 (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回来，不许去找你那些狐

朋狗友，用他们的钱，丢我这公安局长的脸。

高 军 (发火)您嫌丢脸?那好，就用咱们自己的。(从口袋 里拿出一个存折，拍在桌子上)这是我的三千块。您 的呢?您的钱呢?拿来呀!

秀 芝 ( 被惊醒，想下床，但体力不支)铁成，小军! 〔高铁成和高军急忙进卧室去。

秀 芝 你们吵什么呢?

高铁成 我……我们 ……

高 军 妈，我们没吵，我和爸在说……在说救火的事。您好 好休息吧。(下)

高铁成 秀芝，今天我实在……

秀 芝 知道，小军告诉我了。你伤着没有?

高铁成 没事，我什么阵势没经过?你好些了吧?(倒水) 秀 芝 我不渴。炸药仓库着火，多玄啊。有伤亡吗?

高铁成 没有。(想找点什么事做)

**秀** **芝** 你快坐会儿吧，我什么都不要。你也累了一天了， 来，坐这儿来。(拉高铁成坐下)这场火一烧，你又得 忙一阵子了。

**高铁成** 这是常有的事。

**秀** **芝** (好像有很多话要说)铁成，以后你少喝点酒，喝多

了，对身体不好。 **高铁成** 嗯 。

秀 芝 还有，你们爷俩为什么一见面就吵?你这脾气能不 能改一改?小军是有毛病，可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 答应我，以后对他好点。

**高铁成** (想说什么,看看秀芝，把话咽了回去)好，好。

**秀** **芝** 唉，小军也不小了，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女朋友，真叫 人放心不下。还有佳佳 ……

**高铁成** (觉得秀芝情绪不对)秀芝，你瞎想什么?你的病



**秀** **芝** 我的病没事?别骗我，医院的老院长是怎么说的? (见高铁成无言以对)你别瞒我了，我自己觉得出来， 这次犯病，比每次都厉害……

**高铁成** (搂抱秀芝)秀芝，你的病真的没事。只要……只要 去广州住住院就会好的。

**秀** **芝** 去广州住院?能治好? **高铁成** 能，一定能。

秀 芝 那我去，明天就去。(倚在高铁成怀里)铁成，一转眼 跟了你三十多年了，孩子们也都大了，好日子刚开了 个头，我还没享够你的福呢。(拿出一个哨子)

**高铁成** 你怎么把子弹壳哨子找出来了?

**秀** **芝** 有人告诉我，只要把它吹响，心上人就会来到我的身

*旁。*

**高铁成** 你不是还没吹，我就来到你身旁了吗? 〔高军捧一木匣子走到高铁成卧室门口。

高 军 爸，你出来一下。

**高铁成** (帮秀芝靠在床上，走到客厅)什么事?

**高** **军** 我想起来了，你没有钱，可有这个。(打开匣子，拿出 军功章)

**高铁成** 军功章?你拿我的军功章干什么?

**高** **军** 穷则思变嘛。 **高铁成** 什么意思?

高 军 (神秘地)我听说，当年八路军根据地流通的一种粮 票，在香港文物市场上可值钱呢，一张半斤的能卖五 万元港币。您这些旧军功章，也可以当作出土文物 卖几个钱吧?(顺手抓起两个军功章，在手里摆弄 着)

**高铁成** (一把夺过)你给我放下!这是我拿命换来的，给我 十万块，我也不会卖!

高 军 十万块?哼，这破烂，就是两块钱，人家也不一定要。 高铁成 (大怒，高声)你这个……(意识到秀芝，又压低了声

音)你这个混蛋!这是党给我的荣誉。(揍了高军一 下)

高 军 打吧，要是能打出钱来给我妈治病，我也豁出去了。 爸，说起来别人都不相信，一个市公安局长，穷得连 给自己老婆治病的万把块钱都拿不出来。现在搞的 是市场经济，谁能捞钱谁就是改革者，谁就是英雄。 您这种抱着过去的军功章过日子的穷光蛋，连那些 “鸡”都看不起!

**高铁成** 别说了!

**高** **军**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您呀，坐在金山上却找不到钱 花!

**高铁成** 钱、钱，你就知道钱!

**高** **军** 钱怎么了?没有三块钱，您连那没人喝的劣质白酒 都喝不上；没有六十块钱，您就不能给佳佳买个洋娃 娃；没有一万块钱，妈就住不进广州的医院，就得 ……就得等死!

**高铁成** 我就不信，大夫拿不到钱，就会见死不救。医院讲的 是救死扶伤，七七年，你爷爷……

**高** **军** 得了得了，什么七七年、七八年，您那是老皇历。现

在是有钱走遍天下，没钱寸步难行! 〔门铃响。

高 军 ( 没 好 气 地 ) 谁 呀 ?

〔卢园在门外答：“小军，是我。”佳佳的声音：“舅舅，

你和外婆都不来接我。”

〔高军开门，卢园与佳佳上。

高 军 园园，辛苦你了。爸，这是佳佳的老师卢园。

高铁成 哦，卢老师，太麻烦你了。 卢 园 阿姨呢?

高 军 我妈的病又犯了，所以没来得及接佳佳。 卢 园 阿姨病了?我去看看她。

佳 佳 卢老师，我带你去!

卢 园 (递一信给高铁成)叔叔，这是在门口捡到的。(带佳 佳走入秀芝卧室)

〔高铁成看信，神情立刻严肃起来，把信拍在桌子上。 高 军 怎么了?(拿过信，念)“高铁成，小心你老婆和你外

孙的命……"恐吓信?谁写的?

**高铁成** 还不是那个刚从监狱放出来的许龙。他想找我批出

国护照，目的没达到就搞这一套了。 **高** **军** (火冒三丈)他妈的，我找他算账去! **高铁成** 你别乱来，这可没你的事。

〔卢园从秀芝卧室出来。 **卢** **园** 我该走了，再见。

**高** **军** 我送送卢老师。

**高铁成** 好。卢老师，再见!

〔高军送卢园，在门口碰到程天宝。程天宝盯住卢园 看。

高 军 园园，你在门口等我一下。(等卢园下，扳住程天宝 的脸)哎哎，看什么!

**程天宝** (用手指指刚出门的卢园)是不是又让你领上床了?

**高** **军** (严厉地)我可告诉你，说谁都行，可这位老师，你要 是胡说八道，别怪我不够哥儿们!

**程天宝** 嘿，从没看你这么护一个女孩子。好了好了，你老爷 子在家吗?

高 军 又为那事?告诉你，我妈病得厉害，明天就要去广州 动手术，我爸正为钱的事发愁呢。你别这会儿为你 那去香港的屁事来烦我爸。

**程天宝** 缺钱还不好办?给 …… (要掏钱)

**高** **军** 你自己去跟他说吧，可别扯上我。(下) **程天宝** (入室)高局长 … …

**高铁成** 程天宝，你又来干什么?我说过了，你去香港的申请 不符合条件，你找到家里来也没用。

**程天宝** 高局长，看您说的，我程天宝再不懂事，也不能为这

事来家里打搅您。听说阿姨病了，我是小军的好朋

友，怎么也得来看看呀。 **高铁成** 那就谢谢你了。

**程天宝** 小军说阿姨明天要去广州住院。您看我，说是要来 看病人，两手空空，太不像话了。正好我手头上有点 钱，您带上给阿姨买点营养品吧。(把一沓钞票放到 茶几上)

**高铁成** 程天宝，拿去，拿回去，别跟我来这一套!(进厨房) **秀** **芝** (听到说话声)老高，老高，谁来了?

**程天宝** 阿姨，是我程天宝，我来看看您。 **秀** **芝** 天宝，真谢谢你有这份心。

**程天宝** (乘机进到秀芝房内)哎呀，阿姨，您怎么把我当外人 呀?我是小军的朋友呀，我遇到难事，小军帮过我好

多忙呢!阿姨，这点钱…… **秀** **芝** 我们家不缺钱 ……

**程天宝** 这我知道。可是阿姨现在住院要花很多钱呢，人一 住进医院就得打点好多好多红包包。比如管住院的 吧，您要是不先塞个红包过去，他就要安排您睡那死

人睡过的床。 **秀** **芝** 是吗?

**程天宝** 是呀，多不吉利呀!尤其是那主刀的大夫，要是没有 一千两千的红包包，开刀时给您划歪那么一点点，

哎，那麻烦可就大了! **秀** **芝** (越发紧张)是吗?

**程天宝** 还有护士、护士长、麻醉师什么的，总归都得打点到 意思才行呀!这样吧，阿姨，这些钱就算是我借给您 的，行了吧?您还要去广州，早点休息吧。(迅速溜

下)

**秀** **芝** 天宝，这不行……(想起身，但体力不支)老高，老高， 这钱 … …

**高铁成** (从厨房进屋，抓起钱就追)程天宝，程天宝……(下 而复上，手里还拿着钱，心情矛盾地回到秀芝身边)

**秀** **芝** 老高呀，做手术咱们虽然有公费医疗，可是要包好多 红包包……

**高铁成** 公费医疗自己也得出百分之三十了。

**秀** **芝** 那这钱就先留下吧? **高铁成** 留下来?

**秀** **芝** 我真想多活两年。

〔高铁成为之一震。

**秀** **芝** 铁成，算是借他的吧?

〔高铁成默默地望着钱，回到客厅，又默默地望着那 一枚枚闪光的军功章。音乐声中，佳佳上。

**佳** **佳** (悄悄靠到高铁成身边)外公，这是什么呀? **高铁成** 啊。(强作欢颜)这是外公得的军功章。

**佳** **佳** 什么是军功章呀?

**高铁成** 就是……就是给特别勇敢的人发的奖。 **佳** **佳** 这是发给您的奖吗?

**高铁成** 是呀，这是外公当兵打仗、当公安抓坏人得的奖。 **佳** **佳** 外公真了不起。(往胸前挂了 一枚军功章)

**高铁成** 佳佳，这一枚是外公在十万大山打土匪时得的，这一 枚……

〔音乐声中，灯渐暗。

〔幽静的江边。高铁成身着便服垂钓。程天宝持一

套高级钓具上，他看看高铁成，故意把凳子放在离高 铁城不远的地方。

程天宝 (一边整理钓具，一边自言自语地)这里的鱼多不多? 爱吃钩吗?(装作刚刚看到高铁成)哟，这不是高局

长吗?

**高铁成** 你是……

**程天宝** 我是天宝呀!小军最好的朋友。 **高铁成** 噢，程天宝。

**程天宝** 您这老公安记忆力可真好!两年没见了，您还记得

我。我刚从香港回来，还没顾得上去家里看您。 **高铁成** (上下打量程天宝)你在香港过得不错吧?

**程天宝** 混得还可以，还不是托您的福。(递烟给高铁成)高 局长，抽烟。

**高铁成** 我有。(不再理程天宝)

〔程天宝钓具的震动器发出声音，引起了高铁成的注 意。

**高铁成** 上钩了，起杆。别太猛了，这鱼不小嘛。快，拿捞子 来!(帮着把鱼捞上来)

**程天宝** 看来，高局长是钓鱼的老手了。

**高铁成** (看程天宝的钓具)嗬，好杆，正宗德国货。 〔程天宝把渔杆递给高铁成。

**高铁成** (爱不释手)用这种杆钓鱼，可真……(把钓杆还给程 天宝)

**程天宝** 高局长可真识货。我才不知道什么样的杆好，只知

道什么贵就买什么。高局长喜欢，拿去用就是了。 **高铁成** 不，不，我这里有。

**程天宝** 咳，还客气什么,不就是一万多块的渔杆嘛!两年

前，要不是您高局长帮我……

**高铁成** (严肃地)你话可要说清楚，我可从来没帮你办过什 么事。

**程天宝** 对，对，您没给我办过什么事。我懂，我懂。(知趣地 到一旁钓鱼)

〔郑小功上。程天宝向她使使眼色。郑小功走到高 铁成身后。

郑小功 啊呀，高叔叔，高局长!

〔高铁成回过头，显然记不得眼前的人是谁。

郑小功 我可把您找到了，高叔叔。我先往公安局打电话，公 安局说您今天没上班，只好问了您家的电话号码打 到您家里，您家里又说您钓鱼去了，可不知道您在哪 儿钓。没办法，我一路打听一路找，高叔叔，闹了半 天，您跑到这么个清静地方来了。(边说边亲热地往 前凑)

**高铁成** (往后退一步)你……你找我有什么事?

**郑小功** 哎呀，高叔叔，您不认识我了?您想想，再想想，我姓 郑，叫……

**高铁成** 噢，你是小功呀!

**郑小功** 对呀，我是郑小功，就是小时候总想偷您手枪玩的那 个调皮丫头。

**高铁成** 认不出，认不出来了，真是女大……

**郑小功** 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难看是不是?

**高铁成** 不不，你小时候胆子大得像个男孩子，现在变成个漂 亮姑娘了。

**郑小功** 我胆子再大也不如您呀。我听爸说，您在战场上见 到敌人，两眼瞪得这么大，血红血红的，简直不要命。

**高铁成** 那还不是跟你爸学的?哎，你爸爸好吧?还那么爱 喝酒?

郑小功 好，好极了。酒还喝，不过不再喝老白干什么的了。 您知道他现在喝什么酒吗?他学着喝洋酒了!(发 现高铁成穿着解放鞋)哎，高叔叔，您……哈哈…… 现在什么年代了，您还穿当年解放军穿的解放鞋呀! 难怪我爸爸说您特别艰苦朴素呢。对了，我爸爸经 常念叨您，总说要来看看您。

**高铁成** 咳，应该我去看老首长嘛。可干公安这一行，一天到 晚忙得……

郑小功 知道知道。正因为知道您忙，所以嘛，我爸爸这次上

深圳，特意在这儿停下来看您。 **高铁成** (惊喜)真的?你没骗我?

**郑小功** 跟您那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我就骗您不成? **高铁成** 那太好了。他住在哪儿?我这就去看他!

郑小功 我爸说，要是能找到您，就请您到碧江楼和他一起吃 晚饭，他要和您好好喝几杯。

**高铁成** 好。你等等，我把钓杆收拾一下。(忙着收拾钓具) 郑小功 (看周围的环境)难怪高叔叔在这儿钓鱼，环境真不

错呀。(好像刚发现程天宝)喲，程经理也到这儿钓 鱼来了?

**程天宝** 咳，今天可巧，总碰上熟人。郑小姐，你到这里干什 么来了?

郑小功 来请我爸爸的老战友。哎，上次谈的事怎么样了? 你总得给我个信儿嘛。

**程天宝** 我正想找你。你定个时间，咱们把细节问题谈一下? **郑小功** (想了想)这样吧，晚上我陪高局长吃饭，饭后你到碧

江楼找我。

**高铁成** 小功，我先把渔杆送回去。

郑小功 高叔叔，送什么渔杆，赶快去吧，我爸爸想早些见到 您呢。

**高铁成** 那好。(欲与郑小功下)

〔手提电话响了。郑小功赶忙接过高铁成手里的渔 杆。

高铁成 (接电话)是我。什么什么,又是许龙?在什么地方? 大厦第几层?几个罪犯?人质多大? … … 嗯 … … 嗯 ……好，听我的命令：马上与市政府联系，请他们协 助准备好罪犯要的现金；把罪犯要的车开到大厦下 边；通知罪犯，正在设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以保证人 质的安全；立即包围并封锁大厦，派一个小队特警， 带着绳索登上大厦楼顶，做好从窗户突入室内的准 备；派三名特等射手，在大厦对面的楼房上选好有利 的射击位置，但没有命令，不准开枪!我马上就到。 (对郑小功)小功，你把情况对你爸爸说一下。(欲 下 )

**郑小功** 高叔叔，我和我爸在碧江楼等您。

**高铁成** (看表)如果七点钟我不到，就不要等了，我明天再去 看他。(下)

**程天宝** 郑小姐，你的戏演得不错呀。

**郑小功** 可得小心点。没看刚才高铁成这架势?这样的公安 局长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程天宝** 我懂，对这种人动硬的，当然是拿鸡蛋碰石头。不

过，咱们可以换个花样跟他玩玩。 〔灯暗。

〔碧江楼歌舞厅。郑小功坐在沙发上按手提电话的

号码。程天宝提皮鞋盒上。 **程天宝** 郑小姐，高局长来啦?

**郑小功** 来啦，正和我爸聊天呢。鞋买来了? **程天宝** 买了。那条子批了?

**郑小功** 怎么能当我爸的面说批条子的事?你想让我爸也掺 和到这件事里来?他的话说得够可以了，后面的事 得靠咱们。

**程天宝** 郑小姐不仅人漂亮，智商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佩 服，佩服!

〔歌舞厅门口，高铁成上。 一服务员用吸尘器清扫地 毯。高铁成左右看了看，不知往哪个方向走。服务 员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又看看他的鞋，嘟囔了一声， 用吸尘器在高铁成后面吸，高铁成停住，他也停住， 高铁成走，他也走。高铁成站住。

**服务员** 先生，你…… **高铁成** 我找人。

**服务员** 先生，您……您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高铁成要发火，但忍住了，仍往前走。

**服务员** 我这地毯刚清理完，可您那鞋 …… (又打开吸尘器)

**高铁成** (忍无可忍， 一脚踢飞了吸尘器，大吼)叫你们经理 来!

**服务员** 叫经理来也没用，你这人 …… **高铁成** 告诉他，公安局长来了!

〔服务员吓呆了。郑小功、程天宝迎上去。 **郑小功** 高叔叔，哎，这是怎么啦?

**高铁成** (指服务员)问他。太欺负人了，认鞋不认人! **程天宝** 高局长，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郑小功 (看看高铁成的鞋，对服务员)你要想丢饭碗就早些 说。哼，得罪了他，炒你们老板的鱿鱼!(拉住高铁 成的手)高叔叔，别跟这种人生气。来吧。(拉着高 铁成进舞厅)

**高铁成** (余怒未消)扯蛋，穿解放鞋就不能上这儿吗?这座

城市都是老子当年出生入死打下来的。 〔歌舞厅一角，三人坐下。

**高铁成** 小功，你爸的身体不减当年，喝五六杯，一点事都没

有。这酒……好呀。哎，这酒叫什么来着?路 …… **程天宝** 路易十三。

高铁成 小功，听说外国人不喜欢十三这个数，可路易十六上 了断头台，路易十三却成了这么好的酒的名字。不 怕你笑话，我今天是第一次开洋荤，把这法兰西国王 叽哩咕噜都请到我肚子里去了。哈哈!这酒可真 ……真……好啊。(回味酒的味道)

程天宝 这的确是好酒，那些层次低的人还喝不出它的妙处 来。(对服务员)小姐，开一瓶路易十三。高局长，您 品酒的水平我可服了。我第一次喝路易十三，觉得 这八千多块一瓶的洋酒还不如三块一瓶的广东米酒 好喝，您说我有多土?(接过服务员送来的酒)来，高 局长，我敬您这酒仙一杯。

〔高铁成端起杯一饮而尽。三人喝了起来。郑小功 拿出条子。

**郑小功** 高叔叔，您在这上边批几个字再喝，行吗?

**高铁成** (接过条子，念)"皇冠三点零十辆……"一次批十辆?

你以为我是公安部长啊!

程天宝 就凭您那水平，您那魄力，别说公安部长，就是给您 个副总理当都不在话下。刚才我在路上就听说，您 只用了二十分钟，就把那伙劫持人质的罪犯收拾了。

**郑小功** 高叔叔，三个拿枪的罪犯您都不怕，这十辆车有什么 了不起的?再说，这货都进来了。

**高铁成** 你这是先斩后奏嘛。我看……你去找侯副局长试 试 。

郑小功 高叔叔，谁都知道您在公安局的威信，您不批，哪个 副局长敢批?现在有些像您这样的人，为了争分夺 秒地干“四化”,搞改革，恨不得长出飞毛腿。时间就 是金钱，这车，节省的就是宝贵的时间。高叔叔，您 批了这车，不就等于为“四化”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 间吗?高叔叔，这就和您刚才抓罪犯一样，是为人民 办了件大好事。

程天宝 在香港，豪华车子满街跑。我爱咱们的家乡，所以才 回来投资。可我看到咱们这里靓车这么少，尽是些

破破烂的车子在路上跑来跑去，又觉得这脸上无光 呢 。

〔高铁成始终悠闲地品着酒。

**郑小功** 高叔叔，您就批了吧，坐这些车的人都是为着“四化” 嘛，又不是坐这些车去美国兜风。再说，在您管辖的 公路上，跑的是这些漂亮豪华的轿车，那多气派呀， 不正说明咱们连海市的改革开放成效显著吗?高叔 叔，您批嘛……(撒娇)

高铁成 小功，你让我先好好品品这法国皇帝，好不好?

郑小功 (一喜)好，我先放在这里。程经理，咱俩先去跳个

舞。(与程天宝跳舞，偷偷看着高铁成)

〔高铁成喝了一杯酒，拿起笔，好像很随意地在条子 上写了几个字。高铁成批完字，端起杯子，又喝了一 杯，然后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

郑小功 (停止跳舞，赶紧走过来把条子装好，然后拉住高铁 成的手)高叔叔，跳个舞好吗?

**高铁成** 跳舞，不行……我不会这洋玩意儿。 **程天宝** 您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学不会的呢? **郑小功** 高叔叔，您就不赏我个脸吗?

**高铁成** 那好。(站起来)跳就跳吧。(含糊不清地)十亿人民

八亿赌，还有两亿在跳舞，呵呵…… **郑小功** 来，换上鞋。(给高铁成换鞋)

**高铁成** 怎么,学跳舞还得换鞋吗?(换上皮鞋站起来) **郑小功** 高叔叔穿上这皮鞋，更帅了。

**高铁成** 我真的不会。

**郑小功** 我带您。哈，您这是扭秧歌。(带着高铁成跳舞) **高铁成** (笨拙地跳舞)哈哈，八十岁学吹喇叭了。

〔灯暗。

〔音乐声渐起。 〔幼儿园里。

卢 园 小朋友们，今天老师给你们提一个问题：在家里，你 最佩服谁?

〔小朋友们纷纷举手回答。 卢 园 古诗，你先说。

古 诗 我最喜欢我妈妈。我妈妈最会唱歌，好多好多人都 听她唱歌。

**卢** **园** 好，古诗最喜欢她妈妈。佳佳你呢? **佳** **佳** 我最佩服我外公。

**卢** **园** 为什么?

**佳** **佳** (得意地)我外公是公安局长!我外公得过好多好多 的军功章。有一枚，是外公在大山里打坏蛋时得的， 有一枚，是外公在……在什么地方打美国鬼子时得 的……

卢 园 那是抗美援朝。

佳 佳 还有发大水救老乡得的爱民模范章…… 〔 灯 暗 。

〔高铁成家客厅。大厅的座钟连敲数下。秀芝回来， 看到屋内有一大包东西。

**秀** **芝** 小军，这包东西是谁送的?

〔高军内声：“是程天宝让爸的司机送来的。”他穿着 睡衣，慢腾腾地从房间里出来。

**秀** **芝** 送些别的也好，又是烟。我正叫你爸戒烟呢，你快拿 去送人吧。

**高** **军** 别别，爸不抽，我抽。

**秀** **芝** 你也不许抽。你爸戒了烟就轮上你戒了。

**高** **军** (拿出一条烟，忽然觉得烟有些异常)这条烟怎么好

像打开过?(撕开，里面是一沓钞票) 秀 芝 港币!这么多!

高 军 (看着礼品袋里的一张纸条)十万。 秀 芝 多少?

高 军 这上边写着呢。

秀 芝 (接过纸条急看)哎，我的眼镜呢?

高 军 我念给您听吧。(念纸条)“高局长，您批准挂牌入户 的十辆皇冠车，我们获得了 一 些利润。吃水不忘掘 井人，为了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特奉上港币 十万元。”

〔敲门声。两人怔住。 秀 芝 谁呀?

〔点园的声音：“阿姨我是卢园。”高军闻声匆匆进房 尸

去 。

秀 芝 (手忙脚乱把港币藏起来)来了，就来了，卢园，我来 了 …… (迎到门外领卢园上)啊呀，等久了吧?来，里 边坐。

**卢** **园** (手里抱个洋娃娃)阿姨，佳佳睡了?

**秀** **芝** 佳佳肯定睡了。我知道你来找 … … (朝屋内喊)小 军，你看谁来了!

〔高军内应：“妈，我马上就下来。”

**秀** **芝** (热情有加地)园园，来，坐呀 …… (急急忙忙拿饮料) 啊，先解解渴。

**卢** **园** 阿姨，这个娃娃，是我送给佳佳的。

**秀** **芝** 你给佳佳买这么好看的洋娃娃，真谢谢你。我生病 那时候，多亏你照看佳佳。他有你这么好的老师可 真是福气。不知道哪个小伙子有福气拍拖拍上你哟 ……哎，你给佳佳送娃娃，我正好有样东西送给你。 (拿出一个玲珑小玉佛给卢园戴上)老人们都说，做 母亲的要是亲手给女儿戴上这么个玉佛，就能保证

她姻缘美满，一生平安。哈哈，说笑了。 卢 园 阿姨，我怎么好拿您这么贵重的东西呢? 秀 芝 那佳佳又怎么好拿你的东西呢?

**卢** **园** 佳佳是个孩子呀。

**秀** **芝** 在阿姨面前，你不也是个孩子吗?(对屋内)小军，园

园来找你，怎么还不快出来? 〔 高 军 上 。

**高** **军** (有些尴尬)园园……找我有事?

**卢** **园** (有些不悦)哦，我找高叔叔。他不在家吗? **高** **军** 找他什么事?

**卢** **园** 哦，我想办出国的事。

**秀** **芝** (一惊)园园，你要出国?

**卢** **园** (笑笑)还没有最后想好呢。

**秀** **芝** 园园，这连海不是挺好的吗，出什么国?阿姨可舍不 得你呀。

**卢** **园** 阿姨，很晚了，那我告辞了。再见!(下)

〔秀芝使眼色要高军热情相送，高军迟疑不动。

秀 芝 (只好满含笑意地)园园，再见。有空来家里玩呀! (责备地)小军，你今天是怎么了?卢园姑娘多好，对 你也有意思，你干吗把人家晾在一边?

高 军 妈，正因为卢园人好，我又看出来一点意思，所以我

就更要疏远她。 **秀** **芝** 她不配你吗? **高** **军** 我怕害了人家。

〔屋内一个少女的声音：“小军，你把我的袜子搞到哪 儿去了?"

**秀** **芝** 小军，你迟迟不下楼，原来你又带来一只“鸡”?

**高** **军** 妈，怎么是女人就叫“鸡”了?我新交的一个女朋友。 **秀** **芝** 又是新交的女朋友，这是第几个了?

高 军 哎呀，您怎么越来越大惊小怪了?男大当婚，女大当

嫁，您儿子总得成家吧? **秀** **芝** 我说你是第几个了?

高 军 第几个?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很多，我必须广泛吸 收，择优选择，重点培养。

**秀** **芝** 每交一个都要带到床上去培养?现在的女孩子也真 是，跟人上床比握手还简单!

高 军 哎呀妈呀，这一下才算您说对了，现代爱情将变得比 友谊简单。

**秀** **芝** 屁话!

高 军 不是屁话。妈，这是恩格斯的话，马克思的弟弟，恩

格斯的话。

**秀** **芝** 快让她走，走……别再让你爸给撞上了。

**高** **军** (对屋内)小梅，出来吧，上西湖大酒店宵夜去。 **秀** **芝** 怎么,你还得出去逛?

**高** **军** 待在家里您和爸看了都不顺眼，出去您又有意见。

**秀** **芝** 小祖宗，有了女孩子什么都忘了。刚才那、那么多港 币怎么办?

高 军 哦，对对，赶在爸回来之前咱们得商量商量。

〔小梅上，目光与秀芝相遇。 小 梅 阿 姨 。

秀 芝 (哭笑不得地)哼!

高 军 小梅，我有点急事，明天咱们再聚聚。

〔小梅出门，高铁成上。小梅“嗨”一声与高铁成打了 个招呼下。高铁成火起，大步进门。

**高铁成** 小军，我说过多少回了，别往家里带姑娘! **高** **军** 妈，您说今天是怎么了?

**高铁成** 是不是想让我派人到家里来扫黄?

**高** **军** 扫黄谁敢扫到公安局长家里来?

**高铁成**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连这种女人也往家领。 **秀** **芝** 我刚才还教训他呢。他说是新交的女朋友。 **高铁成** 你交多少个女朋友了?

**高** **军** 没法子，谁让你们把我生得这么帅，又给了我一颗爱 美之心呢!

**秀** **芝** (指着高军)你给我闭嘴。还是看看这个吧。(拿出 港币)

**高铁成** 这是哪来的港币?

**高** **军** (把纸条给高铁成)你自己看吧。 〔高铁成看后，沉默不语。

**秀** **芝** 你看，这要不要向领导汇报?

**高** **军** 汇报?这不是找死吗?

**秀** **芝** (茫然地看看高铁成)找死?

**高** **军** 对。这和收些吃的、喝的可不一样。收十几瓶路易 十三，价值也是十万块，喝了也就喝了。可这是十万

元现金。要是交出去，那可就完了。 **秀** **芝** 怎么交公倒不行了呢?

**高** **军** (对秀芝)妈，我爸是个清官，在市里是出了名的。现 在要是一下子交出十万元现金，人家对他的过去会

怎么想?(对高铁成)爸，更重要的是，如果调查这件 事，会把您违纪批车的事也兜出来，那您可就说不清 了 。

**高铁成** 我当时批车是冲着老首长的面子，没想到报酬。我 可以……可以把钱退回给程天宝。

**高** **军** 您想得也太天真了。程天宝会怎么想?他只能认为 您是嫌钱少。别忘了，妈治病的时候您已经收过程

天宝一万块钱了。

**秀** **芝** 是呀，那时亏了程天宝送的那一万块钱呀。

**高铁成** (沉思了一会)借了人家的钱，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我一直想还给他……小军，程天宝这人靠得住?

**高** **军** 绝对可靠。要不，我能和他做朋友? **秀** **芝** 要是万一让别人知道了呢?

**高** **军** 这事，程天宝不说，咱们不说，鬼也不知道。退一万 步，就算有人知道了，咱们也没给程天宝开收据嘛。

办案总得有证据呀。

**秀** **芝** 程天宝算不算人证呀?

**高** **军**您怎么糊涂起来了?受贿犯罪，行贿也犯罪呀。程 天宝总不能把自己铐起来，送到监狱里去吧?

**秀** **芝** 小军说的倒是这么回事。

**高铁成** 十万，这可是个杀头的数呀! **秀** **芝** (吃惊地)啊!

**高** **军** 十万算什么!和胆大的比起来，不过是个小儿科。 **秀** **芝** 这还算是小儿科。

**高** **军**妈，跟您说不清。爸，您知道您批的那十辆车他们能

赚多少吗? **高铁成** 多少?

**高** **军** 至少一百万!

**高铁成** (大吃一惊)什么,一百万?

高 军 爸，有些话我早想跟您讲了。现在允许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您忠心耿耿地拿了半辈子枪杆子，出生入 死，连妈和我都为您提心吊胆，可您先富起来了吗? 许龙劫持人质，要一百万现金，市政府已经把钱准备 好了，您指挥人制服了罪犯。那两个受伤的警察一

人得了一万元，可您得了多少?您看不起程天宝吧? 可两年前要是没有他给的一万元钱……我说话损 ——要不是那一万块钱，现在指不定谁是我的后妈 呢!您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该为我、为佳佳着想。前 人栽树，后人乘凉，可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呀!

**秀** **芝** 我已经捡了条命，苦些倒没什么,可小军、佳佳的确 没沾过你什么光呀。

**高** **军** 爸，现在的政策您也知道，到了六十一刀切。您离退 休不到两年了吧?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现在当断 不断，将来谁还会给您这个机会呀!别犹豫了，我敢 打保票，这事决不会有别人知道。

〔高铁成来回踱步，最终用打火机烧掉纸条。 **秀** **芝** 真收下了?

**高铁成** (声音颤抖地)下不为例。 **高** **军** 我佩服的就是您办事果断。 **高铁成** 下不为例!

〔 灯 暗 。

〔律师画外音：“公诉人指控被告人利用办出国护照 收受贿款也缺乏足够的证据。据我调查，被告人批 准的出国护照，其持有者均有正当出国理由。对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者，被告人均予拒绝。为证明这一 点，我向审判长申请，调在押犯许龙到庭作证。”

〔一束灯光打在高铁成身上。另一束追光照着舞台 另一角的在押犯许龙。

**许** **龙** (阴笑)哼哼，高局长，你也站到我昨天站过的位子上 了 。

**高铁成** (忘了自己的处境)你给我滚下去!你算什么东西?

许 龙 别激动。昨天你是东西我不是东西，今天咱们俩 一 样的不是东西了!

**高铁成** (悲哀地)审判长，让他滚下去。这个强奸妇女、拦路 打劫的流氓恶棍怎么可以做我的证人?

许 龙 哼哼，高铁成，你看不起我这个流氓恶棍，你今天又 高尚在哪里?我打劫，你受贿，咱们都为了钱；我强 奸妇女，你玩弄女人，咱们都一样叫色狼……

高铁成 (内心被伤害，怒不可遏)我毙了你!(习惯性地掏 枪，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可悲)嗨!(一拳砸在被告席 的护栏上，两眼翻白，气昏过去)

〔法警的画外音：“被告人昏死过去。”审判长的画外

音：“暂时休庭。” 〔 追 光 暗 。

〔另一束追光照亮打手提电话的程天宝。

程天宝 喂，喂，阿兰小姐吗……我是谁……情郎哥多得分不 清谁是谁了……嘻嘻……对对，叫宝哥，宝哥……嘻 嘻，我心爱的阿兰妹子……什么事……我特意提醒 你，一定要把我的高先生请到床上去。什么,已经让 他过了一把瘾了?好，好……哎呀，那一半劳务费还 少得了我阿兰小姐的吗?嘻嘻。(在电话里递过一

个肉麻的吻) 〔 追 光 暗 。

〔豪华宾馆。高铁成从卫生间出来， 一边系着领带。 兰兰从他身后绕过去，亲热地搂一搂他的腰。他警

觉地转身。

**兰** **兰** (没防备)哇!

**高铁成** 哎，不是打电话告诉了程老板，今天晚上我没情绪 吗?

**兰** **兰** 难道高先生讨厌我了?

**高铁成** 啊，不不，兰兰小姐可以算个尤物，只是今天晚上我 有些急事要处理。

**兰** **兰** 那么,好吧，想我就打电话。(下)

〔高铁成关了房门，回到沙发上，拿起报纸还来不及 看，电话铃就响了。

高铁成 喂，是园园吗?对，我的司机说你有事找我，我就特 意在这儿等你呢。什么,就在楼下，那好，上来，赶紧 上来。(撂下话筒就去穿西装，还对镜拢了拢头发) 〔门铃响。卢园的声音：“高叔叔。”

**高铁成** 来了。(快步开门，把卢园迎进屋内)里边请，坐吧。

**卢** **园** (在沙发上落座)高叔叔，本来我要小军陪我来，可他 送阿姨回梅州看姥姥去了。

高铁成 我就喜欢你的聪明。你要是不问我的司机，那就绝 对找不着我。(递给卢园一罐饮料)尝尝这个法国 货。

卢 园 高叔叔，我来找您还是 ……

**高铁成** 出国的事。园园，上回高叔叔请你，你怎么不来呀? 是不是怕高叔叔多喝了两杯，就……

**卢** **园** 不不。高叔叔，我出国的事，会不会让您为难呀?

**高铁成** 这对高叔叔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园园，你为什 么一定要出国呢?

卢 园 这 … …

高铁成 是不是觉得外国的物质条件好?就算外国的条件比 国内好一些，可你在那里举目无亲，你这样一个年轻 漂亮的姑娘，有了难处，谁来帮你呢?要是在连海， 起码有你的高叔叔，我在这里说话还是算数的嘛。

**卢** **园** 高叔叔，小军、阿姨和您对我都很好，我很感激你们。 可是，我还是准备出去。

**高铁成** 能和高叔叔讲讲为什么吗?

**卢** **园** 我……我就是想出国学音乐。

**高铁成** 就为这些?园园，高叔叔搞了许多年公安，多少懂一 些心理学，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有些忧郁， 是不是……(见卢园沉默不语)园园，你父亲做什么 工作?

卢 园 (精神一振，兴奋地)我父亲是个小提琴家。别人是 吃母亲的奶长大的，可我是听爸爸的琴声长大的。 爸爸的琴声美极了!(陶醉)六五年，他才二十岁，就 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过，电视里还转播了。

**高铁成** 六五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电视机是什么样的呢。

**卢** **园** 我爱上音乐，首先是因为我爱爸爸。在我眼里，他是 最伟大的音乐家。

**高铁成**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去拜访你爸爸。他到过咱们连 海市吗?

〔卢园突然沉默了。 **高铁成** 怎么,你爸爸 ……

**卢** **园** 我不到十岁的时候，他就死了。

**高铁成** (沉默了一会儿)那……那你一直和妈妈在一起?

**卢** **园** (摇摇头)我不愿意和妈妈的新家庭一起生活……高 叔叔，我觉得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高铁成** 园园，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可以在连海安家嘛，这里 会有你的亲人的。

卢 园 不，不会的。这里有追求我的人，可我不喜欢他们。 而我喜欢的一个人，虽然可以经常见面，可以一起畅 谈，可他不可能和我……(哽咽)

**高铁成** 高叔叔能帮你什么忙吗?这个人是谁?

**卢** **园** 高叔叔，您就别问了，您就让我先离开这里吧。相信 我，学成之后，我会回来的。

高铁成 (受到触动，沉默了一会儿，慢慢站起，走到卢园身 边，抚摸着她的头发，给她擦泪，柔声)你放心，高叔 叔一定帮你这个忙。

**卢** **园** 高叔叔，那我太谢谢您了。

**高铁成** (望着卢园的眼睛)园园，高叔叔是外人吗? 〔卢园摇摇头。

高铁成 那还说什么谢?园园，自从那次你带着佳佳跟我去 海滩游泳，你高叔叔就喜欢上你了。(见卢园一惊而 起，尽力掩饰难堪)……这样吧，明天我把手续办好， 明天晚上你到我家里拿，好吗?

**卢** **园** 去您家?(点点头)好吧。高叔叔，我走了。再见。 ( 下 )

〔高铁成呆呆地看着门口，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又坐 回沙发上看报纸。程天宝上。

**程天宝** 高局长，昨天晚上……档次还可以吧? **高铁成** 有程老板，还错得了?

**程天宝** 我程某人的眼光错不了，特别是对 ……

**高铁成** 就是说这房间豪华、舒适，光线也很柔和。

**程天宝** 承您贵言。(拿出批条)我这有张条子，您顺手给批

一下吧。

**高铁成** (看批条)你的胃口越来越大了，光那次三辆罚没车， 你弄虚作假，至少报批了一百辆吧?

**程天宝** 请放心，您付出的心血，我心里是有数的。

**高铁成** 哼，你有数?省市领导和纪检部门也有数。年初时， 纪委领导三次找我打招呼。上个月，省厅的领导又 来调查我，据说是革命群众举报了我。(把报纸扔给 程天宝)看看吧， 一打开报纸就看见枪毙了两个人， 一个是县委书记， 一个就是公安局长!

程天宝 您放心，我程天宝做什么事都是干干净净的。他们 在我这里是决不会找到任何把柄的。退一万步来 讲，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不会咬您。

**高铁成** 现在有些人，当面讲得好听，背后动刀子。

**程天宝** 是呀是呀，他妈的，这种人真他妈的不是东西! **高铁成** 这么说，你是个东西?

**程天宝** 我……我 … … 嘿嘿，我当然也不是最好的东西啦。 高局长，您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最讲义气的一个。

**高铁成** 那好，既然我们是朋友，是谁也离不了谁的合伙人， 那我这“高铁成”三个字就不能只值十万块钱。

**程天宝** 高局长，这可是我们事先讲好的呀。

**高铁成** 讲好的?哼，签一张条子，你们赚了上百万，到我这 儿才十分之一，难道我就值这个价?

**程天宝** 我们也不是每次都赚这么多嘛。再说，我是拿全部 家产做赌注呀。

**高铁成** 我是拿我的命做赌注!熬了几十年，这个位置容易 吗?我考虑了好多次，不想再干了。

**程天宝** 高局长，那您的意思是 ……

高铁成 (拿起批条)三十万。 程天宝 三十万?

高铁成 干不干?

程天宝 我倒没什么,只是郑小姐她……这样吧，咱们一人退 一步，二十万。郑小姐要是不愿意，我就和她翻脸!

高铁成 (签字)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什么时候付款? 程天宝 二十万现金，您看……

高铁成 (把纸条撕掉)我要看的是现钱。 程天宝 货出了手，钱才拿得出。

高铁成 那到时候再批。

程天宝 (发狠地)如果我把昨天晚上你和兰兰在床上的精彩 表演给你的老婆、你的上司欣赏欣赏，一定比看三级 片还刺激!

高铁成 (不动声色)你偷拍了我的录像? 程天宝 我也是迫不得已嘛。

高铁成 想不到我败在你的手里。聪明，能干，佩服! 程天宝 (把条子给高铁成)有劳您了。

高铁成 可以。签字前，是不是先让我欣赏欣赏你的杰作?

程天宝 可以可以。(拿出录像机，发现录像带没有了，大惊)

怎么 ……

高铁成 程天宝，录像带在这儿!跟我玩这套，你还嫩了点。 (猛一拍桌子)程天宝，你的所作所为都掌握在我的 手上。你用走私汽车的黑钱开宾馆， 一转手成为合 法收入，这样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带回香港。告诉你， 你的宾馆我可以让你开，也可以让你停，还可以让你 蹲监狱。我们刚才讲好了二十万，你什么时候有钱， 我什么时候给你签字。还有，一个月内，你滚回香港

去，再也别回来!(下) **程天宝**(气急败坏地)操… …

〔 切 光 。

〔幼儿园。小朋友们唱着歌。卢园默默地坐着。歌 声毕，小朋友们拿着礼物围到卢园身旁。

小朋友们 (争先恐后)卢老师，您明天就要走了，这是我送给 您的礼物。

〔高军上，看着卢园和小朋友们告别。 小朋友们 卢老师，再见!(下)

高 军 园园，园园!

〔卢园背起手风琴，急步欲下。

高 军 (拦住园园)园园，这些天为什么一直躲着我。告诉

我，为什么? 卢 园 我……太忙。

高 军 不，我知道，你根本看不起我。

卢 园 (连连摇头)不，不，小军，别看你表面上不拘小节，甚 至有些放荡不羁，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高 军 我是个好人?(沉默片刻)为了你这句话，我得感谢 你。可是，你并不了解我。我很少跟别人说真心话。 园园，你就要走了，我有些话要告诉你……

卢 园 小军，别……别说了……

高 军 我要说，一定要说。我的确很喜欢你……可我知道， 我太混蛋了，配不上你 ……

卢 园 小军，你在我心里是个好人 …… 高 军 谢谢你。园园，求你一件事好吗? 卢 园 什么事?

高 军 答应我，永远做我的好朋友。

卢 园 小军，我不会忘记你的。(扑到高军面前，但又离开) 〔 沉 默 。

高 军 明天就走?钱够吗?(拿出 一 沓钞票)这些你带上

吧 。

卢 园 (摇摇头)我有。

高 军 带上吧。你这次办出国，花了不少钱。

卢 园 钱?我认识公安局长的儿子，还用花钱吗? 高 军 这我知道，我父亲当然不会要你的钱 …… 卢 园 你父亲?哼，我倒希望他收下我的钱。

**高** **军** 不冲我，就是冲佳佳，他也不会收你的钱嘛。 卢 园 他是没收我的钱，可他 …… (泣不成声)

**高** **军** (一惊)怎么,园园，他……他……他不会吧?

**卢** **园** 对不起，我……我本来不想告诉任何人，可 一 见到 你，就……

高 军 (蹲在地上，抱着头，过了一会儿，慢慢站起来)不可 能啊，这不可能。(狂喊)这不可能啊!(把手中的钞

票甩到空中)

**卢** **园** 小军，你走吧。

高 军 再见。(缓缓下)

〔秀芝上，与高军相遇。 **秀** **芝** 小军。

〔高军一愣，但是不睬秀芝，下。

**秀** **芝** (发现卢园)卢园，你连我的儿子也不放过吗?(大步 走向卢园)

**卢** **园** 阿姨，您……

**秀** **芝** 你还有脸叫我阿姨?(把玉佛给卢园看) ·261 ·



**卢** **园** (惊呆)这 ……

**秀** **芝** 你这个糊涂的阿姨从梅州回来，在自己卧室的床上



〔卢园低下头。

秀 芝 过去，看到那些穿着摩登时装、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走 在街上，别人告诉我说：这是一只“鸡”,我怎么也想 不通。现在我明白了，有些女人，为了办成自己的

事，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干出来。你就是! 卢 园 阿姨 … …

秀 芝 卢园，你刚二十岁吧?二十岁，多么让人嫉妒的年 龄。我二十岁的时候，高铁成在部队当侦察兵，我一 个人在山沟沟里，当男做女，服侍他的爹娘，带两个 孩子。为了他，为了这个家，几十年，我从一个你这 样的姑娘熬成了黄脸婆。我的心血，我的青春全给 了这个家。小军他爸也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兵熬到公 安局长。现在没想到，我一生所钟爱的人竟会败在 你这个黄毛丫头手里!我万万没想到，破坏我们家

的竟是我做梦也想让她做我儿媳妇的你! **卢** **园** 阿姨!

**秀** **芝** 谁是你的阿姨!(打了卢园一巴掌)

〔卢园倒地。高军冲上。 高 军 妈，别说了，这不怪她!

秀 芝 (捶打着高军)你还是我的儿子吗?

高 军 妈，这个世界上，最坏最坏的是……男人!

秀 芝 (愣住，似懂非懂地看看高军，又看看卢园，最终满怀

愧疚地)园园……

〔秀芝、卢园热泪滚滚拥抱在一起。秀芝把玉佛重新

系到卢园脖子上。

〔悲怆的音乐声中，灯暗。

〔幼儿园。音乐起。佳佳和小朋友们吹肥皂泡泡玩。

〔高铁成家，室内摆设已焕然一新。很静，听得见座 钟的滴嗒声。在深夜的钟声里，秀芝从舞场归来。 她进到卧室，看看没人又回到客厅，把耳环、手镉扔 到桌上，倒了一杯酒，神情惘然地跌进沙发里。高铁 成匆匆上，进屋急着打电话。

秀 芝 回来了。恐怕公安部长的日程也没有安排得这么紧 吧……又找谁幽会去了?走了个卢园，是不是又有 了张园、李园?哼，这年头……

**高铁成** 还有完没完?你这个人，事情都过去了那么久，还老 这么说、说、说……

**秀** **芝** 你做都敢做，我说说还不成吗?

**高铁成** 好，你说，说吧说吧说吧!看你说到什么时候!

**秀** **芝** 高铁成，我就是要说!(伤心哭泣又突然苦笑)我跟 了你三十多年，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风险 没经过?多少年了，夫妻间从没吵过一次架，也没红 过一次脸，虽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可一家人生活得 平平安安、甜甜美美……到现在什么都有了，音响、 彩电、黄金和外汇，什么都不缺了。可万万没想到， 什么都不缺的时候，就偏偏缺少了平常人家那份亲 亲热热的情 …… (哭泣继而苦笑)难怪有人说“女人 变坏就有钱，男人有钱就变坏”。我好后悔呀，早知 道这样，真不如过穷日子好，不如那一年死了好呀

…… (哭泣)

高铁成 (心烦意乱)哭吧哭吧，等我停了职我看你还哭不哭! 〔秀芝凝泣敛声，惊恐地望着高铁成。高铁成脸色阴 沉地抽烟。

**秀** **芝** (十分担心)铁成，市委领导又找你谈话了?

**高铁成** 市领导?哼，省公安厅、省政法委组成调查组下来 了!他们说，光连海市群众的举报信就有三十封。

**秀** **芝** 我看大概又是给你敲敲警钟吧?

**高铁成** 你看了报纸吗?一个县的公安局长和一个县委书记 已经被处决了。

**秀** **芝** 啊，铁成……

**高铁成** 从中纪委开会到省里组成调查组，我看到党中央这 一回是真下决心要动真格的了。

**秀** **芝** 那，那，铁成；他们会停你的职吗?

**高铁成** 停职?恐怕要进去了。 **秀** **芝** 进去!去哪儿?

**高铁成** 监狱!还能去哪儿?(自语地)一旦他们知道了我真 正的底细，那就一定会要我去见阎王!

秀 芝 (哭起来)我早就知道这种事要早早地洗手不干 …… **高铁成** 拿第一笔十万块港币时，我就说过下不为例，可一旦

拿顺了手，还能停下来吗? 秀 芝 铁成，那该怎么办呀?

〔高军上。

秀 芝 (立即迎住高军)儿子，省里派调查组查你爸爸来了。 高 军 (不以为然)唔，听说了。

秀 芝 这回可是要动真格了。 高 军 我知道了。(欲上楼去)

秀 芝 小军，你就不能跟你爸爸商量一下?(把高军推到高

铁成面前，哭着上楼) 〔沉寂片刻。

高铁成 小军，这几个月你一直躲着我，甚至看都不看我 …… 我知道你恨我什么。有些事不必解释。可是现在， 爸爸不得不要跟你交待一些事。这次调查组有来 头，你爸爸肯定要完了。

高 军 (侧脸)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条小阴沟还能让 您翻船?

**高铁成** (发火)你小子太不像话了!我在跟你讲心里话，你 还这种态度!我今天滑到这个地步，当初还不是因 为你!

高 军 (久压的积怨一下迸发出来)对对，当初是因为我，全 都是因为我。因为我您贪污受贿，因为我您花天酒 地嫖女人，甚至连卢园……

**高铁成** 别说了!(久久的沉默)别说了，我……不知道你爱 着她。

〔高军睁大眼睛望着高铁成。高铁成迎住他审视的 目光。两人各自转过脸去。

**高铁成** (默默斟好两杯酒)儿子，我在家的日子不会太多了， 能跟爸爸干了这一杯吗?

〔高军接过酒杯，两人一饮而尽。

**高铁成** 小军，过不了多久，你就是家里惟一的男子汉了。今 后这个家就靠你了 ……

高 军 (感到一种紧张)爸，真的要出事吗?(宽慰自己)反 腐倡廉，惩治腐败，到头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高铁成** 我们的党我比你了解多了。(拍拍高军的肩)你要好

好的，好好做人，好好地生活……你妈身体不好…… 全靠你照顾了 ……小军呀，爸爸过去做得不对的地 方，你就原谅吧，原谅吧。

高 军 (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触动)爸，我一直认为，哪怕我 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您也没把我当成儿子看，我是您 部队里的一个兵，是您单位里的一个小部下，我只有 听话听指派的权利。所以我大了，对您很不服，常常 跟您顶着干。可是今天，我突然从心里发现……爸， 我们家您太重要了，绝对不能没有您呀，爸爸!(扑

进高铁成怀里哭泣)爸爸，我喜欢您 ……

**高铁成** 小军，有你这句话，爸爸就是死，也知足了。 **高** **军** 爸，您不会有事的。

**高铁成** 你不用安慰我了，党纪、国法我都知道。 **高** **军** 那，那我可以代替您。

**高铁成** 代替我?

高 军 一旦要办您的案，我就跳出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 干的……哦，爸，您听我说，我虽然活不到三十年，可 是人生什么好事我都尝过了，我这辈子很合算了。 (边说边拿笔写了几个字)爸，您看像您签字的笔迹 吗?

**高铁成** (拒绝看，严肃地)不要胡思乱想。 〔 门 铃 声 。

高铁成 (对高军)去，开门去。

〔高军开门，领郑小功上。 郑小功 高叔叔!

〔高铁成示意高军上楼。高军迟疑片刻下。 郑小功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点。

高铁成 程天宝走了吗?

郑小功 走了，我亲自送他过了罗湖桥。

高铁成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赶程天宝走吗?

郑小功 我想，上边查得很紧。对咱们来说，就像秋天的收获 还不够，冬天就来了。

高铁成 这个比方打得好。为了你我不要在这个冬天里冻 死，请把前几天那张二十辆车的批条还给我。

郑小功 (愕然)就是那批奔驰和蓝鸟王? 高铁成 对，我要收回它。

郑小功 高叔叔，您是不是又要提价了? 高铁成 我做梦都想当初一分钱也没拿。

郑小功 高局长，不跟您开玩笑，那批货连同批条一块出手 了。

高铁成 这么快就出手了?

郑小功 时间就是金钱，不快怎么行? 高铁成 出了手也要给我追回来!

郑小功 高局长，生意场就如同战场，没有玩笑好开的。您叫 我来，不就是要属于您的那一份吗?我带来了，二十 万，咱们货款两清。

高铁成 这么说，批条追不回来了? 郑小功 绝对。

高铁成 批条既然出手了，客户就要带着批条去上车牌了。 郑小功 当然。要不，您的批条怎么能值二十万?

高铁成 既然批条追不回来，我可以通知车管所停止上牌，这 批条作废。(拿起电话)

郑小功 (一把摁住电话)高局长，您这样做，客户要是闹起 来，对我和程天宝可没有什么好处。再说，您从我和

程老板手里可没少得报酬，您就不为我们俩想想吗? **高铁成** (大怒)为你们想想?你们为我想过吗?没我的批

条，你们一辆车也进不来。你们捞足了，可以一走了 之，我呢?现在公安厅调查组下来了，首先就要拿这 批车开刀。等着我的是什么,你该清楚吧?

**郑小功** 清楚，清楚。

**高铁成** 清楚就好。我提三点要求：第一，这批车不许卖给连 海市的团体与个人。

**郑小功** 这没问题，卖给内地赚头更大。

**高铁成** 第二，三天之内，让这批车离开连海。 **郑小功** 这 … …

**高铁成** 第三条最重要，这批车，不许在本市上牌。

郑小功 (火了)这不可能!不在连海上牌，我要你的批条干 什么?再说，这些客户都是程天宝联系的，他已经让 你逼回香港了。

**高铁成** 你还可以把程天宝请回来嘛。

**郑小功** (叼上一支烟，挖苦地)你是公安局长，什么事情办不 到 ?

高铁成 郑小功，收起你那一套。你和程天宝给我设圈套，抓 住我的把柄，把我当你们的挣钱工具。你们这种人 ……卑鄙!

郑小功 卑鄙?你算说对了，卑鄙是这个世界的通行证。不 卑鄙，我只能像我老爸一样，一个月靠几百块钱的工 资，干一辈子，就是不吃不喝，也攒不下一辆轿车的 钱；不卑鄙，我只能老老实实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永远也见不到外面那多彩的世界。 一句话，不卑鄙， 就没钱，也就没有了地位，没有了尊严，没有了活着

的意义。其实，你我这不是卑鄙，而是走了一条致富 的捷径。

高铁成 郑小姐真是后生可畏。你的高谈阔论归纳成一句 话，就是让我做一条放在油锅里的鱼，而且还要让我 心甘情愿，心安理得。你们这是逼我往死路上走呀。 你和程天宝串通一气，有利可图时，就拿我当财神供 着；有了风吹草动，就拿我当你们的保护伞；现在有 了危险，又想把我推出来当替死鬼。我真是自做自 受呀。现在，我已经走到一片荒地，精疲力尽，四周 没有人，没有人能扶我一把，没有人给我水，给我吃 的……就我一个人……一个人 ……

郑小功 高叔叔，我清楚您目前的处境，也感觉到事情的严 重。高叔叔，别怪我，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我也不 知道。我们是在一步一步往下滑，只有滑到这谷底， 才发现黑暗的可怕。高叔叔，我是您看着长大的，我 怎么能忍心害您呢?不，不，不会的。我怕您出事， 您要是真的出问题，我一辈子也不会心安呀。高叔 叔，咱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高铁成** 有 。

**郑小功** 什么?

**高铁成** 把你父亲牵进来。

**郑小功** 高叔叔，别，别，别去惊动我父亲。他辛苦了一辈子， 刚刚过上了好日子，而且，他不知道我们的事。

**高铁成** 我也清楚你父亲并没有卷入到里边来。但我有办法 让人相信，他和这件事有牵连。

**郑小功** (哀求地)高叔叔，我求求您了，父亲近来身体非常不 好，请您千万别打扰他。

**高铁成** 我也不想去打扰老首长。现在只要把批条追回来，

你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郑小功** 要是追不回来呢?

**高铁成** 那好办，咱们一起去蹲监狱就是了。 **郑小功** 你……你太狠了。

**高铁成** 没什么狠不狠的。我高铁成在这个时候，什么都能 干得出来。

**郑小功** 那好，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把批条给你追回来。(欲 下)

**高铁成** 我可不愿意五天后到机场去找你。 **郑小功** 机场?

高铁成 下星期一上午九点，你不是要飞往巴黎……

郑小功 好啊，你监视我?你还要怎么样?

**高铁成** 不怎么样，你把批条送来后，我让你远走高飞，不然 的话……

**郑小功** 你……高铁成，卑鄙!

**高铁成** 卑鄙?你刚才说对了，卑鄙是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嘛!

〔郑小功下。高铁成茫然若失 …… 〔 灯 暗 。

〔 法 庭 。

律 师 被告收受贿赂的数量虽然巨大，但赃款均已查获。 另外，被告主动承认了在其妻子生病期间，收受在逃 犯程天宝一万元贿款的事实，认罪态度很好。况且 他犯罪前毕竟是一个革命的功臣。因此，我建议法 庭，按照有关法律，对被告从轻判处。

**公诉人** 从被告人家中数额巨大的财产来看，被告人高铁成

并没有如实交待他收受贿赂的主要情况。刚才我得 到检察院的通知，高铁成受贿案中的一名重要证人， 犯有行贿、诈骗等罪的程天宝，已从香港押回连海。 我要求马上调程天宝出庭作证。

〔高铁成大吃一惊。 **审判长** 传程天宝到庭。

〔法警押程天宝上。

**公诉人** 程天宝，高铁成为你们批车挂牌，你给了他一些什么

样的报酬?换句话说，回报了他什么样的好处?

程天宝 三年前，他老婆生病，我借了一万块钱给他。后来我 要到香港去定居，他就帮我办好了出境的手续。要 说好处，他给了我方便，我那一万块钱就打算借给他 一辈子了，实在也算不得是好处!

**公诉人** 我是问你，你走私汽车，高铁成帮助入户挂牌，在这 交易中，你给他行了多少贿?

程天宝 做汽车生意，我是和郑小功合伙做的。高铁成是郑 小功父亲的老部下，所以呢，打点高铁成的事，都由 她出面。

**公诉人** 每一次都是郑小功出面吗?老实点。

**程天宝** 哦，记起来了，最先一次十万块港币是由我经手，后 来郑小功怕我不老实，从中捞一把，就改由她自己出 面了。其实呢，我是个很老实很老实的人啦。

**律** **师** 既然你没有经手，你怎么可以证明郑小功给高铁成 行贿了?

**程天宝** 当然啦，我有证据呀。 **公诉人** 什么证据?

**程天宝** 郑小功真是个比慈禧太后还阴险的好角色啦。她一

边防着我，一边又防着她口口声声叫高叔叔的他啦。 (指高铁成)每次给高铁成送钱，她身上都带着微型 收录机，把高铁成说的话全都录下来了。有一次，我 这个老实人发现这个秘密了，我也就把郑小功的录 音带翻录下来。现在，这盘带子已经给政府了。我 很老实啦。

**公诉人** 你老实说，郑小功一共给过高铁成多少贿款?

**程天宝** 开始，每批一次车给他十万。后来，高铁成胃口大

了，批一张条子就要二十万了。总之，三个人中就我 胃口最小啦。

**公诉人** (对审判长)我问完了。

**律** **师** 程天宝，高铁成第一次批十辆皇冠车，是不是在酒后

签字的? **程天宝** 是 。

**律** **师** 据我所知他当时喝醉了。

**程天宝** 对啦对啦，他第一次喝路易十三就品出味来了，在餐 厅里喝得头重脚轻，到歌舞厅就更喝得摇头晃脑、口 齿不清了。他签字时肯定是醉了。

**律** **师** 审判长，被告人至关重要的第一次批车犯罪是在酒

醉之后 ……

**高铁成** 不，我没醉。我担心日后有麻烦，所以我装醉。

律 师 (莫名其妙地望着高铁成耸了下肩膀，对审判长)我

问完了。

审判长 带证人退庭。

〔程天宝被带下。公诉人举手。 **审判长** 请公诉人发言。

**公诉人** 通过法庭全面、深入的调查和审理，我们已经基本看

清了被告人走向腐败和犯罪的全过程。他，胆大妄 为批准走私车挂牌入户，十分贪婪地勒索钱财，把超 过百万元的巨款装入个人的腰包，致使国家蒙受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为重要的是败坏了国家权力机 关的形象与声誉。他挥金如土，喝洋酒、玩女人，生 活糜烂腐朽，已堕落成一个罪不容赦的罪犯。辩护 人曾经指出，被告人高铁成为党、为人民奉献几十 年，是革命的功臣。不错，我们应当承认这个历史事 实。但是，中国早已不是封建国家了，绝不允许以过 去的功勋来赎免今天的罪过。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法制日益健全的国家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 管这个人过去的革命功劳有多大，现在担任的职务 有多高，只要他走向腐败，触犯法律，我们都得撤他 的职，罢他的官，把他送到这个被告席上来。这既是 法制社会的必然，更是正义与良心的呼唤，党和人民 的意愿!我提请法庭，给予被告人高铁成以法律的 严惩。我说完了。

**审判长** 辩护人还有什么说的? **律** **师** 没有。

**审判长** 按照法定程序，由被告人作最后的陈述。被告人，你 有话说吗?

高铁成 (缓缓起立)法庭，谢谢了。(鞠躬)律师，谢谢了。 (鞠躬)我相信我要被枪毙的，法律饶不了我……可 我太想活下去了!我被押上被告席以来，就一直有 着侥幸的想法。总以为党会念在我十五岁就当兵， 解放战争渡过江，十万大山剿过匪，抗美援朝负过 伤，抗洪抢险我救了几十个人的命……这些功绩大

概能换回我这条命吧?现在，我意识到我又在不该 糊涂的地方糊涂了。解放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不 也是革命的功臣吗?党就没有让他们逃脱法律的制 裁。我会死的，我会死的……可是我心里实在摆不 平啊。你看看程天宝，不过是个无业游民，可他却可 以喝几千块钱一瓶的酒，花一万多块钱买一根钓鱼 杆。另一个刑满释放分子，开着他自己的奔驰车，特 意在公安局长的车前面耀武扬威……而一个安分守 己的国家干部，除了三、四百块钱工资，还有什么呢? 我心里不服气啊 …… (停顿)有什么不服的呢?想一 想倒在长征路上的红军烈士，牺牲在敌人枪口下的 战友们，我不是又太幸运了吗?我为什么不知足? 唉，就是这种那种欲望害了我……欲望啊，你太可怕 了!钱财、女色、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些诱人的欲望 就像吸毒，初吸一次如醉如仙，舒心快乐。可有了一 次，就会有二次、三次，最终害得你不能自拔，不得好 死!啊死……可我才五十多岁，我身强力壮，我还能 做很多事……我有一个不错的家，我本来可以享受 天伦之乐……唉，晚了，等你明白晚了的时候就一切 都晚了……啊，小军，你记住，千万要记住：所有的欲 望就叫做诱惑，它比拿枪的敌人、比看不见的魔鬼都 难对付；或者说，诱惑就是杀人的魔鬼!说句实话， 一想到我自己手底下的干警，明天就要朝着我开一 枪，我就好怕好怕呀!我老在想老在想，给我一支枪

吧，让我自己结束自己，我罪有应得! 〔 灯 暗 。

〔时钟在幽暗中连连敲响。审判长的画外音：“判处 罪犯高铁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砰!”撼人心 魄的枪声。

〔音乐声，勾起人们无限的回想。

〔幼儿园。秀芝、高军、佳佳围坐在一起。佳佳胸前 挂满军功章，依偎在秀芝的怀里；秀芝若有所思地吹

着子弹壳哨子；高军捧着装军功章的匣子，陷入沉 思 。

〔高铁成穿着带血的衬衣走向舞台一角。在那里，他 脱去闪亮的皮鞋，又把解放鞋穿在脚上，然后走着， 走着……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幕徐徐落下。

**—** **—** **剧** **终**